末代皇帝皇妃秘聞

潘際坰著

目錄

舊作新版前言……一
末代皇帝秘聞……五
宮廷軼事……六
寓公生涯……五七
傀儡滋味……七一
囚居境遇……一一九
獄中見聞……一二八
末代皇妃秘聞……一六五
附錄……二〇七
公主演公主、溥儀看「公主」、毛澤東溥儀合影、皇帝之死、亨利・溥儀和香港莊士敦、金鑾殿寶座、紫禁城、博物院、外國市長導遊有感、談滿漢全席、溥儀醉酒、溥儀燒珍珠、皇帝的字、皇帝的新衣、薄脆記趣、嵯峨敬子、溥儀西餐詩、《火龍》得失淺談

舊作新版前言

將近三十年前——一九五六年底，我為香港大公報從北京去撫順專訪溥儀。因為末代皇帝當時還是戰犯，我只好住進監獄。十天之內，與他長談八十個小時，而且無所不談，但是，無錄音機可用；每晚整理記錄之外，還要儘量多看些他寫的自傳材料；無影印機可借。一切全憑記憶與手抄，相當累；却也非常有趣，例如，皇帝每次相見必向記者鞠躬，而我往往下意識地想站起來，表示禮貌，李科員趕緊從旁使個眼色，我這才避免不安於位的尷尬相。

數萬字的訪問記「末代皇帝秘聞」在報紙連載時，大概因為這是第一個新聞記者對神秘的末代皇帝所作的最詳盡報導，並附罕見照片多幀，引起海內外眾多讀者興趣。多虧香港文宗出版社在全文尚未刊完時，就搶先出版「末代皇帝秘聞」上集（宮廷軼事），以防盜印；隨即續出下集（自寓公生涯至獄中見聞）；這都是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月間的事。不久，日本「文藝春秋」徵得作者同意後，譯為日文。年歲較大的香港與海外讀者大概還會記得當時的一番熱鬧。

「末代皇帝秘聞」出書不久，我又於五七年三月份從北京去長春專訪「滿洲國」皇帝的二十九歲福貴人李玉琴。在她工作的圖書館，她母親的住處，在偽滿宮殿和公園裏，先後進行了

一星期的採訪。這就是同樣先由報紙連載隨即出書的「末代皇妃」由來。這本書較薄，又名「末代皇帝秘聞」續集。

同年出版的「末代皇帝秘聞」北京版，書名是「末代皇帝傳奇」，內容大體相同，但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在「傀儡滋味」一章，歷史資料的選用略有參差。三十年後，今天要特別感謝的是，畫家朋友黃永玉兄既為「末代皇帝傳奇」畫封面，又為每章加繪插圖，使拙作生色不少。不料一九五八年春，這本「傳奇」作者遇到一些麻煩，罪狀兩條：一是資產階級新聞觀點，二是替漢奸塗脂抹粉。後幸以「自我檢討」而了結，卻是當年和如今都不值得我感謝的。

近年在香港常聽朋友談起，「末代皇帝秘聞」讀者不少，那翻版的「秘聞」竟達七種之多。我先後買過一批（封面為黃色，並註有「我的前半生續編」字樣，錯誤百出，印刷簡陋），分贈友好，可是到後來連這種拙劣的翻印本也難以尋求，原書已成絕版。順便提一句，拙作出版於一九五七年，末代皇帝溥儀是一九五九年經特赦後出獄，又隔了兩三年，才在北京出版他的自傳「我的前半生」以及英文德文譯本。續編云云，鄙人當然不敢掠美。

應天地圖書公司之約，現將舊作「末代皇帝秘聞」（手邊只有下集，改用「傳奇」），但「傳奇」為精裝本，沒有永玉兄畫的封面），與「末代皇妃」增訂，並收此後作品多篇，合成一冊，名為「末代皇帝皇妃秘聞」。

或謂「得失文章事，寸心已渺茫。」頗有同感。但是，舊作既然重印，我以為儘量保存作

品的昔日面貌是重要的，所以這兩部拙作只略加刪節，未作任何增添。作者當年的某些觀點顯然受寫作時代（當時在五七年反右運動之前）影響，今日看來未必完全妥當。但事情就是那樣，今天似無可後悔也不必後悔。至於圖片，作者所攝的溥儀與李玉琴照片依舊選用數幅，作為紀念。例如，溥儀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訪問時，桌上的魚形煙灰碟就是我帶去的。那時我也有很大的煙癮。

附錄收短文二十篇光景，散見於一九六二年至最近我以筆名唐瓊發表的報紙專欄「京華小記」與「悠然集」，寫我後來在北京見到的溥儀、溥傑、他們的三妹、三妹夫（也就是皇后婉容之弟）的一些趣事，或是與溥儀有關的秘聞，比如毛澤東與溥儀合影，知道的人極少，那張照片相信看過的人更少。

就電影界而言，只要中國背景熱不衰，「末代皇帝熱」就不會消失。李翰祥導演的《火龍》——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後半生，重新喚起大家對末代皇帝的濃厚興趣。雖然主角已不在人間，福貴人李玉琴與溥儀遺孀李淑賢不久前仍然結伴南下，在深圳會見新聞界。李玉琴說，她已與工程師結婚，並且有一個讀大學的兒子，我想這是應當祝福的；而李淑賢女士畢竟與成為平民的末代皇帝共同度過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晚年。末代皇帝九泉之下，不知是否同意這種看法。

從我與溥儀先生交往中可以斷言：他很有幽默感。儘管他料理日常生活，依然留有種種可

笑的小皇帝時代的痕跡，但他的記憶力、思考力、分析力，都不低於常人。他接待中外來訪者，談吐得體，態度從容，頗得好評。這些意見，沒有在他生前面告，我不能不引為遺憾。

潘際坰　一九八六年四月一日

末代皇帝秘聞

宮廷軼事

在監獄裏，我結識了清朝的末代皇帝，也就是兩千多年封建王朝最後一個皇帝——宣統皇帝愛新覺羅·溥儀。他住進遼寧省撫順戰犯管理所，是因爲他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做了十多年的僞滿洲國皇帝，攀附着日本帝國主義，扮演過一個賣國求榮的傀儡角色。

爲了結識這位神秘的皇帝，我從北京趕到撫順，而且住進了那所監獄。十天往還，使我們從初次相識，以至談得十分投契。他把心底裏的話對我作了衷誠的表露；哪怕是生活中最隱秘的部分，也從不加任何掩飾。

北國天寒，大地冰封；窗外白雪皚皚，屋檐下懸着一尺多長的冰柱。這都給人以凛冽的感覺，雖然這時只是一九五六年的初冬。

室內的暖氣設備，却驅除了一切寒冷。我就在住室斜對面的小房間裏，和他侃侃而談，經歷着記者生涯中最有趣最難忘的情景。我彷彿陷入重重的「新聞內幕」裏，無法脫身。

在我第一次和溥儀見面的幾分鐘前，我焦灼地坐候着，在猜測溥儀的裝束、神態、步伐、語調以及一切屬於他的特徵；我不知道皇帝和犯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身份，究竟怎樣在他身上調和起來……

房門開處，一個身材不高的人走了進來，沒有走兩步，他便雙足立定，彬彬有禮地鞠了一躬。這時門外一位看守員順手將門輕輕掩上，走開了。

我的眼睛注視着向我們走過來的人，我打量着他的全身。

他戴着一副黑邊的圓形眼鏡，頭上已有幾根白髮，長長的髫鬚說明它已有好幾天沒有和剃刀接觸。身體不是很結實的。一套藍布棉制服和布襪棉鞋，並沒有妨礙他的矯捷而略加控制的步伐。他沒有帶來任何金屬的響聲。在他身上找不到刑具。

我伸一伸手，讓他在我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在我們兩人之間的長桌上，放着熱水瓶、茶杯，一個魚形的煙灰碟，此外便是鋼筆、墨水，和我的煙盒、書籍、記事册之類的東西了。

談話是在我恍然發覺李科員退出之後開始的。戰犯管理所的李科員是我們的介紹人。我向

溥儀說明了來意，而且不放過一切機會注意他的神色。

顯然，我覺察到在溥儀的舉止、眼色和他的全部態度之中，找不到一絲的驚惶。他那百分之百的北京話，說得流暢極了。

他是安詳的。但是由於他從一開始就是以比較坦率的態度在悔罪、在傾訴、在追憶，因此，一種難以遏止的激情便不時地盪漾在他的臉上，從筋絡上顯露出來，從語調上揮發出來。

溥儀當時還不過五十歲。他那荒誕、奇特、不可思議的經歷，他那鬧劇、悲劇、醜劇而又帶有喜劇意味的傳奇生活，不但在中國找不到第二個人，就是在全世界恐怕也是唯一無二的吧？

他童年和少年在紫禁城裏親身經歷的宮闈奇聞；青年在天津寓公生涯的神秘故事；長春僞滿洲國皇帝的百般滋味；被囚蘇聯的情狀以及今天的生活處境和各種各樣的想法；他的夫婦生活、嗜好、奇癖、宗教信仰，這一切他都跟我談了。

宣統三歲登極富有戲劇性。他抽着香煙，從容地回憶着四十七年前的情景。

溥儀告訴我，他是一九〇六年出世的。三歲的時候，便由他的父親抱着坐在紫禁城太和殿上，接受文武百官朝賀，成爲清朝的末代皇帝，自兼海陸軍大元帥，同時也是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統治者

他的父親醇親王載灃，在當時任監國攝政王。清朝開國有個監國攝政王多爾袞，覆滅的時

候也有一個監國攝政王，這是偶然的巧合。

這位宣統皇帝，據說當時在父親的懷裏啼哭不止，傳爲「神奇」的笑談，於是我問：「你記得有這樣的事嗎？」

「有的，先生。」溥儀認眞地答道，「我聽說，那是給奏樂的聲音嚇哭了的。」

這時，我順手翻出金梁著的「光宣小記」給他觀看。在「登極」的題名下，有這樣一段記載：

宣統登極，余未在京。有人赴太和殿觀禮，見攝政王擁上座。上泣啼不止，左右頗惶窘。王招近侍進一物，上玩弄，始止哭。衆既訝爲不祥，而又疑不知所進何物。私問之，則廟會所售玩物曰虎小兒者也。

爲了看清這段文字，溥儀特意從口袋裏摸出另一副黑邊眼鏡，原來他的眼睛是近視性散光。

看了一會之後，他指着「訝爲不祥」四個字說道：「唯心的。」這個評語竟然出自當年皇帝之口，我不禁意味深長地向他看了一眼。

偏偏讓三歲的溥儀坐上皇帝寶座，這是西太后的主意。這原因要分兩方面說，一是他的祖母葉赫那拉氏是西太后的妹妹；再就是她讓三歲的孩子當了皇帝，自己還可以繼續垂簾聽政。溥儀還拿出旁證來。他說西太后過去把他的祖父諄賢親王奕譞長子載湉——光緒皇帝接到宮中

當皇帝的時候，就是用的同樣手法，因爲光緒，在當時也不過幾歲的光景。

光緒以同治弟弟的身份而繼承帝位，他倆都是道光的孫子。

這樣，溥儀便繼承同治兼祧光緒而做了皇帝。他因此在宮裏是五個母親的兒子：光緒的皇后（隆裕太后），同治的三個妃：敬懿太妃（就是先前的瑜妃）、莊太妃（珣妃）、榮惠太妃（瑨妃）和光緒的妃端康太妃（瑾妃）。隆裕皇太后把他從三歲撫養到七歲。這位皇太后死後，名義上擔負養育之職的便是那四位太妃了。

至於溥儀的生母瓜爾佳氏，直到這位皇帝十一歲那年，才得到破例的許可，到宮裏作了七年久別後的一見。據說，他的親生祖母劉佳氏（奕譞的次妻）在溥儀進宮以後，想起光緒的種種遭遇，不禁在痛哭之餘，得了精神病。

回想到當年宮廷生活的冷酷無情，溥儀今天談起來依然是不勝感慨的呢！

「在宮中哪裏有一點點眞正家庭骨肉的溫暖！」溥儀以悲憤而又帶着譏笑的口氣跟我說。「每天在一定的時間以內，我都要向隆裕太后和後來的四位太妃去請安：『歇的好？進的好？』『歇的好』？那是問睡得好不好；『進的好』呢？那就是吃得好不好的意思。她們每人住在一所宮殿裏，各有一羣太監、宮女、僕婦侍候着，每人都有她的勢力範圍。」

噴了一口烟，他以同樣的語調說下去：「請了安，她們也冷冰冰地對我噓寒問暖一番，幾分鐘之後，我便聽到一聲照例的吩咐：『皇帝玩去吧！』這樣，我便回到養心殿去了。隆裕太

后在世的時候，我還得把我學到的四書五經這些功課，在她面前念一遍的。」

「除了四書五經，還讀些什麼？」我好奇地詢問。

「還有通鑒輯覽，資治通鑒，大清開國方略，聖武記和東華錄。講的無非是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的一套綱常名教。」

「你的老師是誰？這次我從北京來，曾經拜訪過前清的翰林商衍瀛老先生，他今年八十七歲了，據說他是你的老師，是嗎？」

「啊！先生見過商老先生。他不是我的老師，不過也很熟。老先生身體好嗎？」溥儀睜大着眼問我，顯然發生了莫大興趣。

「我和商老先生是第一次見面，那天他碰巧感冒，坐在椅子上喝着薄粥，和我們談了一段『逼宮』的故事。我聽人說，他平常的精神還不錯，已經審訂了五十本中醫的醫書啦。」

「我的漢文老師是陸潤庠、陳寶琛，後來又加上朱益藩、徐坊、梁鼎芬；滿文老師是伊克坦；後來又學英文，老師是英國人莊士敦。」

我在一旁心想，這些老師在當時大概都是知名之士了。事實上，陸潤庠是清末著名的蘇州狀元，後來做了大學士，今天在故宮裏還可以看到他許多墨蹟；陳寶琛是福建的才子，張之洞在皇帝面前推薦了他。這人二十歲就做了翰林，三十歲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益藩也是少年就入翰林院人物。梁鼎芬是廣東番禺人，在光緒宣統年間，「譽滿天下」，也是翰林，特別

精於辭章之學。他是在陸潤庠死後，被推薦為溥儀老師的。

「我從六歲念家塾念到十七歲，什麼書都沒有念好。我從沒有做過作文①，只學過對對子。碰到我懶得讀書的日子，便吩咐太監告訴老師：『今天可以放假一天。』」一般的文化水平

---

① 遊戲文章大概是寫過的。二十多年前，有人在北京故宮裏抄錄了溥儀的一些作品，發表在上海的《逸經》雜誌上。

例如，有一篇是溥儀仿照劉禹錫《陋室銘》而作的《三希堂偶銘》，全文如下：

「屋不在大，有書則名，國不在霸，有人則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馨，琉球影閃耀，日光入紗明，寫讀有欣意，往來俱忠貞。可以看鏡子，閱三希。無心荒之亂耳，無倦怠之壞形。直隸長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

溥儀在十七歲左右所寫的新詩，也是令人莫名其妙。請看這三首：

（一）燈閃着，風吹着，蟋蟀叫着，我坐在床上看書。月亮出了，風息了，我坐在椅上唱歌。

（二）月亮出來了，她坐在院中微笑的面容，忽然她跳起其來衝着月亮鞠躬，一面說：好潔淨的月兒，菊呢來個哉。「一九二三北京HENRY」（按HENRY即溥儀之英文名字——亨利）

（三）正月一，宰個鷄，二月二，放個囗（按大約為屁字），三月三，綉褥單，四月四，寫個字，五月五，靜吃鹵，六月六，大汗出，七月七，愛拉稀，八月八，吃西瓜，九月九，獅子吼，十月十（原缺），十一月十一，吃個大鴨梨，十二月十二，商人到處買字。

很低，不要說物理、化學我是一竅不通，就連最簡單的加減乘除也不會。小時候還喜歡躺在床上看三國、水滸、列國……，紅樓夢是不讓看的。」

「你的滿文學得怎麼樣？」我問。

「不好，現在更忘記了。早年在宮裏我們也是講漢文。」

「聽說滿文裏，父親叫阿瑪，母親叫額莫，山叫阿林，水叫莫仁……」

「是的，這個我還記得。」

我指一指烟盒，勸他換一支香烟。他有禮貌地欠一欠身，然後緩慢地將他瘦削而文雅的手伸將過來。他拿起一支，靠近眼鏡看了一會，天眞地微笑着說：「噢？大中華！第一流的好烟。」

「是的，這是我特別爲你帶來的中華牌十支裝細支香烟。」我心裏一面暗自說着，一面對他微笑頷首。

「莊士敦」這三個字在我腦海裏變成愈來愈大的問號，我過去只聽說過這個英國人的名字，如今，我要在他也許是唯一的中國學生面前問個究竟。

此外，從溥儀嘴裏說出的「進的好？」這句話，我又急於想知道當年皇太后、皇帝究竟吃多少樣菜？是怎樣吃法的？他們後來也吃西餐不吃？

還有，「皇帝玩去吧！」這又是一個多麼吸引人的話題。

我笑着問他：「你小時候，在宮裏玩些什麼？談談吧，越詳細越好。」

這個問題似乎多少有些出他意外，但是從他的眼色中，看出對他所悔恨的童年，也還有濃厚的感情，雖然那不能稱爲留戀。

「不瞞先生說，我小時候在宮裏玩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東西。」溥儀不安地說着，隨即陷入童年的沉思裏，北京皇宮似乎就展現在他的眼前。

「我喜歡跟小太監一起玩。最初愛擺泥人兒。我擺一個，太監擺一個，大家面對着面，按着泥人兒的身份說話。我說幾句，他說幾句，玩的不好便打起來。」他略停一停，說道：「當然總是我打小太監吶。」

「我還喜歡養蚯蚓，在一隻大缸裏塡滿了土，然後把蚯蚓養在裏面。我也愛餵螞蟻。我在一旁看着這些東西，覺得很有趣。扔沙口袋、踢球、舉石鎖這些都玩。有時用小汽槍打鳥，亂打一陣，反正是打不着。我還喜歡和太監們玩推布簾子。

「推布簾子是這樣玩的：簾子兩邊都站着幾個孩子，大家擠啊擠啊，誰能把簾子推到對方去，那就算贏。捉迷藏也玩，宮裏地方大，難找極了。」

這時，我忍不住噗哧一笑，說：「誰敢躲起來不給你找到呢？你當時是皇上嘛！」

他略有愧色地點了點頭。

「賭錢麼？」我問。

「只會押寶。有時候過年賭一賭，總是故意讓我面前贏到一大堆銀洋，那才散局。我不愛賭，就是嫌它麻煩。」溥儀臉上露了一絲笑容。

「小時候學過騎馬吧？」我想起清朝皇帝傳統的特長。

「學過，那也是很可笑的。」溥儀笑着說，「就在走廊上學着騎。前面有御前大臣，也騎着馬；兩旁有侍衞，王公大臣在周圍看的很多。我騎着馬一步一步地走，走的極慢。在走廊上這麼來回走兩趟也就算了。」

這使我想起康熙皇帝嘲笑明末崇禎皇帝騎馬的故事。

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十一月諭：

……崇禎嘗學乘馬，兩人執轡，兩人捧鐙，兩人扶鞦，甫乘輒已墜馬。乃責馬四十。如此舉動，豈不發噱！總由生於深宮，長於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

（「清宮史略」）

但是，崇禎果眞會如此麼？我懷疑。

接着我又問溥儀會拉弓射箭不會，他說都不會。

溥儀說：「等到我結婚以後，最愛騎自行車。爲了騎自行車，宮裏許多門檻都讓我叫人給鋸啦，嫌它礙事。化裝照相，打扮成女人和武生，我也有興趣。」說時，溥儀有意無意地往窗外看了一眼，跟着他像獲得一件重要發現似的，猛然提高聲調說：「最荒唐可笑的，大概是這

件事了。」

「哪一件？」

「是這樣。」他的語調這時反而轉爲從容了一些，「我有一天，叫人送一大包東西到醇親王府，給我的弟弟溥傑。足足有這麼大！……」

他伸開兩臂比劃着大小之後，接着在臉上透出一絲幾乎看不到的笑容說道：「溥傑收到這包東西，非常高興，於是急着要打開來瞧瞧，可是打開一層又是一層，再打開一層，裏面還有一層……，左一層，右一層，到了最後，只剩下一個小包，像洋火盒那麼大，他用手一捏，唏！軟糊糊的……」

「究竟是什麼？」我一再眨着眼睛，迫不及待地追問。

「屎橛子！」他說時不禁哄然大笑起來，整個的臉甚至脖子都變紅了。

不知怎麼，我們突然抓住了皇帝吃飯這個話題。

溥儀說：「我記得當年在皇宮裏每天只吃兩頓飯，雖然有好幾十樣菜，可是眞不好吃，千篇一律，味道也不好，簡直像給死人上供的一樣。當時不叫開飯，照規矩應該叫『傳膳』。一聲傳膳，從我住的養心殿到御膳房的路上，站着的好幾十名太監，非常快地就把一樣樣菜『進』上來了。菜，都是老早準備好的。」

「桌子該很大吧？」

「也不。是兩層的。矮的一層像炕桌那樣，離地一尺多高。盛菜的盒子倒不大，就是樣數多。四位太妃每天各送五、六樣菜來，我愛吃那個菜。鹹菜單獨放在一張桌子上，點心、粥又放在一處。每天吃飯的時間大約在上午九點鐘下午四點鐘的光景。另外還有果盒，那是隨時都可以吃的。」

我一邊聽着，一邊翻閱記事册，因爲在去撫順以前，曾經在北京看到一個老太監信修明所寫的「宮廷瑣記」手稿。他今年七十九歲，在淸宮當了二十五年太監。手稿中有一則「兩膳房積弊」的材料，我是抄錄下來的：

……太后之份例：每日用盤肉（即豬肘子）五十斤，豬一口，羊一隻，鷄鴨各二隻，新細米二升，黃老米（即紫米）一升五合，江米三升，粳米麵三斤，白麵十五斤，蕎麥麵一斤，麥子粉一斤，豌豆折三合，芝麻一合五勺，白糖二斤一兩五錢，盆糖八兩，蜂蜜八兩，核桃仁四兩，松仁二兩，枸杞四兩，晒乾棗十兩，香油三斤十兩，鷄蛋二十個，麵筋一斤八兩，豆腐二斤，粉鍋渣一斤，甜醬二斤十二兩，淸醬二兩，醋五兩，鮮菜十五斤，秋有茄子二十個，王瓜二十條。

名義上，每天爲西太后供應的膳食至少是如是，皇帝的享受還要優厚些。事實上，任何皇帝和皇太后都不可能有這樣巨大的肚子，只是給層層中飽了而已。「兩膳房積弊」裏還有這樣一段揭發！

「只以鷄蛋一項而論，原額二十個，而買辦處每日交進須五百個，其他可知。皇上、太后、后妃及各大小他坦（溥儀看到這裏說：他坦就是現在的公共食堂），皆由內務府大臣以下堂司官十數處所管，須分潤百分之五十。到了太后宮，總管首領掌案太監，再分之。掌案一職，須分五十分之五，總管首領及擺膳太監共分吃五十分之五。其次，膳房全部又分潤五十分之五，餘下三十五分（作者按，應指原額的百分之二十），爲買辦食物之用。過一處，扣一處，始能食到主人之口。」

那筆日用食品賬想來是可靠的。因爲清末做過內務府大臣的金梁，根據內廷檔案編輯了「清宮史略」，那本書裏，有着類似的記載。不過，「王瓜二十條」以後又加上照明費和燃料的開銷。那就是「白蠟七支，黃蠟二支，羊油蠟二十支，羊油更蠟一支，紅羅炭：夏二十斤，冬四十斤，黑炭：夏四十斤，冬八十斤。」

想不到從盤肉五十斤到王瓜二十條充滿很大數字的這筆細賬，引起了溥儀的驚駭。

「這個，這個我倒不清楚。」他訥訥地說着，感到一些窘迫。

「聽說你在宮裏，後來愛吃西餐，是嗎？」我問。

「對，那時候叫作『洋飯』。回想起來，第一次吃西餐那是很可笑的。我叫太監到六國飯店（就是現在的北京國際飯店，在東交民巷。）去買西餐。店裏問：『要買幾份？』太監說：『反正多拿罷！』店裏要派人來擺刀叉什麼的，太監說：『那怎麼成！你們可不能到宮裏去。

我們自己擺。』好啊，大盆大碟擺滿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我看見一碟黃油，黏糊糊的，不知道該怎麼個吃法，就對太監說：『你們嘗一嘗！』他們吃了一口，連聲說『太難吃了，太難吃了！』我還記得，湯是用烏龜做的，也很難吃。」

不過，他後來終於學會吃西餐了，指點他的是一位貴族小姐。

「小時候有一次，我因爲栗子吃得太多，病倒了。等到兩位御醫把病看好之後，太后只許我每天吃胡米粥。一連許多天都是這樣。這可把我餓壞了。一天，陪隆裕太后她們到三海①的魚池旁邊看魚。她們給我一個饅頭餵魚。我啊，一面掐一點兒餵魚，一面偷偷地掐下來，左一塊右一塊放在嘴裏。太餓了！這事給她們發覺，從此就不許我再去看魚了。

「逢到過節，太監總要送些菜孝敬太妃。菜是盛在盒子裏的。有一回給我看到了，上去搶一大塊肘子就往嘴裏塞。他們怕太妃處分，趕緊過來和我搶吶，你爭我奪，結果這塊肘子我始終就沒吃成。太監們時常做餡兒餅吃，我只要一聞到香味，就跟着趕過去，搶一塊，吃了就跑。記得那一次在太監那兒一共吃了六塊薄餅，他們知道以後，嚇壞了，怕我吃出毛病來，於是由兩個太監挾住我。一邊一個，抬起來就往地下蹾，蹾個沒完沒了。爲甚麼？說這樣可以幫助消化。差點兒沒給我弄出盲腸炎來。」

安徒生「皇帝的新衣」那篇童話，當時溥儀大概是不會理解的。

① 指北京的中南海和北海。當時也叫「西苑」。

「談到皇帝穿的衣服，」溥儀說，「四季二十四節令，那可換得多了！夏天用紗做的衣服，就分好多種，從最薄的紗到最厚的紗，然後是單的，夾的，棉的，一直到皮的。皮衣是按皮毛的長短，一步步調換的：先是最短的珍珠毛，接着換灰鼠，銀灰，天馬（天馬是白色的狐皮），貂皮，貂皮上有一排排貂翎眼。我小時候，多半穿花衣服，上面綉着金綫。戴小帽，紅纓子一直垂到腰部。喏，皇帝夏天戴的帽子是這樣的。」

說到這裏，他很熟練地在我的記事册上畫了一張草圖，那形狀是等腰三角形的，很像笠帽，不過邊沿上鑲着一顆珍珠罷了。溥儀喜歡把帽頂叫做「算盤疙瘩」。照他畫的第二張圖看來，皇帝冬天戴的帽頂上也有一個「算盤疙瘩」，此外，多加了紅纓子和一截皮毛。遇到大典的時候就戴珠頂冠，鑲着大粒珍珠，大概是嫌「算盤疙瘩」寒傖了一些的原故。

「皇后妃子穿的衣服，是不是像京戲『四郎探母』裏的那樣打扮？」我問。

「就是那樣。那種頭飾我們通常叫『兩把頭』。她們行起禮來，也跟那齣戲裏一樣。在僞滿洲國時代，譚玉齡還穿過這種服裝呢。」

「皇帝那一身衣服穿起來可麻煩了，鞋子上也有珠子，走起路來叮叮噹噹的。鞋底有厚有薄，最厚的有三四寸高，難走極了。」他繼續說，如今顯然已對它們失去了任何興趣。

「你過去在北京皇宮，一直住在養心殿嗎？」

「進宮以後，住過鍾粹宮，體和殿的西配房，長春宮；養心殿住的時間最長。一直到十九

歲出宮。讀書是在毓慶宮。」

養心殿的結構形式和內部陳設，我從溥儀嘴裏知道一個輪廓，還有，就是一些有關的秘聞。回到北京以後，我特地到故宮去參觀最近恰好開放的養心殿。那天奇冷，但我有着極高的興致。

原來，自從廢帝宣統出宮以後，養心殿只有在一九二五年故宮博物院成立的時候開放過一個時期，但是參觀者也限於在窗外和院子裏觀看一番而已，徒然引起人們更多的神秘之感。養心殿的正殿、東暖閣和寢宮，這次都開放了。

從雍正到宣統，清朝歷代皇帝都曾經住在這裏，所謂「宵旰寢興之所」。皇帝既然以它爲寢宮，因此，他們在這裏批閱重要奏折，發出諭旨自然是不足爲異的事情了。

近代史史料上看得出，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年），僧格林沁打敗了到達河北省的太平天国軍隊，並且殺害了它的將領林鳳翔以後，回京覆命，就曾在養心殿和皇帝行抱見禮。曾國藩鎮壓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從南京到北京來陛見，在養心殿被召見了三次，那是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的事情。而四十六年前，隆裕太后的遜位詔書也正是在養心殿頒發的。

正是皇太后宣布皇帝退位的地方，宣統皇帝溥儀在這裏度過了他的荒誕的童年和少年時代，而且他在這裏還做過不少復辟的美夢呢！

今天，每一個逛故宮的人都可以看到，在養心殿正殿的中央，設有皇帝的寶座，上面懸着

雍正書寫的匾：「中正仁和」。在兩旁還可發現高懸着的「江山萬代」和「萬壽無疆」一類過份自信的匾額。屏風上刻着乾隆寫的對聯和御筆詩。左右兩邊紫檀木大案上，整齊地放着老皇帝和更老的皇帝留傳的「聖訓」，歷代史書和圖書集成等等。

按照祖制，皇帝每天必須讀一卷「聖訓」。但是，就溥儀說來，我寧可表示懷疑。

靠近東暖閣的東牆，也設着寶座和屏風，是皇帝召見大臣時候坐的地方。據說，有時皇帝又愛坐在南窗的前檐炕上。喜歡舞文弄墨的乾隆替它起了一個文雅的名字「明窗」以後，阿諛者就趕緊以「明窗寶座」相稱，這是很可笑的。

西太后在養心殿東暖閣召見過曾國藩。皇帝坐在黃幔的前面，西太后坐在幔後，問答起來，這就是「垂簾聽政」的格局。受寵若驚的曾國藩，後來當然為這件事替自己吹捧了一番，在「曾國藩日記」裏是記載在案的。

東暖閣的槅扇裏面是寢宮。今天依然可見落地罩的木炕，那木炕睡上去定然是遠不及席夢思來得舒服的。炕上鋪着平金綉龍坐褥，兩頭安放炕案，上置小漆櫃等物。帳子掛在那裏，可是找不到被褥枕頭之類的臥具，這倒有些蹊蹺。

其實，「龍種自與常人殊」的皇帝，睡覺並不能排除枕頭和被褥。只是在他睡前由人取來，起身之後又叫人撤走罷了。當時貴族家庭裏也是如此。

溥儀對我說，他記得在東暖閣裏，看到過光緒遺留下來的象牙香烟嘴，翻譯的外國歷史和

講新法的一些書。可見那位苦悶的皇帝在當時已經學會吸紙烟這時髦的玩意兒了。

東暖閣裏還有光緒寫的「節用愛民」四個字，圖章是「光緒御筆之寶」。這大概就是他讀「論語」的心得了。

略帶文化氣息而充滿神秘之感的是西暖閣。那是皇帝批閱奏折處理重要文件的地方。溥儀只記得那裏面彎彎曲曲，套間多極了，光綫很暗，陳列着衆多的佛像，還有佛塔，初一十五喇嘛都要來念經。靠南的一間叫「三希堂」。走進西暖閣迎面牆上掛着一幅畫。

溥儀當時跟我這樣說過：「其實，那幅畫的後面是大有文章的。那是一道暗門，萬一發生意外，就可以揭開那幅畫逃走。當年做皇帝的人，總是疑神疑鬼，日常起居如此，就是吃飯的時候，也得先叫太監嘗一嘗，怕自己中毒。這差事叫『嘗膳』，聽說替西太后『嘗膳』的是總管太監李蓮英。我，在僞滿洲國做皇帝的時候，也幹過這種事。」

我從故宮博物院一位研究宮廷歷史的專家那裏知道，暗門外面掛着的那幅畫要是聯想起來，那就太有趣了。畫的是雍正、乾隆父子二人，穿着漢族古代服裝，在古木林石之間，悠然閒步，簡直可稱爲隱士的氣派。

「那些皇帝們是深惡逃亡者的命運，而故意高懸一幅隱士圖來自慰麼？」我這樣猜測着。

西暖閣的西牆上，掛着一幅全國各省文武官員職名表，總督以下知府以上；將軍以下總兵以上都是有份的。我從西暖閣窗外，看得清乾隆寫的一首詩。

一心奚所託？爲君止于仁。二典傳家法，敬天及勤民。三無凜然奉，大公何私親！四序協時月，熙績在撫辰。五事惟敬用，其要以備身。六府賴修治，其施均養人。七情時省察，懼爲私欲淪。八珍有弗甘，念彼飢餓倫。九歌揚政要，鄭衞慢亟陳。十聯書屏扆，式聽師保諄。

數詩擬鮑明遠體乾隆癸酉冬至御筆

兩旁懸着的對聯是：「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爲天下奉一人」。

說不出任何原因，我只要稍爲回憶一下宣統皇帝過去的所作所爲，就覺得這些文字太滑稽了一些。

至於三希堂的來歷，是因爲在這間小屋裏藏着晉代三位名書法家的字帖：王羲之的「快雪帖」，王獻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遠帖」。乾隆常在三希堂賞玩書畫，當時刻的三希堂法帖就放在小案上。炕桌上陳設的紙墨筆硯，不用說都是精品了。

乾隆在這裏除以御筆題了三希堂的横披，又寫了一副對聯，上聯是：「深心托豪素」，下聯是：「懷抱觀古今」。

確如溥儀所說，養心殿是一個工字形的建築物。現在開放的是前殿。過了穿堂就進入後殿。後殿東邊五間叫體順堂，是皇后住養心殿的寢室，西邊北房五間叫燕喜堂，則是妃嬪們陪伴皇帝睡覺的臨時宿舍。養心殿這一排房子之後有一道後牆，穿過小小的牆門就通往西六宮的

第一處永壽宮。溥儀告訴我，他的皇后是住在儲秀宮的。

如果不是溥儀親口對我說，我實在很難相信當年皇帝在宮裏行走，竟會嚴肅到令人噴飯的地步。

「在宮裏行走的時候，那眞是前呼後擁，最前面兩個總管太監叫聲『嗤——』，音調拖得很長，表示聖駕到了，這時大家就要趕快躲開。在這兩個總管太監之後，是排成隊伍的許許多多太監。他們抬着轎子，怕我走累了；他們抬着果盒，怕我挨餓；抬着衣服，怕我受涼。如果是在夏天，那還得帶竹葉水，蘆根，燈芯水那些祛暑藥；燈芯水說是敗心火的。還帶着香糯丸，金衣祛暑丸，六合定中丸。連尿盆都帶着啦！」最後一句話逗得我們兩人大笑不止。

暗示后妃們出來的不是這個音調，應該高叫：「關防」才是。這位僞滿洲國皇帝在長春仍然維持着眞實的祖規，也是出我意外的事。

我一面聽着，一面在懷疑：皇帝在宮裏散散步，除了創辦活動食堂、活動衣店、活動廁所，還要在沿途開一個活動藥房，這究竟是出於「祖制」，還是由於溥儀童年太孱弱的體質？做太監的也未免太辛苦了。

太監，是中國封建王朝最殘酷的奴隸制度的產物。溥儀曾以末代皇帝的身份，使喚過太監而又攆走了中國最後一批太監，因此，對於太監問題他所抒發的議論和感慨，是耐人尋味的。

溥儀認爲，在古代原是由受宮刑的罪人，充當宮廷裏的灑掃苦役，後來因爲帝王的妃嬪衆

多，用普通的男僕，有所不便，這樣就大規模地使用了太監。太監並不是受過宮刑的罪人了，而是自殘肢體謀求富貴的角色。

「在太監當中也存在極嚴格的等級制度。」他進一步述說着，「最高級的太監叫『督領事』，當時都稱爲『宮中四十八處督總管』。其次是總管，他們也是管着許多處太監的。各處都有自己的頭目人，名爲首領。在我們宮殿裏，另外還有大總管、二總管、帶班的和御前小太監。專門擔任灑掃的叫殿上太監……。在我初進清宮的時候，太監的人數大約有一千幾百人，過去多的時候曾到過三千多人。後來有些人受不了苛刻的待遇，又因爲改變了民國的關係，他們收入也漸漸不如從前，經常有逃跑情事。到了後來，減少到一千人左右了。

「我身邊的太監，每天要到太后、太妃那裏去報告一番：『奴才的萬歲爺今天進了一碗膳（不能說飯），一個饅頭，半碗粥。』天天如此，如果我吃了半碗飯、半個饅頭、一碗粥呢？他們可不管。還是老一套的背下去。

「宮內四十八處，有一個叫做敬事房的地方。它負責管理檔案和責打太監。我從小時候，就看慣了打人的事情，所以也就認爲打人是一種制度上必不可少的事情。因此，我一發脾氣，也就叫小太監把敬事房的太監喊來打人。打人的時候，是讓挨打的人伏在地上，一個人手拿竹板打人的屁股，一個人高聲唱數……」

但是，在清朝的一些皇帝看來，不是太監「乃鄉野愚民，至微極賤，當自揣分量，敬謹小

心」（見雍正十三年十月高宗諭），就是「古來太監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漸，愼之於始。太監原屬陰類，其心性與常人不同，有年已衰老而言動尚若嬰兒，外似謹厚，中實叵測」（見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諭）。

溥儀的一段自白，證明他曾經忠實於「法祖」的遺訓。

他帶着懺悔的心情告訴我：「記得有一次，一個太監不當心踩了我一脚，就挨了幾十大板。還有一次，太妃們看到我穿了一雙綫襪，認爲這是習尚浮華，結果把太監們叫去罵了一頓，說是他們把我引誘壞的；這還不算，又打了一個太監二百大板。打得皮破血流，那是很殘酷的。……」

誤踩了皇帝一脚，還勉强可以當作有違「敬謹小心」的表現，至於溥儀學時髦穿綫襪，那又與太監何干呢！

更荒唐的事還在後面。

「我住在宮裏，歲數一年年大了。有時候我偶然聽到一些太監在背地裏說我的壞話，就大不高興。『太監想要造反？』我心裏老是這麼想，越想越可疑。於是，有一天晚上，我叫我的愛人婉容睜着眼不要睡，留神動靜，另外我在床邊放了一根木棍，準備應付事變。

「我後來終於攆走太監，就是爲了這個原故。不過，當時北京的報紙上，還稱贊我這種做法『開明』呢！」

他說到這裏，不太自然地笑了。我懂得在他這一笑之中譴責了自己過分脆弱的神經，而且嘲笑了那些斷然認爲可憐的太監都是「外似謹厚，中實叵測」的捧場者的智慧。

「法祖」和「敬天」的思想，在溥儀的身上留下了極深的兩塊烙印。到了宣統退位，「法祖」的問題便成爲「恢復祖業」的問題，也就是復辟問題了。

宮裏的太監們把長蟲（蛇）、刺蝟、黃鼠狼、狐狸稱爲四大將。每逢初一十五，都要上供。對於養心殿的殿神更是虔誠，奉獻整隻豬羊，也毫不吝惜。溥儀當時也是相信這些的。這也是「敬天」思想在作祟吧！

還有，過去每逢天旱成災，貴爲天子的便要表明天子與天的特殊交情。皇帝先要在齋宮沐浴齋戒，然後到天壇或是在宮裏祈雨。

順治八年，訂立齋戒條文如下：

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凡陪祀致齋各官，不理刑名，不宴會，不聽音樂，不入內寢，不問疾弔喪，不飲酒茹葷，不祭神，不掃墓，其有疾者皆勿與。

可見清規戒律爲數是很可觀的。

「我也在宮裏的天穹寶殿求過幾次雨雪，」溥儀回憶着往事道，「年紀小，所以用不着先住在齋宮裏和女人隔絕。」

「是宣統三年以後的事情？」我有些奇怪。

「是的。」他坦然說。

「不管隔多少日子，反正只要下了雨，那都算是皇帝給求下來的。那時我的老師和太監們都要向我道賀，並且說只有皇帝祈禱，才能有求必應，降下雨雪來。」

他反覆地被灌輸一些無稽的神話。愛新覺羅氏的子孫，一生下來就不是凡人。因爲從前在長白山有三個仙女洗澡，忽然有一隻飛鳥啣着的朱果掉了下來，恰好落在其中一個仙女的嘴裏，這樣它便不能飛到天上，懷了孕，生下來的孩子就是淸朝的始祖。溥儀因此相信過，他一出世就是奉「天命」而統治人民的「聖人」。

使溥儀多少知道一些現代知識的，是他的英文老師莊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溥儀雖然從一九一九年起，就跟莊士敦學了三五年英文，可是他現在連自己英文老師的全名都寫不出來了。

他在我的紙上，塗改了好幾個英文字母，最後只能寫成這樣：「雷湛奈爾德·弗萊明·莊士敦」。

莊士敦還和太監鬧過一場不愉快的小糾紛。

據溥儀說，有一年過年的時候莊士敦到宮裏來。太監按照慣例，紛紛利用這個難得的節日也向這位外國人磕頭謝賞。因此，每過一道門他就得支付一小筆款項。這件事莊士敦是大爲不

滿的。今天想來，王公大臣既然賄賂成風，我們又何必單獨責備那些可憐的太監呢？久經中外官場的莊士敦爵士，如果說對賄賂一事完全外行，我也不能相信。他的不滿，也許因爲他不幸成爲一個難以抗拒的索賄對象，而自己並非心甘情願吧！

莊士敦在一九〇〇年前後，在香港擔任過香港總督私人秘書的一類官職。溥儀告訴我：

「推薦莊士敦做我老師的，名義上是民國的大總統徐世昌，其實是李經邁（李鴻章的第三個兒子，曾經隨着溥儀的七叔載濤到外國考察陸軍）。聽說，莊士敦以前做過英國駐威海衞行政長官。這個人在當時可以算是『中國通』了。他在亞洲住了二十多年，到過中國的二十幾省，四大名山之中，除了西岳華山之外，他都去過。會說中國話，研究過老莊和佛經。」

「你跟他讀些什麼？」我一面問，一面在想：徐大總統做過清朝的巡警部尚書，東三省總督，民政部尚書，倒是一個不忘「皇恩」的角色呢。

「讀一般的英文課本，還讀英文的四書。」溥儀答道。「起初，因爲他是外國人，我每天下午倒都是按鐘點到毓慶宮讀英文去的，英文四書裏有不懂的地方，先去問問漢文老師，還算認眞。後來，也就馬馬虎虎了。英文老師也要依着我，我要懶得念書，他就不能不放假。

「他經常說，他的國家是怎樣富强，科學技術怎樣發達進步，人民怎樣幸福……，這都增加了我對西方列强的盲目崇拜。莊士敦還喜歡跟我講他到各地旅行的故事，誇說歐洲各國是如何的繁華富麗，我非常嚮往。這時，我心裏暗想：『我從三歲到這深宮裏來，連一個人到大街

上去看看也不成，這樣下去，豈不是要永遠在這小城圈子的內牆裏面待着麼？什麼也看不見，聽不見。』因此，我有了到西歐去留學的念頭。那時正在讀中國的舊歷史，又想到歷來的改朝換代，末路皇帝都沒有什麼好下場。現在軍閥混戰，『優待條件』固然隨時可廢，我的性命恐怕也要發生危險。怎麼辦？不如到歐洲留學，開開眼界，倒是不錯。我和左右的人一商議，除了莊士敦之外，個個都表示反對。」

「什麼理由？」我進一步問。

「他們說，『優待條件』是中華民國和清室兩方面簽訂的，也是國際上公認的。怎麼能由單方面廢除？」

民國元年訂立對清室「優待條件」，要目如下：

一、清帝遜位之後，其尊號仍存不廢，以待遇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二、清帝遜位之後，其歲用四百萬元，由中華民國給付；

三、清帝遜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衞照常留用；

四、清帝遜位之後，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衞隊保護；

五、對於清族的優待——王公世爵概仍其舊，免兵役之義務。

根據第三條，溥儀當然不可以到歐洲留學。不過，那些人是抬出「優待條件」做幌子的。溥儀今天明白了箇中道理。他斬釘截鐵地說：「他們怕樹倒猢猻散。我一走，他們的飯碗、地

位都沒有了。他們是吃我的！」

這樣，莊士敦所鼓吹、所慫恿、所贊成的計劃，竟成泡影。但是在溥儀這方面，却是此心未死的。

我突然岔開了話題，拿出一張剪報來，問他：「你那亨利的名字，是莊士敦起的？」

「是的。」他對亨利兩個字持着比較冷淡的態度。

「聽說，你後來在天津很愛替家裏人起個英文名字，你看……說時我攤開一張剪報，題目叫「溥儀張園之趣事」。

他果然又換了一副眼鏡。看啊看的，不禁笑了起來。他低聲地咕噥着：「對，對。伊麗莎白就是婉容，莉莉是三妹，不過，……前面錯了一個字，二妹的閨名不是『穎和』，是『韞和』。她也叫瑪麗，對，是我起的。」他抬起頭繼續說下去：「我幾個妹妹都是用韞字排名的：二妹叫韞和，三妹韞穎，四妹韞嫻，五妹韞馨，六妹韞娛，七妹韞歡。」

我很快地意識到，這位伊麗莎白皇后和亨利皇帝的戀愛經過，似乎不應該放過。

溥儀答覆了我的問題。但從神色上看來，他並不是怎麼振奮的，不像別人回味他的初戀那樣。

「我是憑像片挑選皇后的。先挑中的是文綉，滿族人。可是四位太妃裏有人嫌她太窮，又不美，於是又拿出一批像片來，我這次挑了婉容——榮源的女兒。她跟我同歲，是蒙族人，號

慕鴻。這樣，婉容就成爲皇后，十七歲那年我們結的婚。可是四太妃她們又覺得我既然先選上了文綉，她就不應該再嫁給皇帝以外的人，說是也把她找來吧！文綉同時來了，稱爲淑妃。」

溥儀是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結婚的，農曆十月十三日。那一天是星期五。

這是當時轟動北京城一件非常滑稽的大喜事。

早在三天以前，大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就忙亂起來。他派了文宣官田鴻、武宣官韓誠，帶着總統致贈清帝的婚禮——禮物八色，送到乾清宮去了。

八色禮物是：波金龍鳳雙如意一柄；景泰藍龍鳳瓶一對；景泰藍龍鳳盒一對；九柱玻璃燭台一對；湘綉囍字中堂一件；湘綉喜聯一件；綉花幔帳一件；織金衣料八匹。喜聯上寫着這樣善頌善禱的語句：「漢瓦當文延年益壽」，「周銅盤銘富貴吉祥」。

這位大總統對皇后也不敢怠慢。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同一天派人送了奩儀四色到北京帽兒胡同榮源的家裏。那是三鑲如意一柄，百鳥朝鳳銀瓶一對，湘綉掛屏四幅，印度花綢衣料四色。

大概因爲新娘皇后是蒙族人的原故，所以報紙上說，內蒙王公也紛紛抵京道賀呢。

這位末代皇帝大婚前夕的盛況，三十五年前的報紙上有一段花絮報導，倒是有趣的歷史新聞。現在連同原標題抄錄如下，標點符號也仍舊：

▲大婚彙聞

▲神武門前之熱鬧
▲中華民國禮官之贈品
▲總統之奩儀
▲婚禮時刻及節日
▲徐太保禮單干犯宸嚴
▲黃浩金錢一百個

昨（二十九日）神武門前。汽車馬車騾車都擺得滿滿的。神武門額紮有彩棚。中間那兩扇舊門居然開放。對過的北上門裏有許多兵。再往東去。路上有臨時站崗兵。領上有內城兩個字。在九點鐘的時候。瞧熱鬧的人擁擠不開。出入神武門的。都是十一年沒有見過的服色。頭上頂着些各色球兒。身上是些花斑斑的衣服。更有些耀武揚威與文縐縐花人兒。坐在一輛汽車上。一直向後門馳去。還有年輕的男子與女子站在馬路旁邊。說是給皇帝送嫁妝的。那些抬嫁妝的人都套上一件花衣。頂着一頂大帽。一步一步的向神武門裏走去。這些站崗兵。彷彿是一種陳設品似的。或者因爲苦

人太多。怕鬧事。故特地叫來彈壓。亦未可知。大中華民國所派致賀專使黃開文。亦有禮物致送清帝。共有二色。爲三鑲如意。及花緞衣料。又總統於昨二十七日。致送榮宅清帝之后邸奩儀四色。三鑲如意一柄。百鳥朝鳳銀瓶一對。湘綉掛屏四幅。印度花綢衣料四色。陰曆十一日午時。淑妃妝奩入宮。十二日丑時。淑妃入宮，十二日巳時。行册立式。十三日午時。皇后妝奩入宮。十三日寅時。清皇后入宮。十四日清帝后出神武門。入北上門。至壽皇殿。行禮。十五日午時。乾清宮受賀。又聞前大總統徐世昌。曾爲前清太保。至今清室猶有太保徐世昌名（並未辭職。或云尙領太保之俸）。因清帝大婚。徐送禮四色。一爲如意，二爲紫檀八合圓桌。三爲彩緞尺頭。四爲屏風。禮單具名徐世昌謹贈五字。清帝頗不謂然。說徐世昌還有太保之職，如何用徐世昌謹贈五字。他如果是現任總統。我們應當尊崇他。他既不是民國職員。又係皇室太保。未免不合規矩。前義國出使大臣黃浩。昨進奉清室宣統帝金洋圓一百個。

（原載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天津大公報）

按照典禮的體制，妃子要比皇后早一天進宮。皇帝確認皇后的手續是舉行册立式。溥儀至乾清宮行了册立式以後，這便出動鳳輿迎接皇后了。

迎親的隊伍是洋洋大觀的。這裏面依次是步軍統領衙門馬隊，警察隊馬隊，保安隊馬隊，軍樂隊兩班，黃緞銀頂轎一頂，沒有人乘坐的黃緞銀頂車三輛，包括龍鳳旗傘、執事的鑾駕七

十二件，裝着印璽、鳳冠、霞帔的黃亭四架，宮燈六十個，頂領輝煌的清室官員，民國軍警派去照料人員；接着是警察隊，保安隊，步軍統領衙門步隊，軍樂隊兩班，嚴肅地捧着聖旨的正大使，捧着聖節的副大使，最後才是預備給皇后乘坐的金頂鳳輿三十二抬。

這一批五光十色的隊伍，從皇宮東華門出來，往北經過北池子，西折進三座門，過景山東街，出地安門中間一個門，再進入帽兒胡同，到達皇后的邸宅。

這時，皇后的父親榮源和皇后的兄弟們已跪在門外，準備跪接聖旨、聖節了。然後他們就隨着正副大使慶王和鄭王帶領鳳輿一同走到裏面去。

過了十五分鐘左右，鳳輿裏坐進了皇后，隊伍便又行動起來。出帽兒胡同東口，走南鑼鼓巷，向東經過北皇城根、寬街，向南過大佛寺、馬市大街，到丁字街（就是現在東安市場門旁有交通民警的地方），再向西進東安門大街，過臨時搭成的渡橋進東華門入宮。

沿途經過的地方，都是黃土鋪道，馬路兩旁，軍警密佈。

那一天抬轎打執事的人，都是新剃了頭的。據說，當時剃頭漲價，是表示剃得講究的意思。

在皇后入宮的時候，中華民國總統府的官員們穿着民國大禮服也跟着進宮致賀。致賀專使是總統府大禮官黃開文，此外還有陸軍中將王恩貴、陸軍中將羅澤暐、陸軍少將張青林、陸軍上校殷同保。

他們進了乾清門，被引到乾清宮去見新郎——皇帝。

這時，溥儀站了起來。專使行一鞠躬，向前走三步，又是一鞠躬。再向前走三步，又是一鞠躬。完成三鞠躬的過程中，溥儀一一答禮。然後專使致賀詞，溥儀答謝。專使更向前走三步和溥儀握手，寒暄兩三句，專使便開始鞠躬撤退了。

他鞠了一躬以後，退三步又一鞠躬，再退三步還是一鞠躬。溥儀又一一答禮。然後專使退出。

大婚的第二天，皇宮演戲三天。每天前三齣戲都是由宮內昇平署的人們登場，這之後才是各位名角被傳進去演戲。

老一輩的同業報導如此，想來是相當可信的。

婉容的父親榮源是內務府四大臣之一。前面提到教溥儀吃西餐的那位漂亮的貴族小姐，正是伊麗莎白——婉容。誰知道，不和諧的夫妻生活和吸毒的嗜好，後來竟然使她四十歲那年在哈爾濱結束了生命。

溥儀跟我講過他打電話的故事。要是如實地加以轉述，就不可避免地牽涉到那位「胡適博士」了。好在，「胡適文存」裏對那個故事不曾諱言，而魯迅先生又早在一篇雜文裏諷刺過，是件盡人皆知的事。那麼，我現在轉述溥儀所講的話，就不妨當作旁證看，雖然我並無絲毫的考據癖。

電話的故事，溥儀是這樣跟我講的：

「爲了好奇，後來我在宮裏安了電話，是哪一年的事我記不清啦。在安裝之前，左右也有人反對。一個理由是，宮裏從來就沒有電話，所以現在和將來也不應該有；還有一個理由是，以皇帝之尊，和外界頻通電話交談，很不相宜。不過，那時我的年歲也不算小了，他們拗不過我，只好把電話安裝起來。

「我第一個電話是打給徐狗子的。他是一個雜耍演員。回想當時的情形，非常可笑。我等號碼接通以後，就在電話機旁邊高叫一聲『徐狗子！』然後趕忙把電話掛上。我是誰？對方不知道；對方聽到了沒有？我也不知道。

「第二個電話，大概就是打給胡適之的了。爲什麼偏偏要打電話給他呢？因爲，莊士敦在我面前提到過這個人，說他是新文學家，又說『胡適』就是『胡說』。我於是很想見一見他。電話接通了，是胡適自己來接的，他問我是誰，我說：『我是宮裏，宣統。』接着我就說明了我的意思。不久，他果然來了。他來見我已經稀奇，可是還有更稀奇的。他一見面就稱呼我：『皇上』。我當時想，一個新文學家怎麼也稱我爲皇上呢？怪事，怪事。我對他的稱呼是『先生』。談些什麼，我都記不清了。

「那一次，胡適之和我見面以後，在我的左右又引起了小小的風波。一派表示不滿，說：『皇上怎麼可以把這樣一個新文學家找來呢？』一派揚揚得意地說：『瞧！連這個新文學家都

給皇上征服了啊！』」

民國以後，溥儀在宮裏過生日（農曆正月十三日）①的趣聞，從當年「小壽星」自己的嘴裏講出來，更加生動逼眞。他說：

「北洋軍閥的歷任大總統，每逢我過生日的時候，總要派總統府的大禮官爲專使，到紫禁城乾淸宮來和我見面，並且隆重地說着：『大中華民國大總統向大淸大皇帝問好』之類的祝辭。」

「當時的祝壽儀式是怎樣的？」我忍不住問下去，因爲這件事實在是可稱千古奇聞。

「祝壽儀式按照淸廷接見外使辦理。我坐在乾淸宮寶座上，底下兩邊站着御前侍衞，一個個帶着刀。桌上放一個黃色的匣子，答辭就放在裏面。等到讀完祝辭以後，由內務府大臣紹英拿出答辭宣讀一遍，讀完交給我。這時中華民國的專使就鞠躬退出，禮成。我結婚那一年的生日過得特別滑稽。中華民國專使是廕昌②，他照例進行了這段儀式之後，忽然口稱：『我還要

---

① 溥儀的生日原是農曆正月十四日，可是這一天不巧是他曾祖父道光（宣宗）皇帝的忌辰。爲了避諱，一律改爲農曆正月十三日。「淸皇室四譜」載：「宣統皇帝御名溥儀，……光緒三十二年丙午正月十四日午時生於什刹海藩邸。」「宣宗……（道光）三十年庚戌正月十四日午刻崩於圓明園愼德堂。」

② 廕昌，滿族人，幼童時代被挑送德國學習陸軍，宣統年間做過陸軍部尙書。民國初年任總統府侍從武官長，又做過馮國璋代總統的參謀總長。這人依附袁世凱，與當時的革命黨人爲敵。

代表我自己向皇上……』說着就認眞地行起三跪九叩首的禮來。」

溥儀慢條斯禮地講下去，聲色不動，使我第一次領略到他的幽默感。

這種破格的優待，並沒有能使溥儀安於現狀。誠然，從金錢方面說，民國支給清室的歲用，日漸減少。據溥儀說先是四百萬兩銀子，後來改爲四百萬元，民國政府財政困難，後來也有支給一二百萬元不等的。從地位方面說，他已被宣佈爲廢帝。從宮禁方面說，限制在乾清門以北地區，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是不能涉足的了，而且清室人員出入都得走北面的神武門。但是，十多年「關門皇帝」的生活，不能說沒有溥儀認爲滿意的地方，因爲富貴尊榮，名亡實存。對於溥儀說來，眞正可怕的是嗾使他圖謀復辟的勢力。一九一七年曇花一現的張勛復辟，當時溥儀認爲是「忠臣」的行徑。

張勛復辟的事，溥儀也還記得一些。這件事發生在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七月一日，當時溥儀十一歲。

他輕描淡寫地說：「前後一共也沒有幾天的功夫。」

張勛是當時著名的辮子兵統帥，他本人也留着辮子，作爲一個忠實的保皇黨黨員的見證。至於誰做皇帝，據說他表示過有兩個選擇：袁世凱在，就跟袁；沒有袁世凱，那就還應該從清。因此，無論如何，辮子剪不得。

那一天，張勛匆匆作了一些佈置，便親自帶着衞士進了宮門，並且擁着溥儀升殿，宣旨

復辟。張勛很得意地做了政務大臣，兼領北洋軍事。

其實，這次復辟至少有兩個是顯著的傀儡人物。除了宣統皇帝溥儀以外，連張勛自己也應該算進去。那時候大總統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摩擦得很厲害，各省督軍是幫助段的。他們開了督軍團會議以後，就紛紛北上，張勛進駐北京天壇，然後進一步擁宣統復辟。十一天後，又由段祺瑞出面在馬廠誓師，大加討伐，結果却是趕走了黎元洪，換來一個馮國璋代總統。

復辟瓦解以後，有人說徐世昌在馮、段面前，替張勛求情，段祺瑞回答：「少軒（張勛的號）是我的老朋友，怎麼會忍心害他呢！」這樣，張勛在荷蘭使館裏住了些日子，然後又以垂老之年，度其荒淫靡爛的生活去了。

和魯迅先生有兄弟關係的一位老作家，在復辟的那一天日記上寫着：「晚飲酒大醉，吃醉魚乾，銘伯先生所送也。」①可見這件事是很不得人心的了。

溥儀說，他和段祺瑞見過一面。他也認爲張勛復辟，段在事前是知道的。

老作家的另一天日記上，有這樣一段記載：「七日晴，上午有飛機擲彈於宮城。十一時同大哥（指魯迅）移居崇文門內船板胡同新華飯店。」

飛機向宮城投彈的事，當時我問過溥儀。我帶去的是那位老太監信修明「宮廷瑣記」的材料，題爲「復辟一幕」，原文如下：

---

① 見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三日北京日報載，長年：「復辟避難的回憶」。

「段祺瑞令飛機炸宮內，一彈炸毀御花園之水池。一彈落在西長安街隆福門外、儲秀宮東牆瓦上。一翻身落地，彈兩截未炸，門中三十人幸未被害。一彈落在乾清門外，炸一盆大之坑。」

溥儀指着這段記載，很有把握地說：「錯了，不是段祺瑞，是一個姓秦的航空隊隊長命令轟炸的；段祺瑞還阻止他啦。段是幕後人。」略停了一停，他笑着說：「飛機轟炸的時候，太妃們嚇得要死，有的躲在桌子底下，有的高聲嚷着：『快把窗簾給放下，別教飛機瞧見咱們啊！』」

這次飛機投彈既未造成傷亡，也沒有引起宮內建築物的燃燒。

然而在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初夏，紫禁城內却發生過一次神秘的火災。起火的地方是建福宮。

溥儀清楚地記得那一次火災。他說：「那一天夜裏，我正和婉容，在儲秀宮乘涼，太監發現宮裏西北角冒火光——我們叫『火鴿兒』，我當時聽了非常着急，就趕到火場去。叫門，沒有人理會；於是趕回養心殿，打電話給內務府大臣紹英，要他通知衞戍司令、步軍統領、警察總監王懷慶、薛之珩、聶憲藩，叫他們趕緊派消防隊來救火。使館方面也去了電話。」

那一場火大概燒得相當厲害，許多金鑄的佛像都給燒熔了。老太監信修明那麼說，溥儀對我也是那麼說的，而且另有文字記載爲證。

據內務府事後寫給清室善後委員會的報告，他們清理火場「檢拾溶化佛像、經版、銅錫等項，共五百零八袋；金色銅片及殘傷玉器等項，共四十三箱。」（故宮圖說第二編）。起火的原因只籠統地稱爲「失愼」。

這次延燒的地方共有十處：靜怡軒、慧曜樓、吉雲樓、碧琳館、妙蓮花室、延春閣、積翠亭、玉壺冰、中正殿、香雲亭。

不過，談到起火原因，他們兩人就各有一說了。

信修明的說法是：民國十二年，宣統皇帝有一天在建福宮德日新①小戲台看電影，看完了就熄燈回宮。可是因爲電綫腐舊，以致走火。又因爲這是一個空宮，只有三五個老太監看守，所以殿裏起火，看守者還在夢中。等到皇上知道，火勢已經不能挽救了。

溥儀否認那次起火和他看電影有關；電綫腐舊的說法，他也認爲不確。他是懷疑某些太監盜竊古物以後而畏罪縱火的。

在這方面，愼言作的「故都秘錄」和朱偰作的「明清兩代宮苑建置沿革圖考」，都和溥儀的看法不謀而合。

溥儀毫無保留地向我承認，在一九二四年馮玉祥將軍逼宮以前的兩三年光景，他已經做過兩次逃出紫禁城暫到外國乘機觀變的嘗試，失敗了的嘗試。

①德日新三個字是故宮西花園敬勝齋的齋額名字。

第一次留學英國的計劃雖然遇到了打擊，但是溥儀並沒有死心。他曾經和他的同母弟弟溥傑商議，打算兩個人秘密逃出紫禁城，然後依靠當時駐北京的外國使館幫助，再到英國去留學。

溥儀說，英文老師莊士敦同意了之後，我就托他想辦法。莊士敦說去托駐北京的外國首席公使——荷蘭公使歐登科。於是溥儀親自打電話給這位公使提出請求，答覆是派汽車來接。傑二爺登門提出請求，也答應了。

毛病出在汽車身上。

公使館派來的汽車只能停在紫禁城外。城裏有「護軍」——也就是宮裏的警察，在各處佈崗。這些護軍歸內務府大臣管轄，而溥儀的父親載灃却有支配內務府大臣以下的大權。所以，溥儀要想收拾細軟堂而皇之地走出皇宮，當然會遭遇到極大的困難。載灃為了眼前的利益，早已表示反對他出洋留學的了。

溥儀在失敗之後，又和溥傑商議從皇宮西北角的一個小門裏私奔出來。這小門後來給我找到了，是在故宮西北部延暉閣的西側。

但是，這次私奔又因為洩密而流產。

在他準備行李、分錢給近身的太監的時候，不料走漏了風聲。結果是載灃下令，嚴閉宮中各門，一時竟然斷絕了出入。

這裏，我想插叙一段醇親王載灃和他的「福晋」（夫人）的趣聞。

許多人都知道，載灃是醇賢親王奕譞的庶子，和德宗（光緒皇帝）是異母兄弟。他的福晋是榮祿的第八個女兒，也就是當時北京人稱爲「八妞兒」的那位姑娘。月下老人是誰呢？提起此馬來頭大——慈禧太后。

載灃除了能夠以監國攝政王的身份抱着三歲的溥儀在太和殿登極的本領以外，其餘的辦法大概是不多的。連內務府大臣金梁也對他恭維不下去，長嘆一聲「難矣哉」了。有記載爲証：

……攝政王每天到乾清宮辦理政務，而且召見臣子們的時候，都賜給他們座位。攝政王是很想勵精圖治的。他仿照雍正的硃批，親自批閱文件，批示很精煉，可惜不得要領，時常有辭不達意的地方。他又因爲被許多皇親國戚牽制着，自己的意見也不能實行，這使大家都很失望。有人去見他，常常相對無言，即使是爲了重大事件去請示的，攝政王也是吞吞吐吐地作不出明確的決定。我回想西太后訓政的時期，光緒皇帝是不敢隨便發言的，有時西太后讓皇帝作答，他也不過匆匆說兩句就算了，而且不敢牽涉到政務問題。如今攝政王吞吞吐吐，又有甚麼顧忌的必要呢？所以有見識的人早就明白朝廷的事情是很糟糕的了。我曾經向攝政王提出我對一些事情的看法，他一再點頭，似乎很表贊成，可是一會兒他又完全把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好像沒有聽見

一般。這眞是沒有辦法的事啊！①

形容這位王爺顢頇無能最出色的，我想莫過於胡若愚先生在天津講給我聽的下面一個故事：

「民國初年我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時候，常到北京花旗銀行去，倒不是因爲我有存欵；我愛唱京劇，那位姓任的朋友會拉胡琴，他在花旗銀行做職員。有一天，那是夏天，我又去了，看到一個老頭兒打扮好奇怪：他穿一件羅大褂兒，右手拿着一把鵝毛扇，拿法也挺特別，只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其餘三個手指高高翹起。左手提着一個女人用的錢袋。他是到銀行來取存欵利息的。嘿，一取就是七千元，當時花旗銀行的利息很低很低（據說，大概只有二厘到三厘。遇到兵荒馬亂的時候，它就催提存欵，如要續存的不但沒有利息，反而要承擔一筆保管費的。——作者），數目可不小啊！這老頭兒妙極了，他拿了七千元就點起來，分明是點好了的，偏又放在沒有點過的那一疊鈔票裏，這樣左點右數，傷了不少腦筋，依然是一筆糊塗賬。我在一旁看了實在替他着急，於是告訴他，最好把點好的鈔票放在一邊，不要混在一起。那老頭兒認爲有理，還向我表示感謝呢。事後一打聽，才知道就是鼎鼎大名的攝政王載灃。」

載灃是一九五〇年左右才死的。至於溥儀的生母瓜爾佳氏，那位妙齡時代有「八妞兒」之稱的人物，比自己的丈夫能幹得多。也許可以說是一個大膽的女性吧！有才智，愛時髦，放蕩

① 據金梁：「光宣小記」中的「監國攝政王」一文改寫。

不羈。

照英國人濮蘭德·白克好司所著「清室外紀」裏的說法，北京各處酒樓、劇館、商店、集會之中，都有她的足跡。她看戲不帶侍從，只跟着她的過繼的兄弟良桂同行，而良桂據說是當時北京有名的紈袴子弟。她趕廟會，看賽馬，參觀城外的市集，她到哪裏，後面就擁上一大羣人，把她當做「新聞人物」。

據說，有一次載灃鼓足了勇氣責備這位夫人，說：「你常親自到南城前門外一帶去買東西，也不帶侍從，這恐怕和禮制有些不合吧？」

她答道：「歐洲的皇后、王妃都是這樣的，我仰慕她們的文明仿效一下。你不用來管我！」

還有一種說法，說她不怕權勢，是敢於對西太后抗言直陳的少數人之一。西太后有一天竟對她的爸爸榮祿這樣說：「你的姑娘很頑皮，無論甚麼人，她都不放在眼裏，連我她都不怕。」

令人遺憾的是，這位「福晉」對於受賄是同樣大膽的。一九一九年沃丘仲子（費行簡）所著「當代名人小傳」裏，在論述載灃的時候，就有這麼一段描繪：說他每逢召見羣臣的時候，總是講不出甚麼話來。即使講了，也是文不對題。而且他臉上時常帶着傷痕。有人說這是因為他的妻子受了賄賂，叫載灃給那個人升升官，載灃表示有困難，他妻子因此就抓傷他的。那篇

文章裏還提到，載灃的妻子也和外界有聯繫，做些賣官鬻爵的事情。

看來，載灃那筆利息達七千元的存欵和其他存欵，未必和這位「生財有道」的太太無關。

另一方面，他的兒子溥儀三歲入宮，直到十一歲時才能一見，這又是令人把同情寄與她的了。

話說回來，出國留學的兩次挫折，並未使溥儀甘心。他此後作了更長遠更邪惡的打算。溥儀沉痛地說：「後來，先是托人在天津舊英租界戈登路替我買了一所房子，接着我又和溥傑商量，讓他以陪我讀書爲名，每天把宮裏的文物字畫一包袱一包袱地往外運，這樣運了大約有半年，都是運到天津去的。一旦離開北京以後，我想就變賣字畫出國留學，好依靠外國人的力量，重新復辟……」

「總數大約有多少？」我不太愉快地問他。

「記不清了。反正都是最珍貴的，有宋版明版書籍、畫卷、畫册、掛軸，還有一小部分珠寶古玩。手卷有一千多件，册頁幾十件，宋版書都是原來存在昭仁殿的，昭仁殿在乾淸宮的旁邊。……」

「其中最名貴的字畫有哪些？」

「那可多了。王維畫的人物；王羲之的字（不是三希堂法帖）；鍾繇的字；馬遠的長江

萬里圖；懷素的草書；宋高宗的字畫；至於趙孟頫的那就更多了。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還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稿本，米芾、董其昌的字畫……」

名貴的古代文物給一批批運走了，然而私運者的命運並不美妙。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在北京發生了轟動全國的逼宮事件。這樣，溥儀有生以來第一次被迫離開了他居住十六年的紫禁城。主持這件事的是馮玉祥將軍，當時的國民軍總司令。

逼宮的情景，溥儀是跟我談了的。當時他在儲秀宮和后妃們在一起，是內務府大臣紹英、耆齡他們慌慌張張進來通知這件大事的。他特別提到，在醇親王府門前，還和鹿鍾麟等人握了手。後來，我在天津專誠拜訪了當年的京畿衞戍總司令鹿鍾麟，才原原本本知道那富有戲劇性的一件史實。鹿老先生今年七十四歲了。

在天津著名的飯館周家食堂，我們傾聽着鹿老先生的回憶。同座的有胡若愚先生和我的一個朋友張高峯。

「談起逼宮這件事來，有遠因，也有近因，」豪邁的鹿老先生喝了一口紹興酒，從容地說下去，他帶着濃重的河北定縣口音。「遠因是辛亥革命，不徹底；近因是張勛復辟。當時我們許多人覺得，宣統太不安分了。……」

「是啊，我記得有一個時候，北京的舖子裏又賣做辮子的假髮，又有人掛龍旗了。曹錕甚至到處打聽會寫奏折的人才呢。」胡先生笑着插進了一句。

「是那樣。……我們是奉馮先生的命令逼宮的。在逼宮的前一天晚上，內閣總理黃郛（膺白）、警察總監張璧（玉衡）和我三個人籌劃這件事。他們要我主辦。我當時就想，千萬不能打草驚蛇，眞的在宮裏打起來，外國使館一定出面干涉，那就糟了。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後來談到行動的時候我們這方面要帶多少人進宮的問題。我想了一想，伸出兩個手指頭。

「黃膺白就問：『要兩萬？』我搖搖頭。

「他又問：『那麼是兩千人不是？』我又搖搖頭。

「他最後說：『總得帶二百吧？』我還是搖搖頭。我說：『只要帶二十個人的手槍隊。』他們一切都信任我，沒有反對。第二天，我帶着手槍隊，自己懷裏又揣了兩顆手榴彈。進宮以後，看見一個守衞的，叫他站住，不許動；看見一個送飯的，挑水的，也是如此。跟着我就去找內務府大臣紹英，說明了來意，限溥儀在二十分鐘以內離宮。

「我還對紹英說，景山上已經架好了大炮，過了二十分鐘就向宮裏開火。我呢？我可不能犧牲在自己的炮火之下，說時就將懷裏揣着的兩顆手榴彈，往紹英面前的桌子上一摜。紹英嚇死了，答應立即報告溥儀。他又苦苦央求，希望寬放些時間，收拾行裝。我說：『再加二十分鐘。』轉身又吩咐手槍隊：『告訴弟兄們，再加二十分鐘爲限。』」

「後來呢？」我問。

「後來，溥儀就在這四十分鐘以內離宮了。我們替他準備好了汽車，把他們送到什刹海的醇親王府，他父親的家裏。」

乘坐第一輛汽車的是鹿鍾麟，溥儀和隨從人員乘第二輛，溥儀的后妃等家屬乘第三輛，張璧乘第四輛，紹英等人乘第五輛。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六日北京的社會日報是這樣登載的。

「到了他父親的家門口，我就跟溥儀握手，並且問他今後是自稱皇帝呢？還是用平民的身份？溥儀說願意用平民的身份。我說，那我們就保護你。」

但是，在醇親王府，溥儀過的日子不是平靜的，也不可能是平靜的。

溥儀說：「不久，鄭孝胥來了，還帶着日本駐北京使館的一個武官和一個大夫。勸我藉口有病到醫院治病爲名，偷偷跑到日本兵營去。他們硬說馮玉祥會不利於我。但是我的父親不敢這樣做，他想，住宅的四周都有馮軍包圍，我一脫身，要起人來，他可負不了那個責任。這是第一次，鄭孝胥他們的計劃沒有成功。

「後來，鄭孝胥、陳寶琛、羅振玉、莊士敦他們都說馮玉祥將要對我不利，說得我也相信起來。於是瞞着我的父親和家族裏的人先住進北京的德國醫院，後來轉入日本駐北京公使館住了好幾個月。

「在這以前，我還托莊士敦向英國駐北京公使麻克類商量過，想住進他的使館。可是那位

公使以地方狹窄爲辭，婉轉地拒絕了。

「是羅振玉和日本兵營竹本大佐商量以後，我才住進日本使館去的。日本公使芳澤謙吉接待我，非常殷勤。」

好一個殷勤好客的芳澤！商衍瀛老先生也告訴過我：「溥儀去後，芳澤把正間的房子讓出來，芳澤的妻子也親自出來照料侍候。」

溥儀溜進日本使館，十分狼狽。鄭孝胥有一篇日記描繪得相當細緻。這個對溥儀一生有極壞影響的老傢伙，很重視那篇日記，是特別收在他的詩集「海藏樓詩」卷十裏的。日記前面有這樣兩首詩，題目是：「十一月初三日①奉乘輿幸日本使館（陳寶琛、莊士敦從幸德國醫院，孝胥踵至，遂入日本使館）」。

乘回風兮載雲旗，縱橫無人神鬼馳。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無此奇。

是日何來蒙古風？天傾地坼見共工。休嗟猛士不可得，猶有人間一禿翁！

用現代的語言來寫，日記的內容便是這樣：

十一月初一，共產黨散布傳單和平民自治歌，又發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傳單各幾萬張。初二，西方報紙說，馮玉祥將要採取第三次圍攻北京的行動。皇帝召我去談話，而且叫我趕緊另找房子搬出來。初三，陳寶琛和羅振玉來，秘密地談了一些情況。陳

---

① 民國十三年農曆十一月初三日即公曆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說：「非常緊張！」於是我們就決定請皇帝住進德國醫院。當日午飯後，我到什刹海的醇親王府去，在鼓樓遇見陳的馬車。車上的人告訴我：「皇帝已經到蘇州胡同去啦！」這樣我就趕到蘇州胡同，沒有見着人，因此我又到德國醫院。上了樓，看見皇帝在窗下徘徊，只有陳寶琛一個人陪着。陳對我說：「莊士敦已經到荷蘭使館、英國使館接洽去了；張文治趕着報告醇親王去了，都還要回來的。」我就請皇帝住進日本使館。皇帝命我先跟日本使館方面的人談一談，於是我去拜訪竹本，告訴他皇帝已經出來了，就要來啦。竹本跟他們的公使芳澤謙吉一談之後，對我說：「請皇帝自己決定他的行動吧！」這時候，突然刮起了大風，黃沙蔽天，幾步以外，就甚麼都看不見了。我回到德國醫院，恐怕用汽車不聽使喚，商議請皇帝坐馬車；又怕醫院門前人多嘴雜，於是叫人把馬車拉到後門口，一個德國人拿着鑰匙跟了去開門。一個護士領着皇帝下樓，開後門，上馬車。由我和一個童僕陪着皇帝乘坐。原來從德國醫院到日本使館有兩條路，都大約有一里多長。一條是從東交民巷東口往北走，一條是先往北經過東長安街，再向南走。我大聲關照馬車夫道：「再到日本使館去！」馬車夫貪圖往北走的那條路近一些，於是趕着馬車過了東長安街。這時，皇帝嚇得叫了起來：「街上很多中國警察啊！你們為甚麼要走這條路呢？」可是馬車在飛快地奔馳着，已經來不及掉頭。我說：「沒有多遠的路，誰能知道馬車裏會有皇帝呢？請皇帝放心吧！」

等到馬車從東長安街往南拐，我又對皇帝說：「這裏已經是使館地界了！」這樣我們就進入日本使館。竹本、中平兩個日本人，把皇帝迎進日本兵營；跟着陳寶琛也來了。當我們的馬車走過東長安街的時候，大風又刮起來了，飛沙走石，馬車幾乎都沒有辦法前進一步了。我們在昏黯的光綫下走進了屋子裏，休息了一會。皇帝說：「醇親王府只知道我是去德國醫院的。莊士敦、張文治一定會到醫院找我的，最好通知他們一聲。」我於是又到醫院，這時醇親王載灃等人都已經到了那裏，就請他們一同去日本使館。來探望皇帝的大臣也有幾個人。皇帝命我去通知段祺瑞，又命張文治通知張作霖。於是我回家寫了一封信給段，叫我的兒子鄭禹親自送去。到了夜晚，風停了，滿天星斗。我的兒子鄭垂、鄭禹帶着點心水果到日本使館去，獻給皇帝享用。日本公使芳澤謙吉把他自住的三間屋子，作爲皇帝的寢室。這次侍候皇帝的童僕是李體育，十四歲。馬車伕是王永江，助手名叫王小龍。

如此看來，鄭孝胥在幫助溥儀投入日本軍閥懷抱，確實是出了大力的，也許超過了羅振玉。至於鄭孝胥在舊詩和日記裏所表現的狂妄自負、迷信色彩以及種種謬論，在今天都成爲笑談。

溥儀住在日本公使館裏，當然不是長久之計。他說，後來把他移居天津的計劃，派人向段祺瑞接洽過，段說，要派軍隊保護。溥儀心想這又要遇見馮玉祥將軍的部隊，害怕了。於是在

一天夜裏，由芳澤謙吉派了日本駐天津的警察署署長和幾個日本警官，「護送」着溥儀，秘密地乘火車到天津去了。

同行的還有鄭孝胥、羅振玉、羅福葆父子等人。

如果根據一個日本人所寫的「滿洲國皇帝」裏的說法，那麼，溥儀逃亡天津之行是同樣狼狽的，中國皇帝竟然喬裝了日本小商人，坐三等火車。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溥儀喬裝改扮，換穿了一件粗料的西裝，扮成日本小商人模樣，由池田書記官陪伴，在深夜離開了北京的日本公使館，坐汽車直奔前門車站。

池田帶着溥儀上了一節三等車。那是一輛兵車，氣味非常惡劣。池田用很流暢的中國話，朝着坐在溥儀身旁的一個士兵說道：「他是一個日本人，讓他坐在這裏吧。」說完，自己到二等車去了。鄭孝胥、羅振玉都是坐二等的。

那時候，北京天津這一綫，在國民軍的勢力之下，火車到了豐台，檢查特別嚴厲。檢查人員在那節三等車裏，看到坐在那裏一聲不響的溥儀，便喝問：「你是什麼人？這是兵車！怎麼坐在這裏？」旁邊的士兵代他答道：「他是日本人。」檢查人員就叫他：「去！去！」這樣溥儀就默默地走進二等車車廂，而且始終沒有講一句話。

皇后婉容是隨後由池田的妻子陪送到天津去的。

我算了一算，溥儀在北京度過最後一次（也就是十九歲）生日是在日本使館，景況想必是

黯淡得很的吧！

至於那位英國莊士敦爵士，在前一年却從溥儀那里得到了一份風雅的差事——頤和園管理人。

寓公生涯

採訪歸來，我坐在從天津回到北京的特快火車上忽發奇想。

如果時光竟可倒流，讓我看一看一九二五年春天坐在火車裏迎面而來的溥儀該多麼有趣啊！他也許還是帶着一副大大的黑邊眼鏡，像我三天前在撫順所看見的那樣吧？當然，他的身體不可能像現在這麼結實，心情也不會太好。

如果在相逢的瞬息之間又竟然能作長談，溥儀是否肯向我傾訴衷曲？他那褪了色的金黃色的帝王生活，既已蒙上了一層灰暗，到了天津之後，又會變成怎樣一種情調？從某一方面說，

他的靈魂和肉體都在禁錮之中，他能自由自在地向我一笑麼？

不，不。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而且這種想法是多餘的。

我已經知道了不少。我想，溥儀沒有辦法不承認今天乘飛機、坐火車以及趕着大車進北京城的任何人，都會比他這個從北京逃跑出來的皇帝幸福得多。

溥儀當時到了天津車站，早就有一大羣人在等候他，迎接他。這裏面有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也就是在鳩山以前做過日本首相的那個人物；還有日本領事館人員和日本軍界人士。據溥儀說，一共有好幾十人。

在天津大和旅館住了幾天，溥儀便正式開始寓公生涯了，先住在舊日租界的「張園」，後來搬到舊日租界的「靜園」，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間去東北爲止，他沒有離開過天津。

張園是張彪的私宅。張彪又是何等樣人呢？給武昌起義嚇破了膽子的第八鎮統制就是他。孫中山先生逝世前就是在張園的住處病倒的，我問溥儀可知道這回事，答覆很妙：「我知道孫中山先生在前一年住過張園，可是要當時問我三民主義是什麼，那我就不知道了。」稍停了一停，他又說：「張園的房子並不好。記得有一次大雨，屋子裏都積了水，想了辦法舀掉的。後來我還買了十所房子，詳細數目，記不清了，反正每月房租收入也有好幾百塊錢。」

談到靜園的主人，也非無名之輩。他是五四愛國運動中以賣國賊姿態出現的幣制局總裁陸宗輿。此人和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都具有遺臭萬年的資格。

「你不是說在天津英租界戈登路買了一所房子嗎？爲什麼不去住啊？房子小了？還是嫌它不好？」我問。

「我從來沒有去住過。住在日租界，人家『保護』起來方便。」他無可奈何地回答。

但是，被人「保護」的溥儀卻沒有能「保護」文綉在自己身邊，長久地做他的妃子。這位前任皇帝第一次嘗到了「齊人之憂」的苦味。

「婉容很厲害。她不讓我接近文綉——也就是淑妃。日久天長，文綉對我的感情自然很壞，後來逼得她非跟我分手不可。」溥儀談起這件事，心裏好像還有一個疙瘩。他顯得不太高興。雖然他在天津的時候，還特地送給婉容一個金戒指，並且用英文刻着亨利送給伊麗莎白的字樣。

有人說，一九三一年秋天，文綉在天津法院提出離婚訴訟，要求溥儀支付贍養費五萬元。後來是溥儀托人私下了結的。

「文綉的下落呢？」我問。

「我也不知道。」他怏怏地說。

「你帶多少侍從去天津的？」我換了一個話題。

「三十幾個。廚子、司機、僕人，還有會武術的護軍。」

「常出街麼？」

「時常坐汽車出門，買些東西，吃吃館子。我喜歡吃『起士林』的西餐。在北京的時候，根本就沒逛過大街。……」

「東安市場在哪兒知道吧？」我忍俊不禁地問了一句。

「連這個我也不知道。」他難爲情地回答。

「在天津七年，喜歡玩些什麼？」

「喜歡玩石頭子兒，再就是養熱帶魚。」

「京戲的興趣不壞吧？你是在北京長大的啊！」

「我從小就愛看武戲。一遇到文唱，我就想走了。」

「聽過梅蘭芳的戲麼？」

「啊，梅蘭芳先生！」他不勝景仰地說，「他前些日子還到日本去演戲呢。爲國宣勞，好極了，好極了。我是在報紙上看到的，您當然早知道了。第二次聽梅先生的戲是在天津，第一次在北京。兩次都……」

「兩次都怎麼樣？」我發覺其中必有文章，急忙問下去。

他沉思了一會說：「端康太妃（瑾妃）過整壽的那一天①，宮裏把楊小樓、梅蘭芳、尚小

---

① 據「清皇室四譜」載，她生於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年）八月二十日，十五歲時被選爲瑾妃。此處很可能指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農曆八月二十日她的五十歲生日。這時溥儀十七歲。

雲三個人找來唱戲。唱完了戲，我就給他們每個人一隻鼻烟壺。左右知道了很有些閒話，他們認爲優伶是低賤的人，不應該『賞賜』那樣的厚禮。那幾隻鼻烟壺都是乾隆的。

「第二次在天津日租界戲園裏聽完了梅先生的戲以後，想不到遺老胡嗣瑗竟向我『進諫』了。大意是，這樣很失皇上尊嚴，既然如此，可見他們隨侍左右的人實在有虧職守，只好引罪求退……」

「你怎樣表示呢？」

「我啊，向他賠了個不是，說是以後再不去戲園聽戲了。胡嗣瑗立刻恭維我，說什麼『明君納諫，令人敬佩不已。』」

「電影看不看？」

「在宮裏看過賈波林（卓別林的北方話譯名——作者註）、羅克的片子，很有興趣。總之，探險、森林、野獸、神怪、滑稽的我都愛看。」

卓別林的那雙大皮鞋也許給了溥儀一些靈感。溥儀說他在宮裏做過一頂極大的帽子，足夠孩子睡在裏面的。大眼鏡羅克的那副黑邊眼鏡大概也爲溥儀欣賞不已吧？

「喜歡音樂麼？」

「我喜歡 March ①。」這是他在談話裏第一次夾用英文。

---

① 英文的進行曲。

雄壯的進行曲爲什麼會得到他的賞識？這個道理我一時還想不通，總覺得和他的氣質不太相稱似的。

「你網球打得很好，我聽說。」

「網球倒是從北京就打起的，在天津打得最多。」

「最擅長的擊法是什麼？」他的話引起了我這個網球迷的興趣，假如不是監獄室外太冷的的話，定然會約他馬上較量一番的。這裏有設備。

他坐在那裏迅捷地用右臂作了一個姿勢說：「這個，正手抽球！」他用有力的語調代替他那未必强勁的臂力。

「平常多半跟誰打呢？」

「弟弟妹妹。林寶華教過我網球。他是華僑，不會講國語，我勉强跟他說英國話。還有當時天津日租界的網球選手，也常來打。日本人廣瀨教過我打高爾夫。現在我還是最喜歡打網球。乒乓球、排球也有興趣。我從來就不會跳舞，喜歡看舞會。在天津倒時常看到張學良跳舞。」

「還有哪幾位老師在你的身邊？」我噴着香烟問他。

「加了一個鄭孝胥，是陳寶琛介紹的，就這兩個在我身邊。他們都是福建人。」他噴着烟回答着。「鄭孝胥在天津每天給我講『通鑑輯覽』。有時候我也寫些舊詩給他看看，他不改，

也許是不敢改。回想起來，那三四十首詩，內容可以分爲兩部分：一部分談愛情，一部分發洩憤慨，反對民國，希望復辟。原來都抄在本子上的，後來給丟了。做詩我喜歡五言絕句，至於律句我嫌它麻煩，做得很少。」

「你最欣賞誰的詩？」

「白居易和乾隆的。白居易的詩容易懂。」

「容易懂當然就可少些麻煩。至於愛乾隆那並不高明的詩，大概還是看在『法祖』或者『一姓之尊榮』的面子上吧！」我當時心裏這麼想。

「看不看翻譯小說？」

「看過，不多。林琴南譯的『說部叢書』倒看過，是商務出版的。還看過『清稗類抄』的一類筆記。」

「古代文物方面的鑒別力怎麼樣？」

「談不上什麼修養，就是好的東西看得多。字畫也是如此。拿漢玉來說，乾隆那兩大箱的漢玉，我都見識過。漢玉的好壞，就要看它的『浸』①，後來在僞滿洲國時代，有一天聽人說羅振玉有一批漢玉要賣，我就叫人拿來看一看，一看之下，大爲失望，『浸』飄在上面，像是

---

① 「浸」是鑑別玉器的一個術語，大概是指玉和其他物質發生化學變化後可見的跡痕。殉葬的漢玉如和水銀放在一起，這塊玉裏面即透出黑色的「浸」，和朱砂同置，又可見紅色的「浸」了。

浮着一層油，不深厚，不潤，沒有逼人的光澤，……該怎麼說呢？這倒很難說明，拿出東西當面看就明白了。最好的『脫胎』決不是那樣的，那分明是僞造的劣品。

「我在天津的時候，不管穿中裝穿西服，都要在褲腰上掛幾塊漢玉。」

「是爲了迷信吧？」我突然想起童年聽到家父說過的話，便搶着問他。

「是的。照迷信的說法，如果身上掛漢玉，萬一跌倒，漢玉碎了，人却可以不傷。我那時候是很相信這一套的。」

胡若愚先生也跟我講了溥儀在天津的兩件趣事。

「溥儀愛養狗。有一天我到張園去，他說：『有一件奇怪的東西給你看看。』說時就領我向一扇椢門走去。椢門一打開，裏面衝出一條大狗來，嚇了我一跳。那隻狗據說叫虎頭狗。

「溥儀對黑眼鏡也特別有興趣。在他家照像，大家都準備好了，溥儀突然上樓去，並且招呼等一等，他是上樓取那副黑眼鏡的。別人照像摘下眼鏡，他偏偏要戴上，這也是件奇怪的事。那天在一起照像的，還有他的岳父榮源。」

提起養狗，信修明說宣統皇帝愛養小狗，名叫「宮狗」，喜歡看狗打架。溥儀本人也對我說過。他說：「我過去有一個時候喜歡養狗，而且把看到狗咬人當做一件快樂的事情；鼻子給咬破，別處給咬傷的人不少。」

皇后、皇妃、網球、高爾夫、西餐、舞會，一直到吟詩、玩漢玉，這一切並不能證明溥儀

在天津過着優哉游哉的寓公生活。

溥儀偶爾在張園住宅的陽台上晒晒太陽，也會遇到使他大爲生氣的事情。有一天，鄰居的孩子一看到他又站在陽台上，便拍着手，齊聲鼓譟起來：「倒霉蛋皇帝！倒霉蛋皇帝啾！」

說句天公地道的話，那些孩子的評語確是十分高明。

溥儀在花園洋房的張園裏，還設着「軍機處」，儼然維持着宮廷體制，要管理全國的政務！

張園裏，還張貼着黃紙寫的「宣統十×年」的紀年告白！

當時張園的這位剛過二十歲的青年主人，對於北洋軍閥具有廣泛而深刻的知識；誰是誰的舊部，誰是怎樣升遷的，誰在逢迎誰，誰和誰有惡感，他都能講得頭頭是道。

這位主人接待任何客人的時候，總喜歡把自己的座位安排在中央的長沙發的正中。顯然，他自己還沒有忘却皇帝的至尊。他談起任何人都是直呼其名，例如張作霖怎樣怎樣，張學良又怎樣怎樣，這至少也是有違當時習俗，假如不是極端狂妄自居的話。

事實上，當時日本駐津總領事派了日本籍警官和中國籍巡捕，住在溥儀的家裏。

溥儀還承認：「每次出門，日本便衣警官總是跟着我，寸步不離。我每天在家裏會見了什麼人？我出門到哪裏去？那些警官都一五一十地記在『日誌』上，『日誌』是堂而皇之掛出來

的。日本總領事和駐津司令官時常請我和纏繞在我身邊的遺老們吃飯聯歡。每到新年和我過生日的時候，他們都來祝賀，……眞是說不盡的拉攏！」

在溥儀所交結的人物中，我希望讀者們記住一個人——吉岡安直，那時他是當地日本駐屯軍參謀。這個神秘人物將會伴着後來僞滿洲國皇帝而時刻出現的。

吉岡，甚至和溥儀移運出來的文物的最後命運也有瓜葛。

那一包袱一包袱從宮裏偷運到天津來的字畫文物，也許是受到大家注意的，有人在關心它們。我問過溥儀，他說記得在天津只賣出二三十件，很模糊了。

他當年私運這一大批國寶的口實，以及各種字畫的內容，今天只要查一查「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一九三四年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印行），就可以找到可靠的對證。

這本只爲少數人所留意的書，原是由清室善後委員會在一九二六年第一次出版的。「弁言」的全文如下：

>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九日，點查毓慶宮至餘字九六四號分號五四時，發見題名「諸位大人借去書籍字畫玩物等糙賬」一冊，內有「宣統庚申年①三月記」等字樣。當時頗訝其可隨意借取，繼又於是年七月三十一日點查養心殿至呂字五二四號，更發見「賞溥傑單」一束，又「收到單」一束，二者大體符合。內計宋元明版書籍約二百餘

---

① 此處指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

種，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畫一千餘件，皆屬琳瑯秘籍，縹湘精品，天祿書目所載，寶笈三編所收，擇其精華，大都移運宮外。國寶散失，至堪痛惜。茲將三種目錄印行，用告海內關心國粹文化者。

從「賞溥傑書畫目」看來，自「宣統十四年」（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七月十三日「賞」起，一直「賞」到同年十二月十二日，足有五個月之久。這與溥儀所說的「大約有半年」是相符的。

第一天「賞」的是宋版書十種：

宋版毛詩	四冊
宋版韵語陽秋	一套
宋版玉臺新詠	一套
宋版盧戶部詩集	一套
宋版五經	一匣四套
宋版纂圖互註南華眞經	一套
宋版和靖先生文集	一套
御題宋版尚書詳節	一套
宋版帝學	一套

宋版孫可之文集　一套

最後一天「賞」的是三十卷畫。這裏面有：唐寅野航雨景，周之冕花卉眞蹟，趙孟頫樂志論書畫合璧，趙伯駒蓬瀛仙館，文徵明赤壁賦圖，宋人摹顧愷之斲琴圖，仇英畫五百羅漢，黃公望溪山無盡圖等。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共「賞」掉了兩卷：一在一九二二年農曆十一月十八日，一在十二月初八日。

從這份目錄還可以發見，「賞賜」的單位大多用十，最常見的是三十。偶爾也用五做單位，如十一月初九日就「心硬」了一點，只讓溥傑開了一份共收到二十五件的清單。僅僅「賞」一部書的時候也不是沒有，但那不是十幾套，就是四匣、八匣，而且是極其珍貴的善本。如九月二十八日，溥傑收到宋版資治通鑑一部，十八套。

這些「賞」給溥傑的寶物，有一小部分在天津起着變化，變成花花綠綠的鈔票，流進「賞賜者」的銀行存折上，使那減少了的數字再增加一些。

北京「清室私產清理局」也把清理所得一批批地送交給溥儀。清理局督辦胡若愚爲這件事親自到天津去過不止一次。

如果溥儀聽說孫殿英盜掘了西太后墓，就在天津寓所裏縞衣素服向祖宗牌位跪拜，咬牙切

齒，那也還不算奇怪。

如果溥儀在天津維持着打人的習慣，甚至有所發展，這更不算奇怪。令人驚異的是，他竟然會去當一個上等而其實是末流的傀儡戲演員。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爲這幕傀儡戲準備了一切場面和道具。導演土肥原大佐跟着在一個多月後到天津來了。

土肥原賢二這人早在「九一八」事變前就曾僑居中國十八年，在日本陸軍部裏有「中國通」之稱。當時在關東軍參謀部擔任陰謀工作的板垣征四郎大佐，認定了這位導演是合乎理想的人才，並且眞的把使命交給了他。

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溥儀是在一次收到的禮品籃裏發現了手榴彈之後，才答應準時出場的。當然，「尊重領土主權」、「一切自主」這些甜言蜜語也不會不在奉送之列，可惜這件事我沒有問過溥儀。

無論如何，這位末代皇帝不久就在天津如謎一般地消失了。寓所的陽台上不再見他露面，起士林飯店裏找不到他的蹤影，而衣香鬢影的國際舞會上再也無法物色這樣一位熱心的觀舞者了。

在一個深秋的午夜，他帶着鄭孝胥父子等人，在舊日本租界戒嚴聲中，溜進了舊法租界郵船碼頭，上了一艘日本輪船，沿白河而下，路過檢查站軍糧城的時候，突然由船長下令加速度

行駛衝過關口。這時岸上射擊的槍聲，已不可能對這些逃亡者造成任何傷害了。

到了塘沽口外，他又神秘地成爲一艘日本船「淡路丸」的旅客，焦灼地等待着二百五十浬航程的結束。

因爲，導演囑咐過這位蹩脚的傀儡戲演員，必須在營口結冰以前上岸。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是最後限期。

傀儡滋味

溥儀沒有使這位導演和更大的導演失望。他提前三天到了營口。導演者吩咐他住在湯崗子的對翠閣旅館，他表示欣然從命；吩咐他搬到旅順住進大和旅館，他毫無異議；吩咐他延期做皇帝，他也樂於接受。

在旅順的大和旅館，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派板垣來看他，一談之下，溥儀這才明白，原來他們並不是來幫助恢復什麼「清室江山」的。這當然和他的「宿願」大有出入，溥儀有一些怏怏然了。

可是就在第二天，板垣把鄭孝胥、羅振玉、萬繩栻和鄭的大兒子鄭垂都找了來，而且叫鄭孝胥向溥儀提出最後通牒：如果不答應要求，就要採取自由行動對付了。

那位連學生作品都不敢改一個字的皇帝老師，如今這股勇氣是從哪裏來的啊？這也許和他在前清充任駐神戶領事官那份差事有些淵源。或者更重要的是——有人向他允諾過偽滿洲國國務總理的職位吧！

鄭孝胥這位禿翁，對於復辟一事可以說是蓄志已久的。一九二三年他奉召入京，聽說張勛剛死去沒有多少日子，便詩興大發，爲一個素未謀面的人寫了一首輓詩。其中有這樣幾句：「生平欠謀面，忠烈感吾筆。使我早識公，救敗豈無術？猶當歌正氣，坐待桑榆日！」①

在最後通牒面前，溥儀屈服了。他恭順地做了兩年多偽滿洲國「執政」之後，從一九三四年起，又連續當了十二年偽滿洲國皇帝的滋味。

「偽執政時期，那所謂國號『大同』兩個字，是誰起的？」我問。

「鄭孝胥。」

「後來的『康德』呢？」

「是我自己。是景仰康熙的意思。」

「康德」皇帝的滋味如何？溥儀心中自有數目。我們也不難從他本人的嘴裏知道底細。

---

① 「海瀛樓詩」卷十，張忠武輓詩。

但是，在身居「大臣」職位的人們看來，那滋味却好像是美妙絕倫、神聖無比似的。一九三五年（康德二年）四月一日溥儀訪問日本前夕，僞滿洲國宮內府大臣沈瑞麟特地寫了一本名叫「皇上乾德恭記」的書，認眞地做了不少廣告，竟把溥儀寫成一個十分偉大的人物。

首先贊揚這位皇帝的好學、風雅和勤勞。

說他讀書從來不知疲倦。走路也罷，閒坐也罷，總是隨身帶着書的。中飯晚飯後也是讀書。

讀些什麼呢？多半是「唐人詩文、宋儒理學諸書」。甚至「近時書報及各種雜誌」也沒有不翻它一翻的。而且恭維他是一位素來精通英文的人才，「喜研究英國歷史憲政：有新出名著，亦必購求閱覽。」

還說他是一位詩人。巡狩遼寧作了四言詩；巡幸旅順作了五言詩。平時晚上沒有什麼事情，也會吟詠起來。

他又是一位勤懇的書法家。每天必定臨摹古帖和清朝歷代皇帝的御筆。不僅如此，英文也寫得「優美」，是使莊士敦佩服得不得了的奇蹟。

如果有誰不把這位皇帝當作天才的大畫家看待，那位「大臣」恐怕也決不肯罷休。照他說來，皇帝「平時未暇學畫，偶然弄筆遣興，意境超妙，非畫家所及也」。

從勤勞方面做文章的有這些項目。皇帝「不事嬉遊」、「注重運動衞生」、「日常沐浴一

次」、「晨起及午膳後，必散步院中，吐故納新，雖天氣嚴寒時，亦不間斷」。有時還騎馬，爲的是「以舒御體」。「每日清晨即起」，九點鐘就到緝熙樓「披閱章奏、召見臣工及外國人士」去了，只因政務繁忙，時常忙到午後一時才進「午膳」。在這以後，如果遇到需要皇帝親自裁決的事件，也沒有不是隨時裁決。只有在下午四五點鐘，才肯休息休息。下班回到寢宮已經是晚上九時了。

一句話，這位皇帝生活起居都很有規律；一年到頭，從不改變。

其次，爲這位皇帝節儉而謙遜的美德也大加捧場。

那位作者認爲，皇帝的衣食各方面都是「儉樸」的。宮殿也是「因陋就簡」，爲國務院需用處呈請添修御花園，擬好了計劃書，可是因爲要花一百多萬元，皇帝因此「不允所請」。

召見羣臣的時候，很和藹、很親切，而且多半叫羣臣坐下來講話，「使得盡情陳奏」；「置有日記册，遇言有可採擇者，隨時以鉛筆記入，用備遺忘。近臣有所諫奏，皆手自批答，褒勉有加，雖抗言直陳，一無所忤。」

皇帝的節儉到了不許在「萬壽聖節」裏演戲祝壽的程度。那位作者說：「上年萬壽聖節，臣下請於宮中演劇爲壽，上不許。本年三旬萬壽，復請舉行，仍堅却之，並預先傳諭國務總理大臣，特飭各部及各省，屆時不得有所貢獻。」

再其次，在那位作者的筆下，溥儀還是個愛民的大慈善家。「遇有水旱偏災，皆及時頒發

帑金，優加賑濟。於社會慈善事業最所關懷。即位之後，首先發帑金一百萬元，諭交民政部以備社會慈善事業基金之用。」

最後，乃是最重要而又最難下筆的「日滿親善」問題。

沈瑞麟大臣在這裏不能不困窘地露了一些馬脚。「偉大的人物」還原了，成爲可笑的傀儡。

一九三四年日本衆議院議員濱田國松等人到僞滿洲國「視察」而又「覲見」皇帝的時候，溥儀除了表示「中心嘉悅異常」之外，就趕緊聲明：「我國初建，凡百設施，草創未備。卿等視察所及，深盼各抒偉議，指導吾民，朕實嘉賴之。」這無異扮作笑臉先賠不是，連稱「我很高興，一切您多包涵」。

那一年日本貴族院議員裏松友光等覲見的時候，除了又表示「中心忻悅良深」以外，還得趕緊聲明：「我國新立，一切規模，草創未備。卿等視察所至，深願各攄偉論，俾資建設，朕實嘉賴之。」

這位皇帝到了關東軍司令部的新樓房裏，還是先來一個「忻慰良深」，再來一個「滿洲建國以來，賴貴軍之同心協力，式奠丕基，朕實嘉之。」

南次郎就任關東軍司令官兼任日本駐「滿」大使向溥儀呈遞國書的時候，答詞的精神依舊是以不變應萬變。當然，皇帝這次遇到了頂頭上司，更要多賣點力氣了，所以全部答詞就成爲

這樣：

此次貴國大使，奉貴國天皇陛下之命，繼菱刈前大使任爲駐滿特命全權大使，朕心慰悅良深。滿洲建國以來，一切政治制度，以次成立，境內亦漸敉平。實深賴貴國之同心協力，多方援助，朕及臣民，皆甚感念，日滿兩國邦交親密，脣齒輔車之關係，永遠無間。共行確保東亞和平，以謀世界福祉，尤爲兩國最重大之使命。貴大使至誠毅力，朕深信必能盡達其使命而完成其志願。貴大使際玆就任，有期待於朕深厚之同情，與朕政府懇切之協助，朕與朕之政府，定當盡心協力，以慰所望也。敬祝天皇陛下慶福，貴國國運盛昌。

不難看出，在當年的日本帝國主義者面前，溥儀是十分緊張而又唯恐失掉歡心的。在我和溥儀的對話裏，證實了這一點。僞滿洲國皇帝的滋味，實在是非常不妙。

「我從來沒有到過長春。談一談你那皇宮的生活罷，這個我很有興趣。」我提出了問題。

「當時也不叫皇宮，因爲日本天皇有皇宮，我的那個宮就只能叫帝宮了。帝宮是這樣的。」說着他就迅捷地畫了一幅草圖。我發覺溥儀對自己的生活環境有很好的記憶力，而一切和數字有關的概念，對他都是難題。

帝宮的規模是遠不能和紫禁城相提並論的了。進了朝南的正門，往左看三座西式樓房是緝

熙樓、勤民樓、懷遠樓；右首有兩個力求古色古香的大殿：同德殿，嘉樂殿。

僞滿洲國皇帝溥儀、皇后婉容和慶貴人譚玉齡住在緝熙樓。它彷彿是當年皇宮的養心殿一般，是寢宮。不過，后妃所住的儲秀宮、長春宮這時已給簡化掉了。從緝熙樓出來，往北穿過中和門就到勤民樓。

勤民樓是給溥儀辦理「政務」和舉行典禮用的。

懷遠樓裏供着清室的祖先和佛像。

同德殿裏有一個十五歲就和溥儀結婚的福貴人李玉琴住着。

嘉樂殿是宴會的地方。

此外，還有一個偈處在西北角的僞宮內府，幸而平常不走正門，只用西邊的邊門，倒減少了宮內府的一些冷落之感。

這座「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帝宮裏，有：廚房、花園、假山、網球場（兩處）、溜冰場；但也有供奉天照大神的所謂建國神廟、憲兵室和防空室。最妙的是緝熙樓西邊的那個防空室還沒有來得及築成，這位皇帝已經被人挾持着溜之大吉了。

和溥儀談起譚玉齡和李玉琴來，這可是說來話長了。

溥儀是這樣說的：

「上次不是跟您說過，在天津因爲婉容的關係，文綉走了嗎！所以到了長春，一想起這件

事就要怪婉容不好，這自然也就影響到我和婉容的感情。後來我讓她單獨住在一間房子裏，根本不去理她。我想再找一個人來。

「北京有一位立太太，她是毓（朗）貝勒的女兒，知道以後就替我介紹了譚玉齡。譚玉齡是滿族人，原姓他他拉，一音之轉就改姓譚了。在結婚之前，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還特地派人到北京去打聽她究竟是怎麼一個人，一切認爲沒有問題了，才能把她找來。在我的心目中，她是慶貴人。清朝皇帝的妻妾是分等級的：皇后，皇貴妃，貴妃，妃，嬪，貴人，常在，答應。據說西太后進宮的時候也是貴人①的身份。

「過了沒有幾年，譚玉齡生病死了。這時候，關東軍方面，總是讓吉岡出面，他是幾乎每天到我家裏來的人，勸我娶個日本人。我左思右想，最後拿定了主意：『我給你們管成這個樣子，家裏可不能再來一個管我的人啦！我得找一個能給我管的人。』

「後來，吉岡又拿出一大批旅順中學女生的像片給我挑，我妹妹也不同意。於是又婉轉地拒絕了。最後我想，還是早一點自己主動找一個吧，這樣就找到了李玉琴。她的出身很貧苦，自己只有小學畢業的程度。和我結婚那年才十五歲。」

有一份有趣的材料，足以代表溥儀對皇后婉容和慶貴人譚玉齡的愛情溫度計。

---

①「清皇室四譜」載「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配天興聖顯皇后葉赫那拉氏……咸豐元年被選入宮，初賜號爲懿貴人。」

到一九四一年（康德八年）三月為止，一呎二吋大的婉容照片是八張，而一呎二吋的譚玉齡照片却有三十三張，多了三倍以上。有人根據帝宮檔案「像片玻璃版簿」①統計過的。

得不到皇帝歡心的皇后，並沒有停止一個女性的愛美的工作。在一九三四年（康德元年）三月到十月，這位皇后光是旗袍就做了三十七件。清單如下：

三月十五日　三九〇號　青地織金花衣料一件，做袷②旗袍。
三月二十一日　三八六號　灰色毛葛衣料一件，做袷旗袍。
　　　　　　　四〇七號　藍色毛葛一塊，計長三碼一角③，做袷旗袍。
三月三十日　四一九號　綠法國柳條毛葛衣料一件，做袷旗袍。
四月三日　四一六號　青法國柳條毛葛一塊，計長二碼一角，做袷旗袍。
四月八日　四三二號　雪青色日本衣料一件，做襯絨旗袍。
四月十一日　四二〇號　紫色法國毛葛衣料一件，做袷旗袍。
五月三日　四二四號　藍法國柳條絨衣料一件，做袷旗袍。

---

① 這個材料以及後面未註明出處的檔案材料，都是轉引自秦翰才著「滿宮殘照記」。
② 俗寫為夾字。
③ 「角」是英文Quarter譯音。

五月二十日　三九二號　紅色花絲絨灰料一件，做袷旗袍。

三二三號　青紗地紅花絲絨衣料一件，做袷旗袍。

五月二十一日　三一七號　灰色印度綢繡花衣料一件，做袷旗袍。

六月十三日　四九七號　青地紅花喬奇（紗）衣料一件，做旗袍。

四九九號　淺黃色喬奇紗衣料一件，做旗袍。

六月十五日　五二六號　黃法國條綢一件，做單旗袍。

六月二十五日　五一二號　灰地紅藍花印度綢衣料一件，做單旗袍。

五一四號　青地織金花喬奇紗衣料一件，做旗袍。

六月二十九日　四一八號　白印度綢印花衣料一件，做單旗袍。

七月二十日　五五七號　白地印紅花玻璃紗衣料一件，做單旗袍。

五五八號　淺粉色織花玻璃紗衣料一件，做單旗袍。

八月十日　四八三號　法國淺灰（毛）葛衣料一件，做單旗袍。

八月二十日　五七四號　織花綢衣料成件，做單旗袍。

八月二十八日　五六五號　紫色白花印度綢衣料二件，做袷旗袍二件，襯絨一件。

九月十六日　五七三號　絲絨衣料一件，做袷旗袍。

九月二十八日　五六六號　綠色素毛葛衣料二件，做袷旗袍一件。

十　月　二　日　五六六號　同上，做襯絨旗袍一件。

材料來源是檔案「主上衣料簿記」。在這二百零一天裏，「主上」衣料的編號從三一七到五七四，可見足足做了二百五十八件新衣。這一年皇后是二十八歲。

爲溥儀所寵愛的譚玉齡眞可以說是「紅顏薄命」了。十八歲出嫁，二十三歲升天，死後被溥儀追封爲明賢貴妃。由慶貴人到明賢貴妃，這就是一死平昇三級的意思。誰要想從明賢二字追想譚玉齡的爲人，那是笨伯。這位貴妃殯葬祭祀的儀式非常隆重，但是除了溥儀之外，對別人又有什麼相干呢？我關心的毋甯是李玉琴。

「爲什麼要找這樣一個女孩子？」我仍然有些不明白。

「看她年輕，漂亮。」

停了一會，溥儀帶着一腔悲憤說：「他們眞是深謀遠慮啊！替僞滿訂立了什麼『帝位繼承法』，裏面明白規定，我有了兒子，將來就繼承帝位。不過，太子滿了六歲，就得送到日本去受他們的國民教育。他們說裕仁也是如此。還有一條規定，如果我沒有兒子，可以由侄子繼承，因爲這樣，溥傑原來講定要娶那位立太太女兒的，到後來還是娶了一個日本人。

「至於婉容，後來眞糟糕。我把她軟禁起來，不聞不問，結果和我的男僕私通了。知道了這件事以後，我當然處分了那個僕人，對她倒還沒有怎麼樣。後來她又抽上了鴉片烟，不成樣子，腿癱了，半身不遂，連走路都沒法兒走……」

這位皇后的大烟癮是很大的。有檔案「細流水帳」爲證。

從一九三八年（康德五年）七月十六日到一九三九年（康德六年）七月十日，她一共買了「益壽膏」七百四十兩，算一算，每天竟要合到二兩左右，令人吃驚。同一時期，這位皇后還買了各種紙烟三萬零四百三十支，再算一算，每天竟要合到八十四支，這當然也是駭人的數字。

不過，話要說回來，伊麗莎白如果眞的有偌大烟量，於常理似有不合。但是一想到有人從中揩油的可能性，那就講得通了。每天獻給西太后的鷄蛋是五百個正是旁證。西太后每天吃多少鷄蛋和伊麗莎白皇后每天吃多少大烟、紙烟，其中差別不過是折扣打的不同而已。

這位皇后確實是苦悶的。據說她還動過念頭到日本去，但是沒有成功。

溥儀三妹莉莉在一九三三年（大同二年）十月間寫給溥儀的信，很不高興地談起這件事。請讀原信：

「……關於趙欣伯之妻所述后之事，詳稟於左：趙妻赴日前，曾謁見后。后見彼將分離，極悲；並託彼轉告日方，請后來日養病。后云：『爲什麼別人都得自由，獨我不能自由？』趙妻果欲託人請后東渡。莉極阻之，告彼：『后之地位與常人異；不自由爲當然之事。如不信，請看日后亦然。』趙妻以莉語爲然，想不致生出若何枝葉。彼言：『后近日多病，彼不能詳知，因日人阻其見后，所以三餘月來，未至府請安。』莉聞此種種話，知其爲人，因遠而拒

之。……」

莉莉在一九三七年（康德四年）三月七日給溥儀的信中又說：「后放大的照片，實在可怕，比前二年又變樣了。隱藏起來，不給人看。」我想，皇后形象之變得實在可怕，和她猛抽大烟有關。當然，她的心情也是很不好的。

一件小事也可以引起她的極大傷感。爲了維持皇帝皇后之間表面上的情誼，雙方也還時有餽贈。檔案「主子銀器簿」上記載着：「大同二年（一九三三）二月七日，進萬歲爺銀烟盒二個，銀琺瑯四方抽屜盒一個，銀胎日月瓶一對，絨禮帽二頂。」「康德元年（一九三四）三月四日，萬歲爺賞鐲表一件，小銀沙盒一件。」可是根據「雜物紀念章電燈簿」所載，却發生過這樣一件嚴重的小事：「第六十一號白玻璃銅口花插一對，康德元年（一九三四）十月十五日皇后進；康德六年（一九三九）十月二十日，賞皇后。」

退還贈禮，這顯然意味着感情的重大破裂。

我算了一算，婉容既和溥儀同歲，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她從二十八歲左右，就在過着獨守空閨的生活了。這位伊麗莎白皇后幹出這種事來，是原不足異的。在皇親國戚富貴人家，做太太的即使沒有被人軟禁，那淫奔、奸情、亂倫的事又何嘗少見呢！

這位皇帝在婚姻問題上似乎也有一本難念的經。

他說：「文綉後來倒從天津托人帶過信給我，說願意回來，我決定不要。既然離開了，就

別回來。……我過去是很封建的，凡是嫁給我的，都得寫一張筆據，有幾條規定，譬如假使不聽我的話就怎樣，不什麼什麼就怎麼怎麼……她本人還得簽名蓋章。所以，遇到我抓到把柄的時候，就把那張筆據拿出來，往她面前一扔，說：『你看去！』然後就是打人。李玉琴不只給我打過一次。」他說到最後感到很大的歉仄。

而我後來知道這種難念的經，在「國丈」家裏也是供着一本的。溥儀的丈母娘恆香（婉容的母親），經不起虐待終於要和他的丈人榮源法庭相見，辦理離婚。這大概是一九三三年（大同二年）的事。

她寫了一封信，先向女婿告狀：

皇上睿鑒：微臣生性魯鈍，罔習詩書。既無理家之才，復遭榮源之忌。二十餘年時在痛苦之中，隱忍應付，痛心實多。每思輸誠以感動，益覺意見之紛歧。命蹇運乖，挽救乏術。愧列宗枝，憂縈五內。以往情形，猶可勿庸追論。迺至最近兩年，榮源對臣情形，誠有人類所不堪忍受者，謹為吾皇上詳細陳之。夫人類生存一日，衣食住三者必不可免。請先言住：其所租之天津住房，臣出入本為傳舍。只因欠租累月，不特不能居住，且將視臣為債務人。箱櫃行李，儼成扣押之品。倚靠無門，徬徨失措。不得已暫就母舅家借宿。清夜自思，成何境況？若非榮源忍心害理，何至令臣忍辱含痛，至於此極！衣食日常之需，臣向主儉樸，不敢稍涉華美，乃戚族慶弔，每以

襤褸而規避；米麪食糧，恆望姊妹相餽遺。兩年經過，言之寒心。榮源則悍然不顧，視若寇讎，不通聞問。函電呼籲，口頭請求，一概置之不理。蓋欲絕我生路，置之死地而後已也。臣本當一死以報祖先，無如潤麒尚未成人，前途環境，冉冉堪虞。上年在新京相見，尚覺其孝思眞誠，殊不忍以一身之事，貽後人之憂。再四思維，惟有訴於法律，與榮源對簿公庭。無論何國何地，皆有保障人權之專律。是以不揣愚昧，已向北平法庭起訴，請求析產別居，實屬萬不獲已之舉。區區苦衷，必蒙我皇上矜憐恕宥。微臣實不勝迫切惶恐之至。謹以奏明，伏惟皇上聖鑒。微臣恆香謹奏。五月念八日。

俗語說得好，「清官難斷家務事。」遇到這一類事情，料想皇帝也很難有什麼妙計。

有一天下午，我繼續問了溥儀在僞滿洲國時的一些問題。

「你在僞滿的經濟情況比天津好吧？」老實說，我要探聽這個傀儡演員的薪金。

「那好得多，不要變賣了。他們每月光是給我私人花的就有好幾萬，我盡量地用，也花不了一半。」

「有幾萬？」

「記得都是六字……」一遇到數字，這位皇帝果然又糊塗起來。其實，溥儀確實是在竭力思索的，從神情上我看得出。

「是66,666嗎？」我信手在紙上寫了這麼一個五位數。

「不。」他搖搖頭，不敢肯定，大概是在估量着，那月俸雖然和好幾個六字有關，但如出現尾數六元，究竟是與皇帝身份不合的。他終於以比較確信的口吻說：「我看是六萬六千六百塊僞滿洲國幣。……沒錯。」①

「每天還『傳膳』？桌上還有好幾十樣菜嗎？」

「反正是廚子叫苦就是了。菜沒有那麼多，每天我吃飯也沒有定時，平常多半是上午十一、二點起來，下午一、兩點吃飯，接着還要睡個午覺。晚飯啊，也許是九點，說不定夜裏十二點。」

「這就是說，從晚上九點到十二點，你都有吃飯的可能？」我替他歸納了一下。

「是那樣。可是我的廚子呢，他每天從早上六點，就得準備我吃飯，一直要等到夜裏十二點才能走。再說，我給廚房的錢也不多，沒有好菜，我就要罵人打人。唉，連自己廚子都跟我『離心離德』，可是遇到什麼典禮和關東軍司令官周旋的時候，我總是說：『日滿同心同德，幫助日本完成聖戰』呢！」

溥儀這段話說得如此深刻，大出我的意外。

---

① 事後作者查明，據檔案「帝室經費」、「內廷費」材料，溥儀本人每年只可開支八十萬元，因此每月平均實爲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六角六分六釐六毫……。

「你每天究竟什麼事候睡覺？」我忍不住問他，顯然他並不做我們夜班同業的那份工作。

「夜裏兩三點吧？晚上時常注射。」

「注射什麼？」

「荷爾蒙①。」溥儀總是很老實地回答我。「有時候也起得早一些。起初每月有三次關東軍司令官的例見；每周接見偽國務總理張景惠一次（鄭孝胥以前也做過偽國務總理），聽他報告偽國務會議經過；每周還接見偽參議府議長臧式毅，聽他報告。這幾天便起得早一些。實在沒有事情做。關東軍方面決定了什麼事，寫在紙條上叫我念一遍，我就念一遍。叫我簽名，我就簽名。叫我裁可，我就裁可。什麼詔書、勅令、法令、條約都是這麼一回事。所以我起初做偽執政的時候，上午九點鐘左右還到勤民樓去辦公——其實也無公可辦，去一小時就回來。後來乾脆整天待在緝熙樓。」

想不到他一番有心無意的辯白，却勾引出他心底積存的鬱悶。

「這樣說來，你閒得很啊！那麼整天幹些什麼呢？」我要知道這位偽滿洲國皇帝生活的各個方面。

「起先還打打網球、乒乓球，後來覺得沒意思，也就很少去摸它了。有時候騎自行車，院

---

① 檔案「內廷司房函電稿黏存簿」載：「康德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函毓科長：『見信由北京天津買强力男性賀爾萌安達羅斯鎮西藥五十打。今寄去空瓶一個，照樣買。注意，不要女性的。』」

子太小，騎騎也沒有意思。要不就開汽車，『標克』②——美國車。我自己開，開得不好，在宮裏繞圈子玩。」

「那部汽車有什麼特別的標記？常到街上去蹓蹓嗎？像在天津那樣？」

「很少出街，出去不方便。汽車是紅色的，車上還漆着蘭花，那是僞滿洲國國花。日本天皇裕仁的汽車上漆的是菊花。」

「讀書麼？」

「讀佛經和醫書。他們送給我兩部大藏經，好的版本，字大極了。……」

「那你吃素了？」我插問了一句。

「平常吃素，有宴會就開葷。至於醫書，我在天津偶爾也看，不過沒有這時看得多。我看過『本草綱目』、『驗方新編』、『醫宗金鑑』，後面兩本只是翻翻而已。我時常一面看『驗方新編』，一面就懷疑起來，好像這個病我也有，那個病我也有。」說到這裏，他不禁笑着說下去：「有時候我分明沒有病，也把御醫找來，開開玩笑。他們跪着替我診脈，接着就開出方子來。他們一走，我就把方子撕掉了；有時候他們把某種藥開錯了份量，我也知道怎麼改。」

這時候，溥儀不必再讀什麼「大清開國方略」和「東華錄」了，因爲歌頌近在眼前的主子究竟比追念墳墓裏的祖宗要實惠得多，而且也安全得多。「通鑒輯覽」無心讀了，舊詩無心作

② Buick

了（老師都狐假虎威，向皇帝提出最後通牒了啊）。至於英文，更讀它何用？莊士敦那蘇格蘭老頭兒做了一陣子頤和園的管理人之後，也就興致索然地從天津搭船回國了，溥儀恪敬尊師之道，倒是趕去送行的。後來，據溥儀說，莊士敦爲了處理庚子賠款的事情又來過一次中國。在僞滿洲國，他倆也見過，等到莊老頭兒這次再回國，就從不曾再來過，因爲他死了。

說來奇怪，溥儀竟和中藥、西藥結成了好朋友。

他說：「我是住在緝熙樓的，這跟您說過啦。樓上靠西邊有一個藥庫，裏面堆滿了各色各樣的藥：這邊是中藥丸散膏丹，那邊是西藥，瑞士拜爾藥廠的，日本的名牌貨……。分門別類擺着。有這麼一個藥庫可﨓煩啦，天熱天冷，陰天晴天，都得大費手脚。」

我眞想問他一句：「你這樣做究竟是爲了什麼呢？你這個在精神上極度空虛的僞皇帝，時刻感到危在旦夕，不正是因爲有人玩弄你於股掌之上麼？」

「在僞滿還行三跪九叩首的禮節麼？」我聽來聽去總覺得這位皇帝越來越走了樣子似的，所以從側面問了一句。

「不啦，禮節是日本式的。」溥儀說着就自動站起來表演，他先退到面對着我的門口，向我鞠了一躬，走前幾步，大約到了門口和我之間的中點，又站住說：「這樣再鞠一躬。」他繼續走到我的面前，這時深深地彎下腰說：「三鞠躬，這次是九十度的，也許還要超過九十度。」

「不過在家裏還是用請安的，遇到節日或者賞賜的時候磕三個頭。過年要磕九個頭。」他

坐回原位，接着說下去。我聽到最後，不禁楞了一楞，如此說來，「三跪九叩首」之禮豈不是遺風猶存麼？只是限於家庭範圍之內，再不能像在乾清宮那樣作爲公開的儀式罷了。

從溥儀童年的生活習慣看來，這位皇帝愛吃零食，大概是可以確定的。他自己也說，過去常鬧胃病。

蹊蹺的是，溥儀時常吃到日本皇室贈送的點心，而日本天皇裕仁的母親也時常可以嘗一嘗從長春帝宮帶去的滿洲風味的食品。在宮廷之中，長春有皇室貴胄這麼吃，東京也有皇室貴胄這麼吃。這邊吃，那邊也吃，他們就這樣吃來吃去，心照不宣。

這件事要問吉岡安直。

吉岡自稱是溥儀的老友，說是在天津就認識了。可是這人從大佐升到中將，擔任關東軍參謀又兼任僞滿洲國皇帝的「帝室御用掛」，在溥儀身邊糾纏了十年之久，從未調走，也是怪事。

吉岡是有他一套的。

溥儀帶着不愉快的心情回憶說：「他每天總要來兩三次。他時常把他妻子做的菜啊、點心啊送來。他時常回國。臨行之前，就叫我做些點心送給裕仁的母親，由他親自帶去。從日本回來的時候，又帶一些點心來，說是皇太后親自做的。就是這樣地往返贈送。

「吉岡常對我說：『日本天皇就是你的父親。關東軍是代表天皇的，所以你要聽他們的話，像聽父親的一樣。』那時候關東軍司令官我記得是植田謙吉。

「吉岡自己還說：『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准家屬』。」

在緝熙樓溥儀臥室旁邊，緊連着的是一個會客室。我想，吉岡安直應該是在這個會客室裏出現最多的「客人」。當年外國人莊士敦頂多也不過在毓慶宮行走行走，如今，這個神秘的外國人簡直是登堂入室了。

「相處了十年，你覺得那個人的特點是什麼？」我問。

「他多疑。表面上豪爽，其實是陰險狡猾得很的。」溥儀說。

「他會說中國話嗎？這人是怎麼一個樣子？」

「說得不好，我們有時候用筆談，有時也說幾句英文。他的個兒不高，是中等身材，略微胖一點，光頭，總是穿着軍服。」

談起吉岡，似乎把溥儀的滿腹牢騷都勾引出來了。

溥儀用低沉的語調慢吞吞地說下去：「有一次，內蒙的德王來看我，談話之間，埋怨日本軍閥說話不算數。在座只有我們兩個人。可是第二天，吉岡就來責問了。他怎麼會知道的呢？我越想越怕。我承認我怕吉岡。吉岡還說過要替我蓋一個新的宮殿，又說要在錦州蓋離宮，可是後來他又說軍事緊急，要求節約，於是正在蓋着的新宮也停工了。

「他還來向我提過捐獻黃金白銀的事，講得很漂亮：什麼『陛下率先垂範，以示日滿一體的精神……』一類的話。我呢？不但拿出金銀，連金鋼鑽、皮大衣，好幾十套的西裝，甚至窗

簾上的銅圈、銅掛鈎都交出去了。不過，話要說回來，給他們的金鋼鑽都是不好的，最好的我自己還留着啦！」說完，溥儀苦笑了一笑。

我倒願意重抄一份溥儀捐獻的檔案材料，給我們大家開一開眼界。

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一月十四日下賜關東軍：

銀器金器簿

第二號　銀質刻花瓶一對。

第三號　四腿兩耳銀杯一件。

第四號　雌雄鷄大銀瓶一件。

第五號　銀質刻山水瓶一件。

第二十三號　銀質飛機模型一件。

第四十三號　銀質軍艦模型一件（原係小林省三郎進）。

第四十七號　銀質聯裝高角砲模型一件。

第五十二號　銀質雙耳代楞高方式花瓶一對（原係住友吉左衞門進）。

第五十七號　鏨花銀瓶一件。

第六十三號　銀質砲艦模型一件（原係横尾龍進）。

第六十四號　銀質富士山（模型）一件（原係上井高公進）。

第七十六號　銀質雙鳳耳雙層透空蓋花盛器一種（原係大阪府市長加口英武夫進。

第七十八號　銀質鏨菊花大瓶一件（原係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松岡洋右進）。

第八十二號　銀質飛行機置物一件。

第八十四號　銀質雕刻山樹房屋花瓶一件。

第九十三號　銀質雕刻蘭花大花瓶一對。

第九十四號　銀質刻蘭花雲形花瓶一件。

第一百〇六號　銀質刻蘭花花瓶一件。

第一百十一號　銀質刻菊梅蘭花罈式小瓶一件（原係東久邇宮盛厚王殿下進）。

第一百十七號　一等巡洋艦銀製模型一件（原係鎮海警備府司令官後藤英次進）。

第一百十八號　銀質刻花雙耳花瓶一對。

離物紀念章電燈簿

第十二號　銀瓶式桌電燈一件。

康德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特別用：

銀器金器簿

第八號　銀酒杯六件。

第九號　銀鍍金文具一份計三件。

第十號　銀質刻花方盒一件。

第十一號　銀鍍金刻花墨盒一件。

第十二號　銀鍍金刻花墨水壺一件。

第十三號　銀鍍金刻花方盒一件。

第十五號　銀鍍金刻花鳥瓶一對。

第十六號　銀質雙耳小瓶一對。

第二十一號　銀質刻竹圓盒一件。

第二十二號　刻花小銀杯六件。

第二十四號　銀煙具一份。

第二十五號　銀杯一件。

第二十六號　銀杯一件。

第三十號　銀質鏨紅花綠葉四角口小瓶一對。

第三十二號　銀酒杯一件。

第三十四號　銀酒杯一件。

第三十五號　銀鏨荷蓮鳳凰牡丹小方插瓶一件。

第三十六號　代蓋雙耳銀杯一件。
第四十八號　銀質三足代蓋小鍋一件，隨銀盤一件，銀燈一件。
第六十一號　銀質輪船模型一件（原係大阪商船株式會社社長村田省藏進）。
第六十六號　銀質刻菊花大瓶一件（原係大阪「每日新聞」進）。
第七十四號　銀質船模型一件（原係兵庫縣知事湯澤三千男進）。
第七十七號　銀質諫鼓雞一件（原係滿洲烟草株式會社取締役董事長筈川太郎吉進）。
第七十九號　銀質軍艦模型一件（原係三菱合資會社社長岩崎小彌太進）。
第八十七號　銀質鏨松鶴瓶一對（原係富田勇太郎進）。
第一百〇一號　銀質刻蘭花中烟盒一件。
第一百〇四號　銀質陸軍偵察機模型一件（原係東久邇宮進）。
第一百〇七號　銀質刻金國花酒杯一組，計三件。
第一百〇九號　銀烟箱一件。
第一百十號　銀酒杯四件，銀碟四件。
第一百十九號　銀質花葉形烟具一件。

第十六號　大地毯一塊（原列大地毯四塊，脚墊一塊）。
第十八號　各色長條地毯五十五捲。
第十九號　紫地黃藍白花大地毯一塊。
第二十一號　紫地灰色心五彩花大地毯一塊。
第二十二號　灰地五彩花大地毯一塊。
第二十三號　各色零碎地毯四捲。
第二十九號　綠道鳳凰元壽字地毯一塊。
第三十八號　杏黃地藍黃紅綠花地毯一塊。
第四十號　藍地五彩花小地毯一件。
第四十一號　紫地白方格織人物馬小地毯一塊。
第四十三號　灰色黑黃花地毯二十二塊。
第四十四號　黃地紅藍紫綠花栽絨方地毯二件。
第四十七號　藍地五彩花栽絨小地毯一件。

雜物紀念章電燈簿

雜物門

第七十八號　白鐵長方盤一件。

第一百四十七號　特別演習紀念白銅杯一件。
第一百五十三號　木托鐵書夾一件。
第一百五十四號　軋果子汁鐵機器一份（原係板桓征四郎進）。
第二百十一號　野戰小景鐵鑄日本兵一件。
第二百十三號　帶黑色座銅砲手一件。
第二百三十二號　錫刻松樹五楞八角小盆一件。
第二百五十四號　鉛礦石標本一件（原係加藤穆夫進）。

電燈門

第　三　號　桌電燈一件。
第　六　號　銅桌電燈一件。
第　八　號　銅矗電燈一件。
第　九　號　銅矗電燈一件。
第十六號　桌電燈一件。
第二十號　銅矗電燈一件。

我明白，諂媚永遠是自私的孿生兄弟。我覺得與其責備溥儀當年的自私，不如怨恨他當年對外敵的諂媚。

我也從溥儀身上明白，諂媚是永遠得不到主子歡心的。

溥儀是這樣說的：「我平日一舉一動，隨時隨地都得受着吉岡的監視和約束。接見僞國務總理、僞總務廳長官對他們講話，在宴會上對僞軍管區司令官講話，我都得依着條子念，那是吉岡事先替我準備好的。到了僞滿洲國末期，除了僞宮內府以外，一切大小官吏，我都沒有自由接見之權了。連僞大臣想來找我聊聊天也不行了。接見家屬也受限制。例如我過生日的時候，只許北京的幾位至親來，其他親屬那就只能在舉行典禮的時候見一見面，但是也不許單獨接見。……」

「還發生過什麼不愉快的事情沒有？」

「有啊。」他長嘆一聲說，「記得有過這樣的事情，宮裏原來有二三百名護軍，後來因爲其中有人和關東軍方面的官兵在公園爲了小事打架，連護軍的頭目——警衛處長都換了他們的人。那二十幾個打架的護軍給逮捕了，灌涼水之後，還要逼着這班人承認犯了『反滿排日』的罪名。那二十幾個人怎麼也不肯承認，我怎麼辦呢？我就央求關東軍，那時候參謀長是東條（英機）。最後，把那二十幾個護軍驅逐出境，並且還要我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這種事情。」

溥儀今天承認，他當年是既怕他們又恨他們的。他甚至會引用魯迅先生所說「忠順的奴僕也有怨恨他主人的時候」這句話，來表達自己的感情。

「你這幾年讀過魯迅的作品？」我相當驚異地問他。

「沒有讀過他的全集。那句話不過是在一篇什麼文章裏偶然看到的，我覺得很好。」他略爲舒展了一下笑容，但是整個臉色依然籠罩在沉痛的氣氛裏。

「吉岡有一次還跟我說過，」他顯然又想到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務必要把那一大批書畫文物從天津運到長春的宮內府來。否則就會使人有這樣想法：『滿洲國皇帝爲什麼要把他的東西存在滿洲國以外的天津呢？你是不是還想回天津去住啊？』這樣，我就托吉岡想辦法給運到僞宮內府。日本投降的時候，我隨身帶了其中的幾十件，絕大部分都還是留在長春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

在當年，溥儀那種分裂的性格——懦弱而殘暴的性格，即使在日常生活裏也可以找到證明。

這是溥儀親口講給我聽的一個孤兒的悲劇。

「在僞滿，侍候我的人之中有許多是孤兒。我時常打罵他們。其中有一個受不了這種虐待，逃走了，給我的底下人（僕人）抓回來，毒打了一頓，不料這孩子又乘機逃了。再抓回來，用鐵鏈子拴住他，關在一間小房子裏，只送些冷飯什麼的給他吃吃，結果，想不到他還是千方百計想辦法逃走了。等到第三次給抓回來，我的底下人想，這件事如果讓我知道，恐怕非把那孩子打死不可，不如先狠狠地痛打一頓吧……但是……」溥儀哽咽着，眼眶裏滿盈着悔恨

的淚水，「那孩子給他們打死了。我知道以後，當時也覺得於心不忍，怪他們爲什麼要打死人。想起來眞是荒唐：我又處罰他們，要他們每天念佛經，超度亡魂；還要他們每天打自己的手心十幾下，大約一共打了一個半月。」

我們兩人不覺沉默下來，只是不停地吸着烟。我指一指茶杯，勸他自己倒一杯開水喝一喝，好使這個過分低壓的氣氛得到一些緩和。

他喝了水。我自己也倒了一杯。

「當時用你名義發表的『詔書』，有哪幾個是最重要的？還能記得其中一兩句麼？」我相信他能夠答覆這個問題。

他沉思了一會後，說：「記得有這麼幾個。第一次訪問了日本天皇裕仁以後，回來頒佈過『訪日回鑾訓民詔書』，是鄭孝胥起草的，要點是替他們進一步推行侵略政策，鞏固他們在東北的統治權以及日滿『一德一心』之類的東西。還頒佈過『國本奠定詔書』，佐藤知恭擬的稿，這個日本人精通漢文，他的號叫瞻齋。後期的詔書都由他起草。這個詔書是強迫東北人民信仰崇拜『天照大神』，否則就以『大不敬』論罪。」

「在僞滿洲國建國十周年的時候，那是一……」他停了一停。

「是一九四二年。」我接着說。

「對。那時候他們指使我說，僞滿應該把日本叫做『親邦』，並且頒佈了『建國十周年詔

書』，由佐藤起草，記得有這樣兩句話：『明明之鑒如親，穆穆之愛如子。』在太平洋戰爭發生的那一天，頒佈了『時局詔書』，其中說：『舉國人而盡奉公之誠，舉國力而援盟邦之戰。』又說：『生死存亡，斷弗分攜。』」

「今天想來，你當偽皇帝的時候還做過一些什麼荒唐的事沒有？」我又問。

「噢，」他笑了一笑說，「偽滿建國十周年，除了頒佈詔書，我還寫了『親書』，並且派張景惠充當『謝恩大使』到東京去見裕仁呢！現在想來，這眞是個奇怪的使節——『謝恩大使』！日本快要投降的時候，我又派了張景惠去見裕仁，……」

「這回是什麼大使？」

「慰問大使。」我們兩個人異口同聲地笑了起來。

「九一八事變以後不久，國際聯盟不是派了李頓調查團到東北去過嗎？」

「是的，這眞是個笑話。我對李頓調查團說：『滿洲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後來，還用了我的名義派丁士源到日內瓦去替人家辯護，說日本並沒有干涉滿洲國的內政啊，滿洲國確確實實是獨立自主的啊，因此，希望各國承認。」

「我還想起兩件可笑的事，」溥儀輕鬆地說，「派過一個大臣到日本去研究憲法，結果連人也沒有回來。羅振玉做過偽滿洲國的監察院長，完全是掛掛空名，他們這班遺老都是倚仗『建國獎金』吃飯的。最妙的是，羅振玉一直到臨死都不肯剪掉辮子的！」

辮子問題使我想到溥儀自己的身上。我深深瞭解在清朝末年，這是一個何等重大的問題。

「我倒忘了問你，你的辮子究竟是什麼時候剪掉的？」我問了之後，一想這件事牽涉到年代，也就是數字，恐怕要觸礁。不料果然如此。

「哪一年？……」他思考一下說，「哪一年這可說不出來。反正是十幾歲在北京的時候。莊士敦老是勸我剪辮子。他說這個東西不衞生，是豬尾巴。後來有一天，我自己拿起剪子就剪。太監在旁邊看見，還跟我奪呢。事後太妃們知道了，大哭一場。因爲我自己剪得不好，頭頂留着一撮頭髮，四方方地一塊，非常難看。後來又找人來重剃了一次。」

「關東軍無所愛於你的辮子，但也未必欣賞你剪掉辮子。有辮子和沒有辮子的都可以充當東洋或者西洋傀儡戲演員。即使在光緒三十四年就義憤塡膺地剪掉辮子，誰又敢擔保他今天不會擔任這個苦悶的角色呢？」我當時忽有這樣的想法。

無論如何，僞滿洲國皇帝和他的後台老板是終於倉皇收場的。收場途中，溥儀和他的福貴人李玉琴同乘火車逃亡，然而他們兩人各有一段驚險奇特的遭遇。

我請求讀者們耐心一些。在我詳細叙述溥儀所講的那一段奇遇以前，先玩賞一封妙信和僞滿洲國皇帝溥儀的鋼筆「御批」。

僞滿洲國皇帝溥儀在裕哲「奏疏」上的「御批」，是註在字行之間的，爲醒目計，我們把

批語加圓括弧爲記。標點是作者加的，格式未變。全文如下：

奴才裕　哲跪奏

皇上事：睽待（睽待已覺不通，況寫「侍」爲「待」，雖以韓蘇之通，亦不能釋明此
義矣！）以來，倏（火上多一「一」）經三月；寸心系戀，（寸心系戀四
字，用的太復繁。又系又戀，可笑可笑！）無日忘懷。敬維
龍體（聖體主體尚有人道，龍體爲予初次所見）康健，寢（寢字又多了「八」二筆）
膳咸宜，是所至祝！於前接得我
皇上聖諭，跪讀之下，不勝心喜萬狀！（不勝心喜，又何必加以萬狀？）我皇上諭
言，奴才毫不敢忘以忠君愛國精神（毫不敢忘以……更覺奇文，何不寫「決
不敢忘」。）代表滿洲國家威儀。何敢（「敢」字太多）不時注意，冀釋
聖慮（這個「慮」字，許是帖寫，我尚未瞧見過。）。再此次蒙我
聖上簡送赴日留學，受我
皇上錫寵（「錫」字在「寵」下方好，寵字又多了兩筆。）栽培，足見我
皇上人材主義（「皇上人材主義」六字太簡單了！）。奴才何敢（又寫敢字）不專心
前進！奴才前報告我
皇上考試事，現陸軍省於二十日業已揭曉。奴才倖蒙錄取，（可賀可賀，哈……）實

慶幸之至。據小泉中將言奴才七人等所答之試卷，比中華學生暫①優等地位。案奴才由滿到東，現僅二月有餘而能得良好成績，（呸，別不害臊了，要非小泉竭力援助疏通，除溥傑外八人均將落第，尚自詡乃爾！噫！）此無他，本我

皇上諭言，專心向學故也。（別往臉上貼金了。）奴才於三月十八日或四月一日正式入聯隊之期。待奴才入隊後必能稟報我

皇上一切。入隊後奴才志願專心（此四字又來的唐突！）學術戰術等科，以求日新月異。無論如何勞苦，以臥薪嘗瞻（好啊？變了越王勾踐了！）②之精神去作。貫注精神力求心得。（今年日陸軍省特別優異於滿留學生，故一律予以考中。但翌年之重新考試，決不能照今年辦法。望你來春考中，才算你努力，不然你即說的天花亂墜，考不上的時候，再看你還吹牛皮不吹？）將來學成歸國，對於滿洲軍隊能有（準的麼？）充分的改革（還沒回國，就要思改革軍隊！），庶不負我

皇上之期望！亦不負（「庶不負」，「亦不負」，還有什麼不負？說啊！）我

---

① 想係「佔」字之誤。

② 應爲「膽」字。

皇上之綸思！此奴才入學後之志願也。（好）跪稟

聖上

龍體康健（什麼意思？）！

奴才裕　哲跪奏志願（向來均寫跪奏，從未聞跪奏下尙書「志願」二字者。眞眞太不通矣！）二月二十四日（裕哲二字尙未大錯！可佩之至！）

依我看來，那時候溥儀想必以揶揄「奴才」裕哲之輩爲樂事，可是這種樂事，究竟也是不多的。他過生日的時候，大概又可引爲一樂了罷？至少，在一九三八年他過三十三歲生日很有這種可能。因爲我發現這樣一首祝壽詩：

恭値

滿洲國皇帝三秩晋三聖壽敬賦俚句爲頌

一曲薰風媲舜弦　吾皇攬揆斂瓊筵
三多遙祝無疆祉　萬象宏開大有年
地接東瀛聯與國　民瞻北斗慶中天
舊邦新命誠明聖　海外微臣貢南箋

林出賢次郎頓首拜

一月三十日

在寫着這首詩的信箋左下角，印有「駐華日本帝國大使館信箋」十一個字。這首蹩脚的祝壽詩，是這位外交官——詩人函托「熙大臣」代奏的。熙大臣想來就是熙洽了。據溥儀說，林出賢次郎爲他寫過一本「扈從東遊記」之類的書，書名可能記錯。後來我查明是「扈從訪日恭記」。原信中還有一段歌頌：「伏維皇帝春秋鼎盛，神武聰明。邦基有萬年之長，政業似丘山之重。臣民安緝，咸蒙雨露之恩；宵旰勤勞，宜享康强之福！賢本外臣，久叨聖眷，騰歡擧國，望北闕而心殷；慨慕遐方，頌南山之悃切。」這位「外臣」還表示要「敬乞閣下舞蹈之餘，從容奏呈，不勝感激之至」呢！

好一個關心「滿洲國之命運」的外賓。請問所謂「雨露之恩」，所謂「康强之福」，這些究竟在哪裏？僞滿洲國果眞如它的執政宣言所說「以道義和仁愛」爲基礎的嗎？只要會唱歌的人重哼一遍「松花江上」，愛看小說的人再讀幾頁女作家蕭紅的「生死場」，大概就可以明白了。

會做肉麻文章的決不祇這位外臣。自署爲「滿洲帝國宮內府大臣」的沈瑞麟，在一九三五年就洋洋灑灑地撰了一篇「皇上乾德恭記」，簡直非要把溥儀捧到天宮去不可。我們看了溥儀的自白以後，再從頭到尾讀一遍這罕見的「文獻」，也是很有趣的。全文照錄如下：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有建中立極之德，以肇造區宇而統御羣倫。蓋天縱神明，獨殊凡衆，深居修省，逈異師儒，所謂帝王自有眞也。我皇上天生聖德，裕於冲年。

英博士莊士敦所著「禁苑熹光」①一書，述之備矣。迨至滿洲建國，

皇上就任執政，則有胡嗣瑗所譔之「執政起居恭紀」。康德御極之元，文教部刊行，

普及建國精神之教育資料。瑞麟曾述

今上起居恭紀，未能詳也。今茲四月初旬，以日滿兩國，邦交關繫，

御駕東巡，將訪問　大日本國　天皇陛下，修睦聯歡，意至重也。日本朝野上下，皆表示極端之歡迎與至誠之敬禮，而於我

皇上乾德，無不願聞其詳，用復敬謹譔成斯記，正式布聞，俾瞻就者得以觀焉。

上勤學不倦，宮中行坐，常以書籍自隨。午膳及晚膳後，暇即披覽，多屬唐人詩文宋儒理學諸書，近時書報及各種雜誌，亦無不涉獵及之。夙嫻英文，喜研究英國歷史憲政，有新出名著，亦必購求閱覽。

上擅篇什，上年

巡狩奉天，有四言宸章。

巡幸旅順，有五言宸章。平時晚間無事，間有吟詠，亦或作文，以發攄

聖意。

上善書法，日必臨摹古帖與

①「禁苑熹光」一書的原名是 Twilight in Forbidden City

列聖御筆。時寫擘窠榜書，龍翔鳳翥，筆勢飛動，賞賜臣下及外國人士，無不珍爲至寶，上年文化展覽會，御書乾坤正氣四字，大皆逾尺，瞻覽者皆欽服不已。

上寫英文，亦極優美，莊士敦最所稱道。平時未暇學畫，偶然弄筆遣興。意境超妙，非畫家所及也。

上不事嬉游，然於運動衞生，亦加意注重；日常沐浴一次，晨起及午膳後，必散步院中，吐故納新，雖天氣嚴寒時，亦不間斷。時復騎馬，以舒御體。晚間無事，偶一聽無線電。

上每日清晨即起，早九鐘御緝熙樓西便殿，披閱章奏，召見臣下及外國人士，遲至下午一時，始進午膳。傍晚時臣下請奏對，立即召入。有亟需勅裁事件，無不隨時裁決。止於四五鐘時，略事休憩。至晚九鐘，始御寢宮。

起居皆有定程，蓋終歲無或易也。

上服御儉樸，即位之後，宮中一切供奉，未嘗有所增改。所居緝熙樓，僅略加修葺，只勤民樓改爲殿座，以備朝會之用。上年秋間，始增修懷遠樓，以爲宴享之所。此外皆因陋就簡，未事興築。國務院需用處請添修

御花園，擬具計劃書，需費百餘萬圓，
上以用度浩繁，不允所請。
上召見臣下，從容溫語，脫略如家人。多命之坐，使得盡情陳奏。置有日記册，遇言
有可採擇者，隨時以鉛筆記入，用備遺忘。近臣有所諫奏，皆手自批答，褒勉有加；
雖抗言直陳，一無所忤。
　上年
萬壽聖節，臣下請於宮中演劇爲壽，
上不許。本年三旬
萬壽，復請舉行，仍堅却之，並豫先傳
諭國務總理大臣，轉飭各部及各省，屆時不得有所貢獻。
上宅心仁愛，視民如傷，遇有水旱偏災，皆及時
頒發帑金，優加賑濟。於社會慈善事業，最所關懷，
即位之後，首先發帑金一百萬圓，
諭交民政部以備社會慈善事業基金之用。上年六月二十二日社會事業聯合會會員等覲
見，
上敕語曰：「社會事業，可補社會政策所不及，排解紛難，拯濟困窮，均於社會大有

裨助，卿等在事日久，見義勇爲，朕心殊爲嘉悅。尚其盡善推行，以弼成予治，朕於卿等有厚望焉。」

上注重青年教育，新京童子團成立，

上命名「正修」，

錫之帑金，並

御書團旗，於上年五月七日行授旗式，同時校閱全國童子團。

上敕語曰：「爾等幼年英發，教育之施，美哉基始。朕今親自校閱，豫悅良深。易不云乎：『蒙以養正，聖功也』。爾等務各奮勉嚮學，正心修身，以表率吾民，而儲國家任使之材，朕於爾等有厚望焉。」

上於國家建設與日滿國民之親善，最廑聖慮。上年五月二十三日，日本衆議院議員濱田國松等來滿視察覲見，

上敕語曰：「卿等遠道辛勤，來滿視察，朕極願與卿等晤見，中心嘉悅異常。日滿兩國邦交親密有加無已，尤賴兩國國民，互相親善，互相協助，以共保東亞之和平。我國初建，凡百設施，草創未備。卿等視察所及，深盼各抒偉議，指導吾民，朕實嘉賴之。」五月二十九日，貴族院議員裏松友光等覲見，

上敕語曰：「卿等皆貴國華族名彥，遠來視察，朕極願與卿等握晤，中心忻悅良深。

日滿兩國邦交親密，共保東亞和平，責任甚爲重大。我國新立，一切規模，草創未備。卿等視察所至，深願各攄偉論，俾資建設，朕實嘉賴之。」

上於日滿兩國關係，觀察甚明；於兩國所同負責任，注念尤切。上年十月十七日，

上臨幸日本關東軍司令部，

上敕語曰：「大日本帝國關東軍司令部，新修落成，朕親臨覽觀，規模閎壯，忻慰良深。滿洲建國以來，賴貴軍之同心協力，式奠丕基，朕實嘉之。此次陳奏，於世界大勢，尤瞭如指掌。日滿兩國，親若一家，深願貴司令官暨各將領，終始努力，共紓籌策，以保我東亞永久之和平，朕心有厚望焉。」十二月二十七日，日本南大使奏進國書。

上答詞曰：「此次貴國大使，奉貴國　天皇陛下之命，繼菱刈前大使任爲駐滿特命全權大使，朕心慰悅良深。滿洲建國以來，一切政治制度，以次成立，境內亦漸敉平。實深賴貴國之同心協力，多方援助，朕及臣民，皆甚感念。日滿兩國邦交親密，脣齒輔車之關係，永遠無間。共行確保東亞和平，以謀世界福祉尤爲兩國最重大之使命。貴大使至誠毅力，朕深信必能盡達其使命而完成其志願。貴大使際茲就任，有期待於朕深厚之同情，與朕政府懇切之協助，朕與朕之政府，定當盡心協力，以慰所望也。敬祝天皇陛下慶福，貴國國運盛昌。」

奉吉兩省，戶口繁盛，幅幁廣莫，

上於兩省政務，注念甚殷。上年十月十九日，

巡狩奉天，省方觀政，輦路沿途經過地方，留心視察生活狀況。召見民政軍政各官於行在所，受其奏狀，親加披覽。日滿傷兵病院皆特派侍從武官前往慰問。復召見耆賢，賜之餅餌。

陵廟所在，皆親行謁告，備致誠虔。二十日

回鑾。越四日

巡狩吉林，勤政一如奉天。

上日勤幾務，不自休暇。偶感風寒，仍執政不輟，本年一月二十一日行幸旅順避寒，

次日學生市民旗行列，

上特手敕曰：「朕此次行幸旅順，受友邦官民一致之歡迎，殊深欣慰。朕思今日日滿兩國之提攜，誠於東洋和平上有極大之貢獻。日滿之關係，非僅以國際利害而合作，當本東洋固有之道德觀念，以謀人類之福祉爲最要。尤其兩國人民間之一心一德，尤爲重要也。今春朕赴日本，與　天皇陛下會晤，更進兩國皇室之親睦，朕深引爲愉快者也。今日下午，朕親幸白玉山，對犧牲之將兵致敬，默禱其冥福，且禱其默佑日滿兩國之繁昌；想諸將士之忠魂有知，覩今日我兩國之合作精神，當亦慰欣。今後願爲

東洋和平及日滿親善上，更進一層之努力。」
上於游豫之時。不忘國計，
聖意大可見矣。
上統帥國軍，日以整軍經武爲念。
御極之後，舉行閱兵式。精神壯偉，中外翕服。上年五月十一日，賜宴菱刈司令官及
諸將領，
上敕語曰：「此次親行閱兵，朕心嘉悅良深。士氣振奮，具見平時訓練有方。日滿兩國邦交親密，國防上尤需協力合作，共同捍衛，以保東亞和平之局。爾諸將等忠勇爲國，當能共體此意。貴司令官武略素著，尚望隨時翊贊，朕實嘉賴之。」

上年十月中旬，國軍野外特別演習，十三日早八時，
上幸大屯之阜豐山。十四日早八時，
上幸南嶺，親行統裁。十五日早八時，
上幸新京停車場前閱兵，十一時幸西公園賜宴文武官吏。連日大風，寒氣凜冽，從官
皆瑟縮。
上戎服不御外套，威神益爲煥發，將士無不感奮異常。平時召見諸將臣，每
諭以衛國衛民，與日軍通力合作，以共保東亞和平。於紀律風化亦諄諄垂詢焉。瑞麟

備員宮府，已及一年，仰見
皇上聰明天亶，
聖敬日躋，管蠡微識，莫測高深。茲僅就瞻對所及知者，陳其梗概如此。其所未能盡
者，蓋不啻什一之與千百也。

（康德二年三月下旬謹記）

這一切驚人的歌頌和虛假的聲威有什麼用處呢？

「神武聰明」、「天生聖德」而又「裕於沖年」的這位皇帝，却在「春秋鼎盛」的三十九歲那年，隨着「親若一家」的日「滿」兩國垮台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

蘇軍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分四路打進了爲日本長期佔領的中國的東北。第一路蘇軍就是從後貝加爾湖方面進攻長春（僞滿洲國所謂新京）和瀋陽的。在宣戰後的第十二天，第一路蘇軍佔領了長春和瀋陽。進攻承德、錦州的第二路軍，進攻吉林和哈爾濱的第三路軍，進攻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的第四路軍，以及協同作戰的蘇聯太平洋艦隊，也都是勢如破竹。

日本關東軍一擧而被擊潰。

潰敗聲中，僞滿洲國皇帝溥儀在這十幾天的日子，可過得太有戲劇性了。

原來，關東軍中將參謀、「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一聽說風聲不好，馬上就要把溥儀挾持

到遼寧省通化，轉赴日本。據溥儀回憶，大概是那年八月十一日左右的事情。據我推算，日期是可信的。

「限你一天之內就動身到通化去！」吉岡神色緊張地命令着溥儀。

溥儀低聲下氣地懇求：「我這兒有二百多人啦，萬萬來不及，請延緩三天吧！」懇求總算得到了批准。不過吉岡也狠狠地警告了溥儀：「你不走，蘇軍來了，一定把你殺掉！」怕死的溥儀當時就追問了一句：「我到了日本以後，會怎麼樣？」吉岡的答覆是：「你到日本，生命可也沒有絕對保證。」

溥儀隱藏着內心的全部激動，冷靜地說下去：「這樣我就坐了飛機飛到通化的大栗子溝，這架飛機上還有吉岡、橋本虎之助（橋本是僞祭祀府總裁，他總是捧着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鏡子、小劍、勾玉）、溥傑和我的兩三個隨員。婉容、李玉琴他們另外坐一架。……」（據李玉琴後來對作者說，他們是坐的火車。想是溥儀一時記錯了。）

「爲什麼要到大栗子溝？」我問。

「其實那裏是個煤礦區，不過有防空洞。住了幾天，準備到日本去了。可是後來又坐飛機到了瀋陽。到的時候大概是中午。我下了飛機，就到機場休息室，在樓上休息休息。進機場的時候，還看見日軍站崗，可是，沒有多久的工夫，蘇軍的飛機也到了。

「我在樓上休息室裏，聽到那些日軍被繳械的聲音，清清楚楚。忽然橋本匆匆忙忙趕進

來，把那面鏡子往懷裏一塞就走了；平常看到它就要行禮，這次也顧不得啦。隔了一會，吉岡、橋本兩個人面色慘白，陪着一位蘇聯空軍軍官走了進來。那位空軍軍官跟我握握手，很和藹的。後來就開始了座談。

「蘇軍軍官坐在一把椅子上，在他前面是桌子，吉岡、橋本、溥傑他們是圍着桌子，面對着那位軍官坐着的。我呢？坐在靠窗的一把躺椅上。

「這時吉岡狠狠得很，過去對我的那副凶相完全沒有了。我聽吉岡對蘇軍軍官這樣說：『溥儀自己願意到日本去，請求您的允許。』他苦苦地哀求着，眼淚都流下來了……」

「他們語言說得通嗎？」我問。

「橋本懂俄文，就由他做翻譯。軍官沒有答復吉岡，向我看了一眼：我立刻搖首示意，並且在臉上表現爲難的樣子。後來，那位軍官就對吉岡說：『以後你們的一切行動，都得聽我的指揮。』

「吉岡沒有說什麼，大概是無話可說了吧！那位蘇軍軍官又過來和我握手，然後走開了。當然，人家是成竹在胸，倒並不是因爲我搖首示意而改變主張的。

「隔了一會，又來了一個蘇軍的將官，職位似乎更高一些，他帶着許多軍官。他簡單問了幾句話，又問我們帶武器沒有？我們都是帶着小手槍的，就交了出來。他們走了。

「在這以後，那第一次來過的蘇軍軍官進來，向我們說：『飛機準備好了，走吧！』這樣

我們就飛到內蒙古通遼，坐的是蘇聯軍用機。

「在通遼機場上散步的時候，我遇到一位蘇聯少將，名字好像叫蓋伊，記不太清楚啦。我們兩人用英文談了一會兒。這時我想起這麼多年來受那吉岡的氣眞是太多太多了，於是向他提出請求，希望和吉岡他們分開。」溥儀說到這裏，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一種極端厭惡的神色，彷彿離開這個人就像從凶神惡煞身邊終於逃脫似的。

「答應了沒有呢？」我們。

「人家答應了。」溥儀笑咪咪地說。

在通化大栗子溝上飛機的時候，溥儀說他還是穿一套藍色西服的，可是到了第二天黃昏時分，他已經看見身披皮大氅的蘇軍了。

溥儀被捕，進入蘇聯國境，出現在西伯利亞的赤塔。誰知道這位驚魂甫定的僞滿洲國皇帝，在這裏竟又受了一場虛驚。

細心的讀者們也許要責備我忘了交代兩個人的下落。不，我沒有忘記那件事，何況她們又是「皇后」和「貴人」呢。溥儀清清楚楚告訴我，當他和婉容、李玉琴在大栗子溝分手的時候，只曉得關東軍方面準備讓她們第二批到日本去。

僞滿洲國皇帝原是準備第一批到日本去的，結果却大出意外。溥儀在無限惶恐之中，竟然出現了精神上趨於穩定的局面。

至於婉容，那個被打入冷宮的伊麗莎白究竟怎樣了呢？那時候她已經是三十九歲了，貴族的血液還在她的身軀裏流轉着嗎？抑或是不久以後就悲劇地終止了運行？

李玉琴，那年輕漂亮、貧寒出身的少婦究竟又怎樣了呢？十七歲和溥儀分手的她，是怎樣對待這份愛情的？鄙棄？還是依依不捨？

這個謎，囚居蘇聯的溥儀是無法揭開的；但又畢竟是終要揭開的一個謎。

囚居境遇

一架蘇聯軍用機把溥儀從瀋陽載到內蒙古的通遼，又從這裏把他送往蘇聯的赤塔。假如遲一步，他是很有可能給人挾持到東京，深嘗生命的苦酒的了。

溥儀也許只在赤塔停留了三兩小時，便又開始了新的旅程。

「我到赤塔的時候天都快黑了。後來又換坐汽車離開赤塔。

「坐在汽車裏的時間很長很長；一排排洋房逐漸消失了，接着是荒野，我們的汽車穿過左一個右一個樹林，還渡了河，汽車是搭了板子才過去的，我們就這樣，在黑夜中走啊

走啊……

「突然，有人說着中國話：『停一停，要解手的可以下車解手！』我一聽，非常害怕，莫非是蔣介石派人來接我的？那可糟啦！幸好不是那麼一回事，他是入了蘇聯籍的一個中國人。一直到深夜，汽車才到了莫洛闊夫卡停下來，這裏是蘇聯的療養區，據說有一位蘇聯元帥的總部駐過這裏，名字是……」

「是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吧？」我補充了一句。

「對，對。不久就從莫斯科來了一位中校，照顧我的生活起居，給我香烟、棉衣、書籍、報紙和日用品。」

「跟你一起去的還有誰？」

「我弟弟溥傑，三個侄子，二妹夫鄭隮敳，一個姓黃的大夫，一個僕人。在莫洛闊夫卡住了一兩個禮拜以後，他們徵得我的同意，把我送到伯力去。我們是坐火車去的。在伯力先住在紅河子，那是一個別墅，後來搬遷第四十五收容所。我每天吃麵包，湯，肉，待遇很好。」

「咦！你不是說你在僞滿吃素的麼？」我有些覺得奇怪。

「到蘇聯以後又吃肉了。不過，我那時身邊總是放着一本『未來預知術』，時常用銅錢卜卦的。」

「現在還信嗎？」我忍住笑向他提出這個可笑的問題。

「那還用說，太迷信啦！」他爽朗地大笑起來。

「一九四六年你到過東京，是爲了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作證的，是嗎？」

「是的。我還記得一些輪廓和可笑的事。那年八月間，從伯力坐飛機出發，到了半路上遇到大雨，我往下一看，盡是山，也看不見海，就懷疑起來：『這是到哪兒去呢？』飛機上的蘇軍軍官談話我也不懂，可是偶然倒給我聽懂了一個字：『哈爾濱』。

「『到哈爾濱去？那可糟啦！』我想啊想的，更加懷疑起來。等到飛機降落下來，才知道不是什麼哈爾濱，而是離海參崴有好幾十里的一個地方。我住在當地軍事俱樂部的將校宿舍裏。住了兩天，到海參崴。啊，這裏的風景好極了，樓房都蓋在山上。我住在六樓，同房的有五個人。每天的招待都很好。這裏就是早上有大霧，所以常在下午到海邊去蹓躂蹓躂。天氣不好，飛機不能飛，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每天都巴望着動身啊！

「這樣等了七八天才又起飛。那飛機很像是一架水上飛機，不太記得清了。

「到東京是下午五點鐘左右。我們坐的飛機還沒降落，就已經有五六架美國飛機包圍住我們了，那是來監視的。下機以後，美軍盤問我們，還照了相。等了一兩個鐘頭，手續辦完了，這時蘇聯駐東京使館的武官，便把我們接去了。我住在使館的樓下。

「過了幾天才出庭的。每天上午九點到十二點，下午一點到四點都在庭上。這樣繼續了二十多天。」

二十多天算長麼？一點也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訊從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才告終結，時間有兩年半之久。開庭共八百十八次，出庭作證和書面作證的將近一千二百人。審判記錄四萬八千四百十二頁，判決書長達一千二百十三頁。它在各方面超過紐倫堡法庭，而是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的審訊。雖然在處理戰犯的時候它不公正地受到了美國的包庇。

參加這次審訊的有十一個國家：中國、蘇聯、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菲律賓。

我國著名的法學家梅汝璈先生，擔任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

正因爲法庭憲章第九條第三項的規定，所以各被告都有他自己選擇的美國籍辯護律師和日本籍辯護律師作代表。

某些美國籍辯護律師大概是別有用心的。

溥儀懷着相當不滿的心情跟我說：「在我出庭作證的時候，我自己先介紹履歷，然後由法官發問，我作證言，控訴日本戰犯的罪行。

「從那個時候起，我就看出美國籍辯護律師袒護日本了。記得有一次在我作證以後，有一個美國籍辯護律師不分靑紅皂白，就大聲嚷嚷，法官制止他，說他態度粗暴，而且所談的問題超出了範圍以外。」

法律，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也許是一件枯燥的東西。那麼，還是讓我們多談談溥儀在蘇聯期間的日常生活吧。

我曾經向撫順戰犯管理所醫務室借到一份材料，那是溥儀押解回國後答覆醫生詢問而寫出來的，裏面牽涉到他在蘇聯期間的健康情況。

溥儀用十分工整的書法寫下他的答覆。字體秀勁飄逸，和當年「御批」上潦草的筆跡，那簡直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他那次一共答覆了醫生十四個問題。有關的是下面幾段：

（三）……在蘇聯的時候，有兩三次感冒，很快就好了。痔瘡便血經蘇聯醫生給的白色油質的坐藥，非常有效。在蘇聯期間，一直沒有便血。脚氣沒有好，一向沒有住院。

（六）到蘇聯前，種過多次牛痘。在蘇聯每年有二次預防注射（腸傷寒、霍亂、痢疾、腦膜炎、斑疹傷寒等等）。……

（九）……在蘇聯時，睡得好。……

（十）……在蘇聯經常吃黑麵包、白麵包、各種肉類、大米、燕麥、蕎麥、小米、糖、黃油、乳酪、鷄蛋等。我喜吃麵包、黃油、乳酪、鷄蛋、魚子等，對於牛腦、牛舌不喜吃，因爲不習慣。……

（十一）我到蘇聯前不經常吃零食……。在蘇聯沒有給零食，每月有一次自買用品，我吃過葵花子、糖、香腸、罐頭等。

（十二）……我飯前後，大小便前後都洗手。……

溥儀在蘇聯囚居五年期間的日子，就是這樣過下去的：吃得好，睡得香（我想，這時他的左右再不敢狂妄地模仿他當年侍候皇太后和四位太妃那樣，每天問一聲「進的香？歇的好？」—了吧！），每天看看書，讀讀報，當然還會有人問他一些關於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事情。此外，大概就是摸出小銅錢，攤開那本寶貴的「未來預知術」，卜卦一番，以占吉凶了。

平心而論，我們似乎也不能深怪溥儀丟下了「大藏經」、「驗方新編」、「醫術金鑒」，却又熱中於「未來預知術」的卦書。

吃得好，睡得香，究竟是眼前的條件造成的。將來呢？下一步會怎樣？長遠的將來又會是怎樣呢？他不能不想一想。

但是他不能預知未來。「未來預知術」當然更不能使他預知未來。

他的未來，倒毋寧是種因於過去的。

我想，日子雖然是平平安安一天天過去了。但是，僞滿洲國的情景不可能在他的腦海裏淡下去，再淡下去，以至完全消失在太虛之中。

他會自然而然地想起帝宮，想起緝熙樓，同德殿；婉容、李玉琴、吉岡、一任又一任和他

打過交道的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武藤信義，菱刈隆，南次郎，植田謙吉，梅津美治郎，一直到山田乙三。

溥儀所做的事，有一些是他永遠不會忘記的。他跟我談到這些。

他會想起兩次拜見日本天皇裕仁的情況，住在赤阪離宮的滋味，特別是第二次接回天照大神以後，强迫東北各地祭祀的醜劇。

他會想起「日滿密約」、「日滿議定書」一類的賣國條約，想起祖國東北的一切航運、港灣、礦山、陸運的權利都給怎樣斷送的吧？

溥儀當年和關東軍司令官梅津以及有「馬來亞之虎」之稱的山下奉文都說過：「日本現在既然是實行『南進政策』，自然要和蘇聯和好，才可以鞏固北方。……日本應該多多製造飛機，確保制空權！」這些話應該怎樣解釋呢？

溥儀當年還跟東條英機說過：「應當盡『滿洲國』的全力來支持日本的戰爭！」這些話又該怎樣解釋呢？

他大概是這樣認定的，如果回國以後，這一切都要成爲極大的難題，甚至是致命的難題。

在這種難題下，他和婉容，特別是二十歲左右的李玉琴恐怕只能是生離死別的結局。

噩耗來了。

有一天，溥傑告訴溥儀，說是接到日本籍妻子嵯峨浩子從東京來信，她聽說李玉琴已經改

嫁了！

「她改嫁了？」這個問號糾纏着溥儀。「未來預知術」當然不能解除溥儀心頭的任何迷惑。

但是，他何嘗料得到，當自己在囚居中進入蕭索中年的時候，每一個中國人可以引爲自豪的、嶄新的祖國却經歷着巨大的陣痛而誕生了！

在這個國家的兒童，比當年宣統皇帝的眼界要開闊得多。但是，你若問他宣統皇帝是怎樣一個人？他便會睜大着眼睛像遭遇到哲學上一個難題一般。

在這個國家的兒童，比當年宣統皇帝具有堅强得多的民族自尊心。

百聞不如一見。

即使後來有人把這些告訴溥儀。溥儀也未必相信。

溥儀如果當時百分之百地聽信了，那麼溥儀就反而不成其爲童年的宣統皇帝和青年的僞滿洲國皇帝！

中國人大抵總是要回到中國來的。雖然溥儀在囚居蘇聯的五年之中，最怕聽的就是回國，而且只是由於這種原因，他曾經三次上書，請求長留蘇聯，可是他畢竟是回來了。他這種請求失敗了。

蘇聯政府把溥儀等戰犯交還我國，是一九五〇年八月間的事，距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不到一年。

溥儀回到了瀋陽。

溥儀帶着極度惶恐的心情在瀋陽車站下了火車。

溥儀一直是這樣想着的：「我到了瀋陽，就要被宣佈死刑！」

可是，對於溥儀說來，在瀋陽車站所發生的一切，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奇蹟。

獄中見聞

許多人都到過瀋陽車站。凡是到東北各地參觀的，都得從這裏經過。如果有什麼可以稱爲特點的話，那也許就是下了火車，跨上月台，還得過一道約有三十公尺長的天橋，才能到達車站。再就是車站前一片寬闊平坦的廣場。此外呢，這六年我在瀋陽車站坐過六次火車，第一次只比溥儀到瀋陽晚半年，依我看來那就是從車站附近高聳的建築物可以想見更加繁盛興旺的市容。

溥儀從蘇聯回來，當時哪有心情注意這些呢？

他想的是：「只要一到瀋陽車站，準會立刻被宣佈死刑。歷來改朝換代，就是這麼一個結局啊！」

可憐的「末代皇帝」，你完完全全想錯了。

在瀋陽車站的會客室裏，當地黨政首長接見了他，拿出香茶、水果、點心招待他，而且溫暖地安慰他，要他安分守己，勸他好好學習，多明白一些事理。

不久，他就在撫順戰犯管理所住了下來，撫順距離瀋陽只有六十公里左右。但他也有一個時期移禁在哈爾濱。

我在這個管理所住了十天，覺得溥儀這個犯人在外表方面給我的印象是整潔，除了前九天的鬍鬚略爲長了一些。

他經常穿着藍布的上裝和西式褲子；有一天竟然穿的是藍布單制服，不過在領口露出鮮艷的紅色球衣的圓領子。

「是球衣？」我好奇地指着他的脖子問了一聲。

「是的，我們打球穿的。每人都有一套。」他羞澀起來，彷彿一個少女突然被別人發現了和自己年齡不太相稱的某種裝束似的。

「不冷嗎？衣服夠穿的？」我想起一出大門，就非得皮大衣，皮帽子不可。所以室內雖然溫暖如春，仍然不自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不冷，一點兒也不冷。衣服，那是足夠穿的。拿棉衣來說吧，昨天我不是穿了的嗎！去年新做了一套，前些日子又派人來替我們量尺寸了，恐怕還要發新的。」他開心地笑着，表現了極大的滿足。

我當時忘了告訴他，那兩天我常在會議室裏打乒乓球，就看見一大批新的棉衣堆在那裏。大概又快要發放給他們了。

管理總務的一位科員告訴我，他們一套藍斜紋布的棉制服，連帽子要二十三塊多錢。他們穿的棉鞋，裏面有氈子，每雙十三塊錢。每人發一條棉被，年老體弱的可以用兩條。每月還發給每一個犯人一條香烟，只要他愛抽烟。

「你們的伙食怎樣？」我問。

「很好。」

「有肉吃嗎？」

「太有了，經常吃。而且常調換：炸醬麵、餃子、餡兒餅、米飯都有。」

「你的飯量好麼？」

「哈！」他不禁笑了起來，「除了年輕小伙子，就數我吃的多。大餃子，一頓能吃三十！」

談到吃食，最好讓溥儀自己來作補充，而且是書面的。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四日他在哈爾濱

管理所答覆醫生詢問時，分項目寫着：

我喜吃麵食，如包子、餃子、葱花餅、各種餅、油條、麵條、蔬菜等，我還愛吃豆腐、鷄蛋、花生、辣椒、茄子、榛子、瓜子等。蘋果、橘子、蜜柑、香蕉，我也愛吃。牛奶、黃油、甜點心，我也愛吃。在去蘇聯前，我經常吃大米白麵（高粱米、小米有時候也吃）、各種蔬菜、肉類、鷄蛋、牛奶、甜點心、黃油、麵包等。……回祖國後，經常吃大米白麵，各種肉類，如魚、鷄、豬、羊、牛肉，各種蔬菜，鷄卵、麵包等等。我最愛吃包子、餃子、白菜、菠菜、豆芽菜、韮菜、豆腐、蒜，各種肉類也喜吃。對甜山藥、甜土豆比較不喜吃，因爲吃多一點，感覺飽悶。

我到蘇聯前，不經常吃零食，有時候在飯前飯後吃花生、瓜子，晚間常吃果品。回祖國後，也不經常吃零食，本所①給了多次果品，如西瓜、梨、橘子、蘋果、西紅柿，給糖果、花生、葵花子等。

我過去喜歡喝茶（香片、龍井、大方、碧蘿春、普洱、紅茶）。喜喝酒，不多，也不是每天喝。我喜喝白酒、紹興酒、玫瑰露、白蘭地、紅葡萄酒。白酒和白蘭地喝兩三小杯，紹興酒十幾小杯。我也喜吸烟，什麼烟都吸。

溥儀在撫順的居住條件也不算壞。雖然是十個人住在一間屋子裏，但是從溫度、陽光、空

① 指哈爾濱戰犯管理所。

氣各方面來說，都是可以滿意的了。走進臥室可以看見兩排木板搭成的炕，那是在東北習見的東西。每排睡五個犯人。四個月前，他們還是十四個人一間的，近來鬆動了些。臥室的窗玻璃是兩層的，爲了禦寒的原故。

在一條甬道的兩旁，都是他們的臥室。文娛室、書報室也設在臥室的一排。文娛室裏藏放着象棋、圍棋、跳棋、撲克牌、乒乓球、網球、排球、籃球等等。每天上午和晚上，他們都可以得到這方面的調劑。

溥儀住在走進甬道右手第一間屋子裏。他的舖位似乎又是進門靠右手的第一個。一天上午，他們正虛掩着門，像往常一樣地閱讀書報，並且在討論着一些什麼。我從溥儀門旁的窗口看去，他們都在聚精會神地談論着，大多是脫了鞋子盤膝坐在炕上，獨有溥儀採取了更加自由自在的姿勢。他坐在炕上，兩腿平伸，連襪子也索性脫掉了，右脚的大拇指似乎還在悠然自得地轉動着。他那時正在和別人爭論一個什麼重要的問題似的，盡管自己的脚趾在繼續轉動，臉上表情却是嚴肅不苟的。

等到那天下午我又遇見溥儀，便隨便跟他說了一句：「今天上午我看見你了。」他倒很機靈，彷彿明白我的話中有話，只是隨口應答了一句：「先生，您到我們那兒去過啦？」

我緊跟着說：「不但去過，而且看見你光着脚坐在炕上呢！」

他哄然大笑起來，臉也突然變紅了，一直紅到腮根。他也許想不到我會跟他開這樣一個玩笑。

「你們在討論些什麼呀？」

「『政治報告』裏中國革命勝利的保證，『八大』的文件。」

在臥室外面是一個大廣場，可以在那裏散散步，打網球，打排球，打籃球。還有一個院子也可以散步。從那用磚頭圍成的花壇看來，早幾個月這裏想是萬紫千紅的一個花圃呢。會場有兩個，一個在室內，一個在室外，是他們聽講課和每星期四看電影的地方。除非熱天，他們大都是用室內的會場。有設備完善的醫務室，清潔的廚房和浴室。冬天正是北方溜冰的季節，我一到那裏，便發現一個新澆的人工溜冰場。這也許是最經濟的運動設備，只要在整平的地上，澆一層三四寸多高的水，過一夜就變成上好的溜冰場了，透明、光滑而又堅硬。

可惜溥儀不會溜冰，否則我倒可以從旁欣賞一番。

他這幾年的健康情形怎麼樣呢？在這方面，最高明的小說家的描寫，恐怕也不及醫生檢查報告以及他答覆醫生詢問的書面材料來得可靠。

我是看到愛新覺羅．溥儀體格檢查表的。

一九五五年的記錄是：

身長一七四公分（cm）。體重一〇三市斤。胸圍七七公分。兩眼近視性散光，高

度近視。握力：右三五，左二八。肺活量三五〇〇毫升。血壓一二〇——八〇水銀柱。

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經郭子森醫師簽章認可的有下列三項：

自覺——健康。

現症——全身系統檢查，無病的所見。

判定——健康。

最使我發生興趣的是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四日溥儀在哈爾濱所寫的那份材料。其中有關他在蘇聯期間飲食健康的情況以及他吃食嗜好，我已分別在前面引用過了。但是還有一些是大家不知道的。

「祖母患胃癌死的，父親有痔瘡，他人沒有特別的病。」

他這位本生祖母就是光緒皇帝（德宗）的本生母。她也就是西太后的親妹子。光緒和宣統在四歲和三歲的時候，先後入繼爲嗣皇帝，給了這位老人以極大的傷感，晚年得胃癌而死。照溥儀的說法，她至少因此得了輕微的精神病。

溥儀的本生祖父醇賢親王奕譞死得早，在他出世前的十六年就撒手歸去。「清皇室四譜」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皇七子醇賢親王奕譞，號樸庵，是爲德宗景皇帝本生父，宣統帝本生祖父。道光

二十年庚子九月二十一日子時生。貴人烏雅氏即莊順皇貴妃出。……（同治）十六年庚寅加增甲數，十一月二十一日丑刻卒，年五十有一。謚曰賢。……宣統既嗣位，詔定稱號曰：皇帝本生祖考醇賢親王。子七人。

所以，奕譞的生卒年代也就是鴉片戰爭開始的一八四〇年和中英簽訂印藏條約的一八九〇年。料想是病死的，病情不詳。葬在北京西山妙高峯園寢，廟制祀典用天子之禮。一九三四年，陳慶祺編的「中國大事年表」，在光緒十六年這一欄裏，也曾提到：「十一月帝生父醇親王奕譞薨。」

至於溥儀的生母瓜爾佳氏，大學士榮祿的女兒，又是怎樣死的呢？據溥儀本人說，他認爲和端康太妃有關。在「宮廷軼事」那一章裏，我已經提到溥儀年少好時髦，因爲買綫襪却連累太監給端康太妃叫人打了二百大板的怪事。打了以後，溥儀的老師陳寶琛認爲越權太甚，不以爲然，很在溥儀面前說了幾句端康太妃的閒話。因此，溥儀就氣洶洶地跑去和她吵鬧一番；這一來，當然引起激怒了的女性各種鏈鎖反應，而況他們又有母子之名呢。最後，還是由溥儀出面，賠罪認錯，方才了事。這件事傳到瓜爾佳氏的耳裏，想不到竟會造成她的極大痛苦，終於吞服鴉片而自殺了。這是一九一八年秋天的事。他的生父醇親王載灃之死，是在解放之後，因此即使有人新編「中國大事年表」，斷然不會註明某年某月「帝生父醇親王載灃薨」，這時皇帝自己還在監獄裏呢！

「我在東北（僞滿的時候），有時候胃不消化，有一時期的神經衰弱，痔瘡便血，脚氣病。曾服中國藥治不見效，胃不消化有時好，有時不好。神經衰弱是一時期的，不是經常的，曾服中國藥和瑞士藥『色多波』鎮靜藥。脚氣用火酒、硼酸見好，可是總沒有斷根。治痔瘡便血服中國藥無效，用油質坐藥稍好。都沒有住過院。……」

「回祖國後，痔瘡便血有時犯，不重，經過醫生給油膏塗上，見好。脚氣一直沒有好，塗二〇二紅色藥不見效，近來用藥水塗上稍見好。沒有住過院。」

溥儀的胃部，常使我聯想到他童年吃栗子太多的故事，後來相當愛吃零食，和胃的不消化症更是不無關係。

我總覺得，溥儀外形就是神經衰弱型的。他做了十四年傀儡，偏嘗百般苦味，而不致演成神經失常的局面，已是萬幸的了。「滿洲國」第一期留日陸軍將校候補生祁繼忠給溥儀的「奏疏」裏，竟有「處此您多忘之日」的字眼，雖嫌唐突，倒是實情，可以看作溥儀神經衰弱的旁證。

「我在年幼的時候，哪一年忘了，得過一次痢疾，服中國藥治愈；二十多歲得過水痘，其他傳染病沒有得過。」

「回祖國後，經過每年的預防注射（腸傷寒、霍亂、痢疾、腦膜炎、斑疹傷寒、鼠疫等等）。」

舞沒有學過。」

「我喜歡打網球、乒乓球，其他沒有打過。我打過高爾夫，不很愛它。游泳、田徑賽和跳

不好。……回祖國後，初回來幾天睡不好，後來睡得都好。」

「我每天睡七、八小時就夠了。在僞滿的時候，睡有時好，有時不好。胃不消化時，睡的

如果溥儀不是一個酷愛睡眠的人，就不會說出「我每天睡七、八小時就夠了」的話來。一般說來，難道成人有七、八小時睡眠不就原是應該夠了的麼？他初回國的幾天心神恍惚，難以就寢，那完全是因爲他疑神疑鬼，怕在瀋陽發生意外變故的關係。

「我每天吃兩頓飯，普通飯碗兩碗，也有時增減。」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犯人平日每天吃三頓，只有星期日是兩頓。我當時也是如此。溥儀在北京、天津和長春時期，想必都是每天吃兩頓飯的。

「我喜看電影，也愛看戲，但是我過去在北京和僞滿時候，不能隨便看戲，所以看得很少。我常用涼水手巾摩擦上半身，喜歡散步和早操。我飯前後，大小便前後都洗手。小的時候常吐痰，後來吐痰少了。」

溥儀當年不能隨便看電影看戲，當是事實。要看也只能在皇宮裏看，在天津因爲到戲園裏看了一次梅蘭芳就引起遺老胡嗣瑗的「進諫」，可見皇帝看戲之難。據他說，在長春時常在帝宮裏放映日本「映畫」，也就是電影。那時候他自己身旁有電影攝影師，主角當然是皇上自

己，雖然拍了一些生活起居的電影，想來也是單調得很的。緝熙樓上的那個別致的小型藥房，也許可以稱爲帝宮一大特色，再就是防空室和日本憲兵隊了吧？

至於早操，恐怕也只是最近幾年才養成的好習慣。

「我現在沒有感覺身體不好，只是如前所說，有時犯痔瘡便血，但輕微，經常有脚氣；現在消化好，飯量比過去在東北和蘇聯時候都多。」

「我不經常患感冒和咳嗽，有時偶然感冒，很輕微，很快地就好了。」

撫順和哈爾濱的戰犯管理所對於犯人的健康是關心的。我從一疊記錄裏發現，當溥儀「感冒流鼻涕」的時候；「食慾減退，胃口飽滿」的時候；「痔出血」的時候；甚至「右耳內癢感」的時候；都有醫生處方或者加以檢查。

一九五四年二月溥儀的一份身體檢查表裏，列有既往史、家庭史、個人史三項。個人史又分列了四個問題。原題和溥儀自己所塡的答覆如下：

（主食）：米，麵。

（對烟酒如何？每日量多少？）烟每天六、七支，多則十幾支。酒不每天喝，白酒（小杯）兩三杯，黃酒十幾杯。

（冶遊）：沒有。

（嗜食）：喜吃鹹的，喜吃素菜。

古來帝王，荒淫的常佔多數。末代皇帝溥儀既無三宮六院七十二妃，更無後宮佳麗三千人侍候，而竟然在冶遊方面繳了白卷，很出意外。

在這方面，很容易使人想起同治皇帝來。宣統原是以承繼同治兼祧光緒入宮的。如果依照許嘯天「清宮十三朝演義」上的描繪，那麼同治當年在北京前門外等地的醜行不少。「清皇室四譜」也含蓄地談起這件事，作者以委婉的存疑方式暗示着肯定。

按照「正統」的記載，那位西太后親生子——同治皇帝（穆宗）可眞是超凡入聖的人物，一連串的稱號是多麼冠冕堂皇啊！

穆宗繼天開運受中居正保大定功聖智誠孝信敏恭寬明肅毅皇帝，諱載淳，文宗長子。……（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一月初十日病痘，復由兩宮皇太后訓政，十二月初五日酉刻崩於養心殿，壽十有九。或曰被生母皇太后葉赫那拉氏暴虐致痘，陷而崩；或又曰，帝病非痘，實微行致蘊毒使然，然皆不能明也。……

載淳生於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丙辰）。他十七歲時娶了十九歲的嘉順皇后，同時娶了慧妃，一個月後又娶了瑜嬪，同時又娶了珣嬪，接着又娶了瑨貴人，是個一夫五妻者。「病痘」應是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甲戌）的事，也就是說這位荒淫的青年皇帝的梅毒發作了，而到一八七五年初就斷送了性命。

無論如何，溥儀如果眞的沒有冶遊史，這一點應該說是可取的。

我這次去訪問末代皇帝溥儀，還給讀者中的象棋迷帶來一件有趣的禮物。巧得很，有一天溥儀和他的胞弟溥傑下棋的時候，我正在一旁觀戰，而且記下對局。

溥傑（先）末代皇帝溥儀（勝）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日晚七時奕於撫順戰犯管理所）

兵一進一	①砲二平五	馬二進三	馬二進三
砲八平九	車一平二	馬八進七	②車二進六
兵七進一	卒五進一	兵九進一	③砲五進一
兵三進一	馬八進七	④砲二進一	車二進一
車九進一	⑤車二平三	⑥馬三退一	⑦砲五進三
車九平八	⑧馬七進五	車八進四	砲八進三
⑨車八平七	砲八平三	⑩砲九進四	⑪砲三進四
帥五進一	車三進一	⑫車七退四	⑬砲三平二
馬一進三	⑭砲五平一	車七退一	砲二退四
車七進四	砲二進四	馬三進五	車九平八
砲二平一	⑮車八進六	馬五退三	⑯車八平五
帥五平四	車五平六	帥四平五	⑰砲二退一

砲一進三　砲一進二　帥五進一　⑱車六平二
砲九平五　車二進一

着法評註：①溥儀成竹在胸，高聲說：「嗨！我來它一個當頭砲！」②溥儀笑着用純粹的北京土話說：「我楞上！（廣東話就是「夾硬來！」），大有一切在所不顧之勢。③是準備用重砲呢？還是另有妙着？不敢妄評。④弟弟打哥哥的車了！⑤溥儀嚴肅地撿到一個便宜貨，橫車吃馬。⑥敗着。不如飛相。⑦溥儀眼尖手快，立刻說了一聲：「我打過去！」⑧棄空心砲之攻勢而不用，甚至連邊砲也不予殲滅，不知何故。⑨溥傑向溥儀奉上紅車一隻，溥儀未吃。⑩忘記了黑方的三路馬。奇在黑方自己也忘記了這回事。⑪打相將軍，可抽車而竟不抽。⑫眼睜睜吃掉黑車。⑬溥儀吃驚說：「這可不好，又來吃我的砲了！」⑭溥儀說：「這個砲也得逃。」其實恰好逃到弟弟的嘴裏，紅方未吃。⑮有進攻中路之意。⑯對方紅馬，何嘗放在眼裏？⑰是運用重砲的必走之着。⑱關鍵之着。如紅方再不上士，則爲絕妙狠着矣！

那天晚上，溥儀神態自若，興致甚高，又因爲他那一小撮小型山羊式鬍鬚給剃得乾乾淨淨，更顯得年輕了許多。他下棋的時候，左臂有時屈伏在桌上，低首觀變；有時則用左手托腮凝思。他而且經常分析棋局，出壯語，助聲威；發危言，資惕勵。

相形之下，溥傑就顯得拘束沉默了。這也難怪，溥傑還是初次和我見面，不及溥儀的活躍也是情理之常。

溥儀曾經指着溥傑問我：「您看我們哥兒倆像不像？」我向溥傑打量了一下，臉型既和他的哥哥相似，鼻子上也架着一副黑邊圓形眼鏡。重大的差別也許就在於溥傑小了一號，他的身材是算得矮小的了。但是，溥傑也有着飽滿的精神。

我給了溥儀肯定的答覆以後，又把眼光放在溥傑的臉上，並且輕聲問他：「你比溥儀小一歲，是嗎？」

「是！」他幾乎用一個士兵回答上級軍官的姿態對我說出這一個宏亮而乾脆的字音來。同時，他已經非常熟練地擺出立正的姿勢：雙手垂直，挺胸，小腹略微收進，雙腿直立，兩脚呈八字形，正像「步兵操典」所規定的那樣。

我當時確實楞了一下。事後我才想起來二十三年前他是「滿洲國」留日第一期陸軍將校候補生，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因此他往往下意識地表現出迄未消失的軍人痕迹來。

溥傑這一立正，還使我想起我和溥儀一段有趣的對話。

「你三歲做宣統皇帝的時候，名義上還是自兼陸海軍大元帥，先由攝政王代理。對不對？」

「對。」

「你做僞滿洲國皇帝的時候，又身兼海陸空軍大元帥。你究竟懂不懂軍事？」

「我哪兒懂！連我的軍政部大臣他們也不懂！」

從溥儀的象棋棋藝看來，如果他有可能把這套進攻防守的戰略戰術用在戰場上，那麼等待着這位「陸海空軍大元帥」的眞不知是多少個「滑鐵盧」啦！

溥儀下完那盤棋，敏感地覺察到我對他的棋藝不會有太高的估價，就順口補充了一句：「我的跳棋下得還不錯，一般人都下不過我。」

我相信他的話。

他如今所說的話，大都是值得我相信的。這是因爲他坦率、誠摯，雖然身爲犯人，可是對人生採取了肯定的態度。他不憂鬱，他不傷感，他在讀書，他在思考；他遭遇到來自靈魂深處最猛烈最銳利的挑戰，他沒有退却，或者暫時退却了很快又振奮起來；他竭力運用他那常人的智慧，揚棄了一些什麼，又吸收了一些什麼；他有時痛哭流涕，有時縱聲大笑；依我看來，這位末代皇帝只是在最近幾年才開始懂得什麼是人生，什麼是愛情的。而且似乎一年比一年懂得深刻些。

他帶着滿眶熱淚，在我面前回憶國慶節在撫順觀禮的情景：

「國慶節，這是多麼隆重的一個節日！然而今年，像我這樣的人也能去觀禮，眞是又高興又慚愧。我看到隊伍裏歡天喜地的青年男女，心裏特別難受。我想：『你們今天高高興興，可是你們的上一代呢？他們當時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他們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啊？』……」

大滴的淚水，從溥儀的眼裏流出來，流在雙頰上。香烟被擱在一旁，這時他也沒有心情抽

了。他努力抑制着激動，接着說下去：

「那時候，旁邊如果有一個解放軍或者一個幹部無意看我一眼，我就趕緊把頭低下去；他們一交談，我就緊張，以爲是在議論我。在這種地方，我實在抬不起頭來，但是我又實在想抬起頭來瞧一個痛快；我從沒有瞧見過這種偉大的場面！」

這種悲喜交集、愧恨有加的心情，溥儀不僅表現在言語上，而且是形諸筆墨的。我後來看到溥儀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所寫的「參觀感想」，摘錄如下：

我到了撫順露天礦，看到今天的礦山，重新歸到祖國人民手裏；看到它的全部自動化。它將生產越來越多的煤，供應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需要，供應人民生活上的需要。所有這一切，使我感到極度愉快和興奮。同時，我還看見了日帝對礦山遺留下來的破壞遺跡；它只爲多出產煤，以求得滿足它們的高額利潤，造成礦山畸形的發展的怪狀，直到現在礦山還存在着崩岩、滑落，而且許多處還發生自然火。……

過去東北一切礦山，都曾由我手中斷送給日帝。……

過去我曾來過撫順露天礦，那時候來到這裏的目的是什麼呢？是替日寇當宣傳品，替它欺騙和痲痹人民，用日寇的走狗僞滿皇帝名義而來的，爲的是鼓勵漢奸官吏更加强力來剝削工人階級，更多地生產來爲日本侵略者的戰爭服務。所以，我這次重到此處，眞是感到沒有臉來對我們的祖國同胞。我痛恨我的過去。……

據龍鳳礦領導者說：「在日僞時期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四年，礦井瓦斯爆炸有六次之多。工人死了三百多人，殘廢者五百八十多人。而且在當時，工人下井工作時，他們的妻子在外面等着，哭哭啼啼，到時候不上來，丈夫就是死了。當時工人家屬妻離子散，工人由於凍、餓、病、受虐待、遭險等死的不知多少，甚至工人病的要死，帶着氣就給活埋了。」工人是有苦無處訴，有寃無處伸的。工人的痛苦根本沒有人過問的。例如我過去來撫順露天礦，我根本不管工人的生活怎樣，我只是小心翼翼地順從日本帝國主義的意旨，奴顏婢膝地唯恐失掉了日帝的歡心。一切是爲了鞏固自己漢奸皇帝的地位與個人的所謂安全，所以對於工人的生活如何是漠不關心的。這一切正說明我完全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了。

當我參觀工人大樓宿舍的時候，工人們的家屬都是和顏悅色的態度，還有人招呼：「屋裏坐一坐吧！」這眞使我又感激又難受。像我這樣過去當日寇走狗……在我理想中，如果我見了工人農民，還不得迎頭痛打一頓！最低限度也得痛罵一回！相反的，每個人都那樣和藹。……這出我意料的事，愈增加我內心的慚愧和自恨。

當我去石油一廠參觀時，眞是目不暇接；瞧什麼都新鮮，看到我們的機器完全是自動化了，二三人就能能操縱很大機器。我雖然聽到說明，這種專門的技術和怎樣使用經過，我聽都聽不懂。

訪問一位農民老大爺的時候，我覺得臉上直在發熱。由於我內心的斥責，使我不能不在老大爺夫婦面前，自我介紹，低頭認罪。回想僞滿十四年農民所受到的都是什麼？——剝削、壓迫、奴役、掠奪、集家併村、燒房、抓人當勞工、打罵虐待、餓凍病死，以及滅絕人性的被集體屠殺，一切數不盡的災難。

他看了電影「中華女兒」裏八女投江的壯擧，便會向自己責問：「同是一個中國人，我爲什麼當時是那樣呢？」

在抗美援朝運動時期，他很自然地想起八國聯軍。小時候他聽說過，兩萬多外國軍隊就可長驅直入攻進北京，今天又是一個什麼局面呢？

志願軍報告上甘嶺戰役之後，他流淚了。

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批前日本戰犯在瀋陽受審，溥儀是出庭作證的。他認爲：「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爲人民的利益服務。這才是我活到五十歲第一次碰到的最光榮的一件大事。我雖身爲犯人，我也感覺到遇到今天這樣的新中國和身爲一個中國人的自豪感。」

過去，他認爲：「一個朝代的毀滅，都是由於遇上了昏庸或幼小的帝王，以及王侯將相的腐敗無能，或者是奸臣專權、篡奪等原因而造成的。至於新朝代的興起，則是由於英雄偉人『奉天承運』而來的。」

今天，在他的知識領域裏，却有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且對它多少有些認識。

談到愛情，我想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完全孤立的愛情。愛情裏不能不交織着社會的因素。即使標榜「愛情至上」的天地間一對最理想的情侶，也畢竟是生活在特定的社會裏，料想他倆決不可能在眞空中相依爲命吧？

「滿洲國皇帝」溥儀和他的「福貴人」李玉琴之間的愛情生活，就是如此傳奇性，却又如此現實性的。

今年二十九歲的李玉琴，是溥儀目前唯一的妻子。

溥儀比她大二十二歲，但是並沒有妨礙他倆之間近十年才建立起來的眞實愛情。

我每次只要和溥儀談起李玉琴來，他總是帶着無限悔恨而又無限歡愉的心情說：「我對不起她，我對不起她！她原是一個窮苦人家的孩子，品行挺好的；十五歲嫁了我住進長春的宮裏，因爲和我在一起的關係，她也沾上了不少壞習氣；任性啊，驕橫啊，……不過，現在又變好了。……」說到這裏，他就不禁眉開眼笑，樂呵呵地。

「她現在在哪裏？」

「還在長春。」

「有工作嗎？」

「有。前一陣子是托兒所的保育員，現在當了個圖書館館員。」

「你們通信嗎？」

「通信通信。」他急速地說，四個字只花了通常一半的時間。

「來看過你？」

「看過，好幾次啦！我算一算，……三次！」

溥儀臉上的笑容隨着每一次答覆在擴大，在明朗化。我懂得溥儀的內心這時該懷着多大的激情！

「你有她的像片嗎？我想看一看，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當然可以。我這就拿去！」

李玉琴的照片是被珍藏在一個大約三寸見方的紋皮皮夾子裏的，一共有兩張，一張是染上彩色的，也許因爲穿棉衣的原故，看起來不如現在複製放大的這一張來得清秀。她的臉型相當美，也相當甜，髮端的兩個蝴蝶結冲淡了少婦的氣息，却增加了成熟的少女風韵。安放在皮夾左上角的是另一張女性的照片，只有一寸半大。

「這是誰？」我一面端詳着，一面問他。

「她就是譚玉齡。」

慶貴人譚玉齡的面貌和服式，都是當年北京貴族婦女型的；會使人聯想到凝重、厚拙、枯燥、保守這一類字眼。不過，她可能癡心地愛過溥儀，因爲當我發現這張照片旁邊一個薄薄的紙包的時候，問過他這裏面是什麼，他不太動感情地回答：「是譚玉齡臨死之前剪下來的指

甲，說要留給我的。」

我不願打開它，我覺得看了是件叫人不舒服的事。

我的目光毋寧是注視着那個皮夾：大約三寸見方，深棕色，上好的皮質，很可能是進口貨，而且假如你細心多看幾眼的話，就可以斷定主人使用它已有多年的歷史。我漸漸懷疑它的出身：它是從哪裏來的？爲什麼溥儀一直保存着它呢？

「這皮夾是你自己買的？進口貨？」我旁敲側擊地試探着。我想我也許會有些奇特的收穫，但也說不定完全是庸人自擾。

「噢，您問這個嗎？」溥儀輕描淡寫地說，「是那個英文老師莊士敦送我的。裏面原來放着他的像片，後來給我扔了。我現在就用它放起這幾張照片來啦！」他笑了起來。

在看了這幾張像片之後，我們就談起他在獄中和李玉琴第一次相見的動人情景，以及通信的情況。李玉琴給溥儀的最近四封信，我都借來看過了，而且得到溥儀的同意摘錄了下來。

我們的讀者大概都還記得，自從一九四五年秋天，他和婉容、李玉琴在通化大栗子溝匆匆分手，溥儀在蘇聯又從日本籍弟婦嵯峨浩子的通信裏知道李玉琴改嫁的噩耗。

溥儀十分關心這件事。溥儀爲了伊麗莎白皇后——婉容逼走淑妃於前，又和僕人私通於後，因此對她早已持着十分冷淡的態度；再說，譚玉齡墓木早拱，那遺留下來的一小包女性的指甲，也只能當作一個「未亡人」對死者的悼念而已。

「她改嫁了？」這個不祥的難題一直糾纏着溥儀，嚙咬着他的心靈。

溥儀急於要打破這個神秘的謎。弟婦的話是不是應該憑信呢？他當然不願相信，但是要能做到這一步，光是在自己心裏否定它是不行的。要拿出反證來。

溥儀思前想後，也許又會覺得，弟婦爲什麼要造這個謠言呢？或者她爲什麼要轉述一個不可靠的傳聞呢？李玉琴十五歲進宮，兩年的宮中生活果眞會使李玉琴對他自己發生深深的愛麼？兵荒馬亂之中，十七歲在大栗子溝一別，從此音訊杳然，她究竟會眞的等着他嗎？這不是一年半載的分別，這也不是通常的離別。歲月催人，等到溥儀回到撫順，她已經二十二歲了，而這幾年來，溥儀由瀋陽意外地到了蘇聯，之後又竟然回到東北，她當然不會知道。溥儀的生死存亡，對於李玉琴說來，不也同樣是一個神秘之謎麼？李玉琴爲了自己的幸福改嫁了人，又何嘗沒有可能呢！如果竟然改嫁，又會改嫁給誰呢？

所以溥儀一九五〇年秋天到了撫順之後，焦急地在尋求答案。他明白現在有更好的條件幫助他找到解答。這個解答可能是意外的喜訊，也可能是令他悲痛欲絕的噩耗。

溥儀從撫順戰犯管理所寄出了一封信，也許是第一封信，收信人的姓名是李玉琴。

可是不久，這封期待着任何一種答覆的信給郵局退回了。

溥儀陷於苦惱之中，深深的苦惱之中。他不得不痛苦地對自己宣佈：「那傳說是眞的啊！不然，爲什麼這封信給退回來呢！」

難道等待着他的，竟是一個絕望麼？撫順戰犯管理所的人員們安慰他，告訴他那可能是謠傳。

愛情的力量，人情的溫暖，鼓舞着遭遇挫敗的溥儀。

溥儀又寄出一封信。收信人是他在北京的五妹——金韞馨，收信人地址是北京西四區前井胡同六號。

他想起五妹在長春的時候，在大栗子溝的時候，都是和李玉琴時常見面的。他要從她那裏再探詢一次李玉琴的通訊處。

北京五妹的覆信裏，最使溥儀高興的大概就是李玉琴在長春的住址了。這個住址和溥儀第一次寫給李玉琴的不一樣。

新的住址給溥儀帶來重新燃燒起來的希望。他很快地又寫了第二封信寄到長春去。

郵局的遞送員，要把一封寫錯了地址的信送到收信人手裏是困難的。他當然還會盡他的最大努力去各處探詢，可是到了實在無法投遞的時候，只好退還寄信人。溥儀第一封寄給李玉琴的信正是這樣一個遭遇。

不久，在獄中的溥儀就十分高興地捧讀從長春寄來的覆信了。

李玉琴這封信不僅使溥儀高興，而且使他慚愧。

這不是因爲別的，而是因爲他倆從第一次相互通信起，都是談論着愛情和人生的雙重內

容。

在人生的部分，溥儀譴責了過去的壞事，但是反躬自省的程度是很淺的。

李玉琴除了在第一封覆信裏表達了自己對他的深厚的愛以外，也談到人生問題。這個比溥儀小二十二歲的女性，今天似乎比他懂得更多一些道理。她愛他，她正是因爲愛他而毫不猶豫地指摘了他。

而溥儀似乎也不再是個渾渾噩噩的糊塗蟲了，不再是個只能充當傀儡皇帝的角色了。在他認眞的思考之後，同意了那個只有小學畢業程度的人所說的話。既然同意她的看法就不能不給他帶來慚愧。

「知耻近乎勇」。溥儀近年來所以能夠對人生採取了肯定的態度，正是爲了有着這份勇氣吧？

末代皇帝溥儀和李玉琴第一次相見了。那是一九五五年夏末的事。十年闊別，終獲良晤，我們可以想像那種相思的激動和歡欣不僅傾瀉於相見之時，而且會跳躍在會晤前刻的。

溥儀高興地對我說：「她來信說要來看我。嘿！還沒有等得及收到覆信，她又寫了一封信給溥傑，問他我收到了信沒有？跟着人就來了。」

「你們第一次在所裏什麼地方會面的？」

「喏！」他指着門外對面的一間屋子說，「就是那一間。」

那間屋子就在我的臥室隔邊。如果我早一年來，親眼看到這動人的一幕，該多好啊！

「你哭了沒有？」我問。

「哭？」他有些不解。

「我是說人在過分高興的時候，也許會哭的。」

「沒哭。我們高興極了，我們沒有流眼淚。」他接下去又說，「我就問她這十年的情形。她說，日本投降以後她一直住在大栗子溝，婉容也住在那裏。後來解放軍到了，就把她接到部隊裏，對她很優待，而且幫助她，希望她有工作的能力，可是她啊，當時有種種顧慮，一來是想家，家裏還有母親、姐姐、哥哥……」

「父親呢？」

「早死了。二來是她當時對解放軍也沒有多大信心，祖國大陸還沒全部解放啦。這樣，人家解放軍就把她送回長春的老家，旅費都是人家出的。後來，溥修又從天津去信，把她接到天津和北京去住。溥修是我的堂兄，今年六十多了，眼力不好，聽說政府還是照顧他，讓他當了個文史館館員，他在舊學方面是有些根柢的。

「李玉琴到了天津以後就一直待在溥修的家裏，不見世面。可是溥修當時的景況也很不好，李玉琴自己在他家吃住，覺得過意不去，便想找點副業做，貼補貼補；溥修不答應。她想到外面去找個工作，也不答應。溥修只是勸她住下去，守節。

「她呢？她不願意日子老是這麼樣過下去，恰巧這時在北京有些鄰舍朋友和她談談說說，勸導她，這樣她就出來做掃除文盲的事情。不過，她一回到家裏，受到我的哥哥嫂嫂冷嘲熱諷，再加上經濟困難，又不知道我的下落，心裏煩得很，後來決定還是回長春去了。在她母親家裏，姐姐家裏都住過。一九四六年婉容病死在哈爾濱，也是她告訴我的。」

「你說她先前做過保育員？」

「做過，其實起初還是臨時性的，她也替人家織過毛綫衣，當作副業。第一次來和我見面的時候，還沒有找到事呢。那幾封信裏都提到的，您一看就明白了。」

他換了一支烟，興奮地說下去：「她一共來了三次，每次都帶東西來。喏，第一次帶的是襪子、紙本、像片、手絹。第二回帶書夾子、文具用品，她說不願意帶吃的來，因爲這裏一切都有。……」

「每次談話的時間大概有多長！」

「有一個鐘點左右。第二次她來，談話超過了時間，連火車都誤啦，車票是預先買好的。」

「有沒有說什麼時候再來？」

「說年底還要來！」話未說完，溥儀已經縱聲大笑了。

停了一會，他的激動稍爲平靜了一些以後，又補充了一句：「是信裏說的。您看信。您不

是讓我把她的信帶來的嗎？」

那天晚上，我坐在臥室裏讀着李玉琴給溥儀的信。信封背面都有溥儀的編號，並且注着每封信的寄出日期和收到日期。摘錄這些信件的時候，本文作者的註解是加在方括弧〔 〕裏的。

第一封：

親愛的溥儀：

雖然在很短的時間看見了你，可是我很高興。看見你的身體和精神都很好。……進行學習，重新作人，這能不使我高興嗎？

在十年的歲月中，當然生活鎖〔應爲瑣〕碎問題是很多的。一個人的思想是隨着客觀環境逐漸變化的；不過我想雖是生活不安定，長時間不通音信，互不了解情況，可是在我們夫妻感情方面來說，始終是互相惦念的，而我總覺得一定能有見面的時候。……

祝你

勇猛進步！

你的玉琴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這封信想是他倆第一次見面以後，李玉琴回到長春寄出的。

第二封：

親愛的溥儀：

本月三號接到你的回信，知道你學習很忙；我願意你這樣做，因爲每一個人都當學習的，何況你呢？以前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佛身上，跪在佛前念兩三個小時佛，以爲念佛，天下都沒有災害了；佛更能把你送到我面前來。結果是一場空。靜蘭〔溥儀姪子毓嵒之妻〕就是爲佛死了，可是佛却不管她孩子了。……

我這幾天忙着搞副業生產，給工廠裏縫毛衣，早去〔出〕晚歸，所以時間也感覺不夠用。所以今天才給你寫回信。我們不用多費紙筆，但是你一定能知道你的玉琴，是特別惦念着你。我現在雖沒有工作，搞副業生產，我也是很高興的。近來我的精神是很好，我也愛笑了。早晨起來就很高興地去縫毛衣，晚上累了睡得也很香。不寫了，已是夜的十一點了。明天還要早起呢！祝你

學習進步，精神愉快！

玉琴草於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一日之夜

信裏所說：「我們不用多費紙筆，但是你一定能知道你的玉琴，是特別惦念着你」，「近來……我也愛笑了」。這幾句話實在是感人至深。從以上兩封信裏，我們可以爲她的性格大致繪

出一個輪廓來：她熱情，但是情感和理智並重，她懂得什麼是生活和愛情。對於自己所從事的任何工作，她都持着認眞的態度。當年皇帝的伴侶，如今以編織毛衣爲生，却又能處之泰然。閱歷較深的人們應該體會到這不是一件易事。想必她相當懂得人生的眞諦吧？

第三封：

這是四封信裏最長的一封。她感懷身世，悲喜交集，一共寫了八張信紙。信末註着：「這封信寫了十天之多。」是在一九五六年「六一」兒童節以後寫成的。她當時在長春一所托兒所裏當保育員。已經和溥儀第三次獄中相見。

信如下：

親愛的溥儀：

看你回來後，就一直在忙。時間總是不夠我用的；再加上籌備國際「六一」兒童節，我們行政上給了一筆錢，買了許多糖果點心，好爲慶祝「六一」兒童節聯歡會招待小朋友。「六一」的前夕更是忙。托兒所的全體同志，各有各的任務。有的在教孩子歌舞，準備在聯歡會上演出節目；有的把買來的糖果分裝在口袋裏；有的佈置會場等。……午休時間也沒休息，還在準備一切，唯恐忘掉某一件事。雖然這樣忙的喘不過氣來，可是同志們都很高興。因爲今天的兒童是幸福的，所以我們這樣忙，給孩子們準備過節。

回想起來，我的童年時代太苦了，是處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踐踏之下的東北。而我的家又是最窮苦的。爸爸一天勞動十三四個小時，一家人才不致於餓死。在舊社會裏的孩子是父母的累贅負擔，哪裏能夠談到什麼幸福呢！勉强念幾天書，還交不起學費。沒有學費，學校就要開除。回家跟媽媽哭，媽媽說：「以後下學縫襪子吧，掙錢交學費和買學習用品，不然，你爸爸是沒錢供你們念書的。」於是下學後，除了複習功課之外，還要縫襪子。

孩子都是喜歡玩的。記得有一次，我帶着幾個同學去到南嶺〔這是長春的一個地名〕西邊一個日本的兒童體育場去玩，快要到體育場的時候，碰上了日本鬼子大人，不叫我們去玩，並且放出洋狗嚇唬我們，叫洋狗咬我們。把我們嚇的哭了起來；跑吧？人沒有狗跑的快。於是小朋友們大哭直喊媽媽。日本鬼子却哈哈大笑起來。孩子們都嚇壞了，他開心的笑起來了。以後回家，有兩個小朋友嚇出病來了，再也不敢去玩。可是日本孩子玩的體育場，是我們中國勞動人民建築的，也是中國的東西作的，可是中國孩子不能去玩。當時在幼小的心靈上，引起無比的憤恨。

我再不能細說舊社會孩子們〔的〕痛苦了。說起來使我傷心，眞是和連環畫中「三毛流淚記」〔漫畫家張樂平作品〕所說的「人不如狗」一樣。

有一次，我同幾個小朋友到「寶山」（現在的長春百貨公司）去玩，正趕上來一

批消費品，價錢不太貴。先放票〔放票是東北話，指發放註有號碼的紙條或木牌，購貨先後以此爲據〕，於是我和小朋友也排着隊等着領票，好給媽媽送回去，叫媽媽來買（在僞滿時，許多日常生活用品禁品的，偶爾百貨公司來一點，大家搶着買，時常擠傷人）。可是這時有一個官太太牽着一條狗，穿得很闊氣，站在隊外，對隊裏一個男人講：「這些窮孩子怎麼也來了?!今天這些東西是給什麼官人家配給的，一般窮戶不給！快把這幾個窮孩子攆走。小心！窮孩子偷東西。」這個官太太講一句，那一個男人答一個「是」字。原來那個男人是官太太家裏的採買用〔應爲傭〕人。於是這個男人就像喊狗似的衝向我們來了：「快走！快走！這不是你們呆的地方！」我小聲對小朋友說：「不走。買東西還分人家?!」可是這時過來幾個僞警察，官太太和他說了幾句話，幾個僞警過來，把我們幾個人一把抓住，使頸〔應爲勁字〕往外一推，嘴裏還罵：「他媽的！誰叫你們窮孩子上這〔裏〕來的？是想偷東西嗎？穿的這樣破，這樣髒，還想買東西！這東西是給官家買的。你爸爸幹什麼的？」我說：「不做官，拿錢買還不行嗎？再說，這東西我們家也用得着啊！」僞警察走前一步，舉起拳頭說：「你再廢話，我就打你！」我和小朋友憤恨地走開了。

不但社會對兒童這樣，在家裏孩子們也是很苦的；有病了，爸爸沒錢買藥，說：「快死了吧！活着給我添累贅，死了免得受罪。」女孩子在舊社會裏不被重視的，就

更苦了。父母認爲女孩子長大了，也是吃閒飯，不能勞動掙錢養家，所以也不喜歡女孩子念書。

我寫這一堆東西，什麼都有。你從這裏可以知道我這一個時期都作些什麼和生活情況。再有，還在每天學習，經過兩次考試，我都得五分……。可是，就不能有時間多給你寫信。我上次千里迢迢去看你，你說「幾千句幾萬句也說不完，說兩句就行了！」所以信寫不寫是沒關係的。同時再去看你，也是遙遙無期了。一來我沒有時間，……再說路費雖少，却也沒處弄去；都行了，千里迢迢去了，呆不一會又得往回走。所以現在我特別着急——着急〔的〕是什麼？你也許知道。同時我在工作中，或遇見爲難時，我想起你來，我起到什麼樣變化？對工作什麼作用？你體會吧，不用我說了。

我現在身體沒病，胃病時好時犯。……每禮拜日都回家看媽。媽媽總把我看成小孩子那樣疼我。我若不回家去，媽要想我的。我回家，媽高興極了！問我生活情況，工作情況等等，唯恐怕我在外邊受委曲〔應爲屈字〕。明天〔應指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三日〕過端午節不放假，可是大哥叫我回家過節去，不回家媽要難過的。可是別人不回家，媽倒不着急。明天下班後回家看看去。

你近來身體好吧？精神也好吧？近來學習情況如何？學習什麼東西呢？你每天參

加活動時，你參加什麼？參加體育活動沒有？下次我給買點兒童連〔環〕圖畫給你寄去，非常好，對你是很有幫助的。希望你努力學習，爭取早日……

祝你

前進，再前進！

玉　琴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

也許有些讀者會奇怪，爲什麼她在信末要提到兒童看的連環圖畫來？而且那樣推崇它？我想那是有道理的。

溥儀在長春做「滿洲國」皇帝的時候，侍候他的不再是一大羣太監而是許多孤兒。他凌辱孤兒而且虐待過孤兒。這些事情，李玉琴當年不會不知道，而且以她的出身，更不會完全無動於衷。這一切在今天的李玉琴看來，特別是在兒童節的時候，她也許竟會認作一場極其可怕的噩夢。於是，她語重心長地向溥儀推薦了幾本小人書。這不是開玩笑，而是她對溥儀深切的愛的一種表達。

三百年以來，皇帝原也有他的小人書可看，那就是「養正圖解」。

可是既然做了皇帝，他就很少有可能去接受「養正圖解」裏所隱喩的各種美德：仁愛、無私、節用、愛民、勤勉、好學、訪賢、求才……。宣統皇帝早年在皇宮裏的生活實況，不就是

一面荒誕奇特的哈哈鏡麼？

這位末代皇帝如果愛上了小人書，也許有人會認爲是新聞，我却認爲算不了什麼新聞。他今天還愛讀很多很多的書呢。李玉琴在下面這封信開頭提到的，僅是一例。

第四封：

親愛的溥儀：

我早想給你寫信，可是你要的書始終沒買到。我們館裏有採買書的人，我托他給買的，可是始終沒有買到。只有一種「政治經濟學講座」，十本。結果，我自己去了一趟，也是沒有你要的那樣；有「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人民出版社出版。可是沒有上册，有下册，我不知你用這樣的行不行？來信說明，再給你買。

下面再談談我的生活情況。每月除掉房費、燈水費、工會會費、互助費、澡票費，我還能剩四十六元多錢。所以我除給媽之九元錢外，還還一點債，我餘下作爲我的生活費，我還有作衣服的錢；吃的也不壞，所以我的生活是很好的。每禮拜一回家看我母親去。倒是因爲學習緊張，時間是非常緊湊的。我的身體也很好，這一切你都不用惦念；有病也有公費醫療的。

你近來學習怎樣？生活好吧？希望你把你情況告訴我。另外，天冷了，你如缺什麼東西，我可以給你買的。我是時刻希望你學習，爭取進步再進步，早日參加祖國建

設。十二月份過年放假時，我如有條件會去看你的。既〔應爲即字〕此祝你進步！身體健康！

玉琴

一九五六年十月八日

她是用一個眞誠而正直的靈魂寫下這幾封信的。

但是，從一個人靈魂深處彈奏出來的基調，畢竟不是造化安排的。是家庭、社會和時代的背景在從旁錯綜複雜地影響它，調整它。依我看來，這種調整有時候表現爲人性的醜化，人格的貶值；有時候却能賦以正義、人的尊嚴和民族自尊。

末代皇帝溥儀半個世紀的生命史，大概可以支持這個說法。

李玉琴不足三十年的生命史，大概也可以支持這個說法。

如果說，當年溥儀的心腹之輩今天在自己的祖國也在向好的方面變化，我同樣不會懷疑。

這一切都和「天」「運」無關，即使在當年的宣統皇帝眼裏，也不會有例外。儘管以清朝而論，順治皇帝的徽號是「體天隆運」，康熙是「合天弘運」，雍正是「敬天昌運」，乾隆是「法天隆運」，嘉慶是「受天興運」，道光是「效天符運」，咸豐是「協天翊運」，同治是「繼天開運」，光緒是「同天崇運」，但有誰能作進一步的解釋呢？

末代皇帝溥儀雖然失去了另一個神聖而吉祥的徽號，但是，他却獲得不少有意義有價值的

東西。

因此，當一位英國記者問他：「你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個君主，你對你現在的處境，不覺得悲慘麼？」溥儀就這樣答覆：「不對。我有着和這正相反的見解。」

（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初稿，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修訂。）

末代皇妃

——末代皇帝秘聞續集

她——她成了我們在火車上一個有興味的話題。

這話題籠罩着一層層神秘而微妙的薄紗，有待於探索。我們想追問：宮廷生活在她身上還殘存着多少痕跡？她怎樣消度青春？她和新社會的適應是一帆風順的呢，抑或是好事多磨？

……

從北京開往哈爾濱的第十一次快車就要到長春了。一片巨大的廠房開始從窗外迅捷地顯現過來。坐在對面床位上的中年旅伴，突然中止了對她容貌和風韻的詢問，一把拉住我指點着說：「喏，這就是第一汽車製造廠！」

站在窗旁，我凝神地傾聽着他的介紹。他在這個工廠裏已經服務了不少日子。

說來難以置信，像她這樣一個二十九歲的宮廷女性和一個現代化大工廠，這時候竟然隱隱約約地從我的心底喚起了某種和諧的感情。這也許是因爲在祖國這片土地上以及許許多多地方，都已經歷了夢想以外的變革罷？

她現在是長春市圖書館館員。

然而，如果不是末代皇帝溥儀在長春做過十幾年完全多餘的僞滿洲國皇帝，如果不是她十分意外地成爲他的妃嬪（福貴人），又如果不是我去年親自從溥儀那裏知道她的訊息，我和她未必會相識。

對我來說，長春是一個陌生的城市，李玉琴則是初次見面的一個被訪問者。

她的風姿、身段和舉止給人以舒適的感覺。沒有矜持，沒有華貴，沒有高傲；瀰漫在她周圍的，不妨說是一種樸素的鄉村情調，青年人的興致和生命的朝氣。

從外形看來，她不像一個將近三十歲的女性，髮辮上還繫着兩個用湖色綢帶紮成的蝴蝶結。生活中的一再突變，似乎也不曾使她喪失大方而活潑的特點。

在寂靜的圖書館裏，在我住居的長春市賓館裏，在春意漸濃雪景殘留的公園裏，在她的貧困而開始好轉的家裏，在電影院英國阿瑟·倫克字幕的前面，在餐廳裏，以及在僞滿皇宮緝熙樓和同德殿的樓上樓下，我傾聽着她那從容的談吐。玩味着一個女性的曲折離奇的生平。她的經歷，彷彿隱含着狄更斯筆下不幸人物的蹤影，雖然那只能說是一個片斷。

她和我第一次在圖書館樓上見面的時候，還多少帶着幾分靦覥，可是，談話的環境一經轉換到她的家庭，她便不時地偎依着老母，在臉上浮出一種和家屬在一起的笑，母女之愛的歡欣。她而且是一個好客的主人。

她母親今年六十七歲，盤膝坐在炕上，臉上略帶病容，據說有高血壓的毛病。室內陳設簡樸，牆上所掛的二胡之類的樂器，暗示着縱然不太富裕的家庭，今天已經不再能阻止一個音樂愛好者對於藝術的探求。李鳳——她的大哥正是這樣一種人。

讓時間倒退到十四年前去，我們要把一齣傳奇的序幕緩慢而細心地拉開。

我們這位女主角當時只有十五歲，在長春南嶺女子優級國民學校六年級讀書。長春那時候

被某些人稱爲新京，是僞滿洲國的京城。

老年的婦人開始她的回憶，但是從臉上看不出任何顯著的表情來，既不是歡愉也不是悔恨，一切彷彿都是一個無可閃避的巧合。

「記得那一天是清明，玉琴連午飯也沒有吃好就上學去了。我問她，她說學校裏要拍照。沒有多少天，好像是星期天，家裏突然來了兩個日本人，一個是她的女教員，一個是校長，名字叫小林……」

「對。一個叫藤井，一個叫小林。」李玉琴在一旁低聲說。

「……那時候，我正在院子裏洗衣服，有一大盆的衣服要洗。他們一進門就問：『這兒有個李玉琴麼？』我心裏一想，也許是我這孩子在學校裏闖了禍，老師闖上門來啦，這孩子平常就是嘴巴不讓人，總要辯出個道理來才肯算數。可是我又不敢不承認，於是就答應了一聲，還是洗我的衣服。他們也沒說什麼，就不客氣地走進屋子坐下來。隔了一會我走進去，也沒有招待他們，只聽他們說：『皇宮裏要挑選女學生去念書，李玉琴給挑上了，快把她找來罷！』

「玉琴，那時候恰巧去領配給品，買白糖去了。左鄰右舍在一旁直說：『這是件好事，這是件好事！』藤井不大會講中國話，不過我說的話他們都懂，她連說帶比劃，指指這裏，點點那裏，意思是說從今以後，我們可以住好房子了，可以有錢了。而且許了好多願，說家裏人可以去宮裏看她，她也可以回家來。我只是怕他們沒有好主意……。隔了個把鐘點罷，玉琴給找

回來了。他們一對照片，就揪住她不放，她楞了一陣以後，收拾收拾書包，還帶了日用的東西就跟他們去了。」

說實在的，她原是個貧苦的女孩子。從她記事起，就知道爸爸在田家飯店裏做店員（從前叫作「跑堂」的），這份店員的收入，要養活她的母親，她的三個姐姐，兩個哥哥一個妹妹和她自己。

她說：「我們家裏，大的都是姐姐，那時候是個累贅；弟弟年紀小，幫不上忙。我們很羨慕有錢的孩子讀書，可是家裏過的是窮日子，沒有富裕的錢，我念過幾個免費學校，下學回家便補洋襪子，賺些錢買文具，十三歲那一年，我就到捲菸廠裏去做過工。做了一暑假，又上學，我最喜歡念書了。那時候，我家住在二道河子。

「照像是這麼回事。那時候，我們每班有六十人左右，有一天學校突然通知，每班挑選三、四個功課好而且容貌好的女生。其實我也不算長得漂亮，給挑上了以後，後來又被他們領到一個日本人開的照像館去拍照。大家很害怕，可是不去也不行啊。那時候日本已經和英美開戰，我們怕派到日本軍隊裏去做什麼不好的事情。」

李玉琴當時既不瞭解要她們照像的眞正動機，也沒覺察到自己被挑上了以後會在生活裏掀起多大的波瀾。

這一切是溥儀的設計，是那位仰人鼻息的苦悶的皇帝的安排。那也許可以說是一種不得已

的安排罷！

原來，宣統皇帝溥儀早在退位十三年，也就是十六歲的那一年，在北京堂而皇之地册立了皇后婉容，淑妃文綉；被逼出宮以後，在天津過了七年的寓公生涯，這期間淑妃在皇后面前受了些委屈，終於要求離異，而皇后和這位末代皇帝的感情從此也就十分淡漠，不相聞問。一度爲溥儀所寵愛的慶貴人譚玉齡，在僞滿皇宮緝熙樓度了五個寒暑又與世長辭。這樣，到了一九四二年，至少在夫妻關係上，這位皇帝實際上已經陷於孤家寡人的境地。

當年日本關東軍的邪惡的勢力，不僅是懸在皇帝寶座之上的一柄利劍，就是在緝熙樓溥儀的「寢宮」之側，也未嘗看不到它的凌厲肅殺的寒光。

關東軍躊躇滿志地設想着皇位繼承問題，直接干涉了僞滿洲國皇帝的婚事。關東軍中將參謀、「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似乎在蓄意兼任媒婆的職位，呶呶不休地勸說溥儀，娶一個日本籍妻子。在譚玉齡被册封爲慶貴人之前是如此，在她被追封爲明賢貴妃之後仍然是如此。

但是，吉岡中將這次却沒有能從溥儀那裏取得像往常一樣的勝利。溥儀私自對我說過：「我左思右想，最後拿定了主意：『我給你們管成這個樣子，家裏可不能再來一個管我的人啦！我得找一個能給我管的人。』」因此，他就主動地要挑選一個妃嬪。至於審查照片這道手續，想是皇帝在照像術傳入中國以後所採取的一個時髦方式。婉容之成爲皇后，文綉之成爲妃子，譚玉齡之成爲慶貴人，都沒有能繞過這一關。

當李玉琴不自覺地走在這條道路上的時候，誰知道吉岡仍然扮演了一個角色。

那天晚上，她就給安排在日本女教員藤井的家裏，剪髮、洗澡、換衣裳之後，吉岡突然出現了，而且帶着她回家一趟，去向她的爸爸面談，爲了取得再一次必須允諾的允諾。

當她爸爸表示沒有一定主意的時候，吉岡便加緊地許宏願，說各種好聽的話，以致到了天花亂墜的地步。可是，她母親只要在一旁反問兩句，這位將軍便「唔？嗯！唔！嗯？」起來，假裝什麼都不是他所能聽得懂的語句。

「什麼？吉岡是打馬虎眼！」老婦人用北方的口語狠狠地責難了一聲。

「進宮的事，吉岡準知道，」她在一旁補充說，「藤井倒未必。因爲她叫人把我的頭髮剪得短短地，完全是學生打扮。我當時還有些不高興呢！」

「爲什麼？」我問。

「有這麼一種心理：小孩子都希望人家說她是大人；可是歲數一年年大了以後，又怕人家說她老啦。」

一個多月以後，吉岡又光臨了。這次件着他來的不是十五歲的姑娘，而是隨身攜帶的一份筆據。

李鳳用低沉的語調說：「筆據上開了好幾個條件，文縐縐的，句子又長又嚕嗦，好多地方我看都看不懂，反正那意思是我妹妹進宮以後，我們一不能求官，二不能求財，三不能仗勢壓

人，……由我代表衆弟妹簽字畫押。那年我才二十歲，小學只讀過四年，懂個什麼事？」

在當年溥儀和某些人的目光裏，這大概就是一紙賣身契。跟着，宮裏送來了一萬塊錢（僞滿幣）。

「我大哥結婚花了六七千，餘下的存在銀行裏，到後來也就三錢不值二文了。再說，我父親反而因此失了業！」她說。

「怎麼會失業的？」我一時還沒有想通。

「說起來我是進宮了，讓他再在飯店裏老爺長太太短的侍候人家，當然不合適。」她說時臉上流露着抑鬱，大有侯門一入深似海之感。

李玉琴進宮，究竟是不是平步青雲？

她什麼時候才知道進宮只是爲了「侍候」溥儀的呢？

她和溥儀的夫婦生活又是怎樣一回事？

她在宮裏的感受究竟如何？

這一切將由她來向我們解答。

「從藤井家裏出來，你就住進宮裏去了？」我問。

「不。先是住在二格格家裏。她們家裏的陳設很豪華，我在那裏吃到的一些糖，據說是宮裏特製的。」

「我知道，二格格指溥儀的二妹，名字叫韞龢。她的丈夫鄭隤敱（廣源），是鄭孝胥的孫子。」最後兩句，我們幾乎是異口同聲說出來的。

「你和溥儀第一次相見，是在……」

「緝熙樓。是二格格介紹我去見他的。那一天，我正在屋裏洗手，二格格說：『我領你去見皇上！』她還問我會不會磕頭，我說：『照我們東北人的風俗習慣，女人不磕頭。』二格格說：『可是大家見皇上都得磕頭。你既然不會，那就磕三個頭，不用三跪九叩首了。』」

「溥儀穿着西裝。那年他三十七歲，人倒長得很好，看起來也很和氣。」

「據說你是住在同德殿的。是嗎？」我問。

「是的。」

當我們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想不到第二天就有一個機會，踏進僞滿洲國皇宮（照溥儀說，應稱帝宮，因爲日本天皇有皇宮）的舊址了。我替她拍了照，一面隨着她到處走動，一面靜聽着她的解說。

這裏如今已經成爲吉林省行政幹部學校。從遠處就可以看到鋪蓋着黃色琉璃瓦的一所宮殿——同德殿。和北京的故宮相比，這個皇宮實在太寒傖了。

灰溜溜的一幢假三層樓房就是緝熙樓。

同德殿雖然建於僞滿洲國後期，式樣和設備新穎一些，但是，拿今天一個中國人的眼光和

見識來說，也只能說是起碼得很的一個建築物。

她說，一切建築物從外形看來，幾乎和從前沒有什麼變化。至於內部陳設，我知道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溥儀倉皇出宮的時候，已經被人動手洗劫。想來，國民黨政府當時也沒有能「接收」到多少東西，只是聽其荒廢而已。李玉琴還說這裏原是一個鹽倉，一說它做過吉（林）黑（龍江）鹽務稽核所，反正不是什麼高雅的地方。

我們看得最仔細的是緝熙樓和同德殿。

一走上樓，我便打聽哪一間是當年僞滿洲國皇帝溥儀的臥室。她熟練地向那間掛着「教育長」木牌的房間一指，我叩門而入，一位坐在書桌旁邊的青年人應聲站了起來，準備接待我們。我不願打擾別人的工作，寒暄兩句，便和她退了出來，心中想着，這間房子從精神空虛的皇帝「宵旰寢興」之所，歷經滄桑，今天成爲作育英才的所在，磚瓦有靈，能不歡笑麼？

臥室的旁邊是皇帝的會客室兼御書房（溥儀常用的電話就安裝在這裏）、盥洗室、浴室，東側是藥庫和皇后婉容（號慕鴻，也叫伊麗莎白）的臥室。藥庫緊靠樓梯，是當年溥儀最發生興趣的房間之一。溥儀臥室對面那一間原是佛堂。

樓下是皇后和慶貴人譚玉齡的住處。溥儀說婉容和僕人發生風流事件之前，曾經把她軟禁了起來，也許就指樓下那幾間罷？

她說在宮裏住了兩年多，經常住在同德殿；如果溥儀不發話，她是不能到緝熙樓留宿的。

她在緝熙樓只住過一兩次。

同德殿對她當然是最熟悉的地方。她還沒有進門，便撫摩着庭前的丁香花枝說：「這個花兒開起來大極了。」

她當年住在同德殿的樓上。那一排房間依次是：會客室、浴室、臥室、書房、化裝室、藏經室和佛堂。佛堂旁邊有樓梯通往勤民樓——僞滿洲國皇帝辦理「政務」的地方。

樓下原有全部日本式陳設的「日本間」，中國間；鋼琴佔了一間，乒乓球桌佔了一間，有溥儀絲織品人像的那一間，吉岡安直和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常在這裏出現；還有舉行典禮用的一間。和最東邊電話間處於對稱的地位也有一間房子，那是求見者等候的地方，或是人們歇脚的地方，是個接待室罷？

同德殿前土山的下面，有御用防空室一所。

她記得在同德殿裏還有一個皇帝的寶座，可是現在無法找到了。

福貴人李玉琴，十幾年前在溥儀的眼裏一定是個天眞的女孩子。

她說，起初進宮並不知道自己要做皇上的妃嬪。甚至溥儀第一次跟她說出「你以後就侍候我」這句話的時候，她還是有些茫然。開始新娘生活是她進宮一二十天以後的事情。

因爲溥儀「巡幸」安東的關係，確定李玉琴宮廷身份的册封式延遲到一個多月以後方才舉行。她稱爲福貴人。

她說：「什麼叫冊封式？我看就是到處磕頭。樓上磕，樓下磕，一個頭還要用三跪九叩首的辦法磕，那一天眞把我累壞了。」

這分明是因襲清朝典禮體制：冊立皇后；對於皇貴妃、貴妃、妃嬪則稱爲冊封，不過行禮却與冊立皇后大同小異。

「清官史略」上記載着冊立皇后的儀式：「定期命大學士一人充冊立史，尙書一人充副史。內閣禮部奉冊寶陳太和殿皇帝御座，宣制曰：某年月日冊立某氏爲皇后。正副使持奉冊寶，至皇后宮，皇后迎入。宣冊女官跪奉，皇后跪受，行六肅三跪三拜禮。翌日，皇后詣皇帝前行禮。」

婉容受過類似的待遇還不算太奇怪。一九四二年追封譚玉齡爲明賢貴妃的時候，誰知也還有承辦喪禮大臣、靈前穿孝人員、正使副使、絹冊絹寶那一套繁文縟節，而且規定正副使以下，一律穿藍袍青褂，偽滿洲國檔案材料「明賢貴妃喪禮關係文件」可以覆按。更可笑的是，喪禮一面參酌「大清會典」，一面還得有什麼「實行本部」、「行事係」、「用度係」等東洋組織名稱，實在不倫不類。

她告訴我這樣一些有趣的事。

溥儀送給她的第一件禮物是一個大洋娃娃。

她和溥儀在宮裏表演過捉迷藏。

她唱兒童歌曲和「時代曲」，溥儀是她的鋼琴伴奏者。

他倆時常寫紙條逗樂，溥儀總愛用「小玉琴」三個字開頭。

他鼓勵她信佛、吃素、念經。她都做了。後來還叫她讀醫書，她沒有遵從。

他打坐，她也打坐。靜坐一小時，然後溥儀走啦。我思量，打坐照世俗的說法大概就是眼觀鼻、鼻觀心的功夫。其實有一套嚴格的規定。佛家打坐法是：盤脚坐，舌抵上顎，眼垂簾即向下視離身邊兩三尺遠，一心專注，信佛的念佛、持偈、默想都可以。她說溥儀在靜坐時總喜歡把兩手分開放在膝蓋上，我回想不久以前在撫順所見的情景，確是如此。兩手覆膝，自有一種肅穆之感。溥儀的這種習慣恐怕得自皇帝身份者少，受益於打坐法爲多罷？我又想到當時她還是個淘氣的姑娘，果眞能有這種涵養麼？因此問她和溥儀各自打坐，她會不會突然笑出聲來？她說沒有。

他倆有時候聽無線電廣播，每逢電台講述言情小說的時候，一到緊要關頭，溥儀總是提心吊膽地說：「別來一個第三者！」他似乎對於三角戀愛存有極大戒心，再加上他那封建的夫權思想，因此在男女關係上，有時也就難免表現出離奇的多疑。

李玉琴說：「有一年過年，我順手從果盤拿幾隻蘋果叫老姑娘（侍候她的一個女傭，名叫敬喜。——著者）分給『服務員』他們吃，那都是些十幾歲的孤兒，代替過去太監的職務。這件事原來算不了什麼，可是溥儀知道了，便疾言厲色連聲責問我：『這是什麼意思？什麼意

思？』我聽了很不開心。

「有時候，他又不拘形跡，和我們一起玩樂，顯得很高興。過年玩陞官圖，玩啊玩的，我們大夥兒齊聲拍手叫起來：『皇上中狀元嘍！皇上中狀元嘍！』①他也不表示什麼意見，只是在一旁不動聲色地說：『中了，中了，』

---

①　陞官圖是昔日民間過春節時習見的一種玩具，可以賭錢，也就是「列大小官位於紙上，擲骰子計點數彩色，以定升降」的一種玩意兒。近二十年來已經很少見了。我最近在北京託人（他的祖父是前清同治年間的狀元）抄得一張「會典圖」，會典既是一代典制之書，想它是陞官圖的一種，不過比我童年所見的更爲繁複。共列六十一個欄目：官銜（包括太師、太傅、太保……）、品級、告休、世職、封典、特恩、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內廷、兼銜、宗人府、內客、翰林院、詹事府、欽天監、太醫院、鑾儀衞、內務府、欽差、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理藩院、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各科、倉場、京府、兵馬司、各部院、小京官、揀選、各道、府、直隸廳、直隸州、州、縣、殿試、會試、鄉試、學院、各館謄錄、各項捐輸、出身、軍功、京察、大計、優敘、督撫院、漕院、河院、鹽院、布政司、按察司。

殿試又分狀元、榜眼、探花、傳臚、二甲、三甲六項。中狀元時，例有賀禮可收（授編修各賀二十）。不知當年溥儀、李玉琴他們玩的是否就是這種陞官圖？也不知溥儀那次中狀元時收到過賀禮沒有？　——著者。

「記得有一次，我把剝過的花生殼，重行拼好；又把吃過的葡萄吹鼓了，放在果盤裏騙他。他發覺了之後，也只是笑了一笑，並沒有責罰我。這在當時算是『欺君之罪』呢！」

「他有一個奇怪的習慣，」李玉琴露出一嘴潔白的牙齒，微笑說，「睡覺也要戴眼鏡。我要他摘掉，不肯；他說那樣不好看。我呢，有些頭髮遮住耳朵，不喜歡露出來。有時，我硬要摘掉他眼鏡，他便非要撩開短髮，看我的耳朵不可。提起眼鏡，我倒想起來了，你上次在撫順注意到溥儀的那副眼鏡麼？鏡架是用線綁着的。」

「是的。」我想了一想說。

「他說，自己的眼鏡架不當心摔壞了，管理所替他買了一副新的，可是他捨不得戴，他怕萬一再摔壞。」

「眞是想得週到。」我暗自說。

「你們兩人在宮裏時常在一起嗎？」我問。

「也不。他總是說很忙，也不知忙些什麼。我們並不是每天見面，他在同德殿待兩三個鐘頭就走了。他也很少跟我在一起吃飯。倒是近侍溥儉、毓嵒、毓嶦①他們常有這種機會。他們稱爲宮中的學生。

「他並不注意我的服飾打扮。在宮裏，他從來沒有交過一塊錢給我。好在日常用的也都不

① 溥儉是溥儀的堂弟，毓嵒和毓嶦都是他的姪子。毓嶦是世襲的小恭親王。——著者。

缺，要添置什麼，關照一聲就行了。册封的時候他送給我一柄玉如意，據說並不好，後來還送過我幾件首飾。

「在宮裏我吃着大米白麵，時常想起母親他們，他們還是吃高粱米，於是有一陣我也偷偷地在晚上吃一頓。溥儀知道以後，叫人送一些米麵到我家去。好像就是一次。

「他對我的感情還不錯，有一天他說：『我整天得不到喜歡，只有到你這裏才高興些。』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怎能理解傀儡皇帝的苦悶呢？

略停了一停，她接下去說：「不過，聽說他對玉齡的感情還要好。」

「譚玉齡？」

「對了。她不但住在緝熙樓，而且聽說溥儀常和她在一起。說起來也是巧事，我在小學念書的時候，有一陣子想改個名字，叫玉齡。因爲我的乳名就叫齡兒。不過，後來我覺得並不好聽，結果沒有改。

「我還聽說，在我進宮以前，有個姓苗的女學生，照片給溥儀挑上了，人也進宮了，可是溥儀見面後不要。那個姓苗的很想進宮，後來就託溥儀的近侍幫忙，沒成功。我知道這件事以後，有一天就向溥儀說：『把她也找來，一起玩兒罷！』他沒理會。那時候我眞是個孩子，什麼都不懂。」

「聽說溥儀也向你提出一些條件，要你簽字蓋章？」我問。

「是有的。比他向我家裏提出的還要多幾條。一共十幾條。」

「多哪幾條？」

「記不清了。還有什麼不得違抗，君叫臣死不得不死一類的話。」

「你能隨便走動麼？」

「不能，只是在同德殿和院子裏。生活很無聊，除了寫字、刺繡、念經、收拾屋子、散步以外，就沒有什麼了，養過許多鷄，下了蛋，做菜給溥儀吃。他說愛吃我燒的菜，其實並不怎麼好。來往的也都是些女眷：二格格、三格格、五格格、偀六奶奶（溥偀的母親）、毓嶦的母親、靜蘭（毓喦的妻子）……。我和靜蘭年紀差不多，我們很談得來。可是也有些人表面奉承，心裏嘲笑我。」

「笑你什麼呢？」

「譏笑我三件事：第一，我不是北京人；第二，我祖先三代沒有什麼樣的官銜（我祖父是個農民）；第三，說我不會騎馬，不懂得規矩禮節就結婚了。我是個粗野的孩子，這個規矩，那個禮數的，我眞煩透啦。譬如，有一次宮裏洗衣服的老媽子生病，人手少，衣服多，她不能請假，我說我來洗，小時候在家常洗的，可是別人又嘲笑我：『有福不會享！』」

「溥儀說你在宮裏也沾染了一些壞習氣呢！」我微笑着說。

「任性是有的。譬如我踢皮球，也讓溥偀的母親踢，人家是小脚。溥儀知道了，數說我一

頓。可是我從沒有打過人，連駡人也少有。」她認眞地說，「記得有一次隨口說了老媽子一句：『缺德！』她就追問我：『奴才哪兒缺德？哪兒缺德？您說，您說啊！』急得我滿臉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其實，那是我們做學生時候的口頭語：『缺德』、『討厭』，這些並不是駡人的話。後來告訴我媽，我媽說『你下次就別說這個了罷！』」

「你覺得溥儀在性格上有些什你特點？」

「性子急，暴躁。他要什麼，就要隨手拿到，不然便發急。他的房間不是收拾得很整齊的。他愛說，東西是給人用的，擺在那裏不是爲了好看。還有，他膽子小。他不敢學游泳、溜冰，就是這個原故。有件事最可笑了，日本投降的前些日子，是八月初罷，夜裏老是有空襲警報。防空室就在我住的同德殿前面，離緝熙樓有一段路。可是往往警報一響，我還沒有穿好衣裳，他已經跑到同德殿樓下高聲叫了：『玉琴啊，玉琴啊！』我不知道他怎麼會那麼快的。」

「那年八月八日，蘇聯對日本宣戰，知道嗎？」

「不知道。起初我還看看報紙。後來溥儀說，關東軍說打勝仗都是假的，這一來我連報紙也索性不看了。」

李玉琴向我證實了溥儀和她們是在蘇聯對日宣戰後的第三天（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夜裏倉皇離宮的，而且對溥儀記錯了的一些情節作了修正。眞是出乎我們大家意外，她和皇后婉容，在宮裏竟然從沒有見過一面，只是在逃亡途中才成爲相識——保持着一定距離的相識。

我寫「末代皇帝秘聞」，當時有兩個關於女性的迷團現在也給她在無意之中解釋清楚了。那就是：「末代艷后」伊麗莎白爲什麼會在一九四六年病死哈爾濱？以及溥儀、溥傑兄弟等人在蘇聯囚居的時候，溥儀的日籍弟婦嵯峨浩子怎麼會從東京去信告訴溥傑，說李玉琴已經改嫁了的？而那時李玉琴如果不住長春必在天津，嵯峨浩子根據的是什麼？

一切還得從離宮談起。

我們的女主角確實面臨着生活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她將第一次走到新的人羣中間去。她在一次偶然事件中可能喪失的生命獲得了認眞的挽救。

「我們好幾十人是八月十一日晚上十點離宮去車站的，在那裏等了兩個鐘頭。嗨！直到動身前的兩小時，吉岡才肯告訴我們到哪裏去。記得足足坐了兩天半的火車，才到通化的大栗子溝。……。」

「溥儀說是坐的飛機。」我插問了一句。

「不，他記錯了。」

「那兩天，宮裏亂得很，溥儀自己也動手收拾行李。他帶的主要是佛經、書籍、藥品以及一些米麵。宮裏貴重的東西都沒有來得及運走。我帶了五個箱子，包括棉被在內。同德殿樓下放着一大塊翡翠，沒鑿過，刻着乾隆的字，也都管不得了。」說時，她用手比了一比，想來該有一尺長罷。我聽說去年在南非洲挖到一塊十一磅重的翡翠石，估價在一千萬美元以上。乾隆

的那一塊，成色一定不會壞，只不知如今散失到何處去了。

「那天白天還發生一場虛驚呢，」她繼續說，沒有任何傷感和留戀的情緒。「宮裏只剩下兩個男人，溥儀和溥儉，其餘都是些女眷：皇后、儉六奶奶、毓嶦的母親（一般的稱呼是四太太）、……和我。不知怎的，駐在宮裏的日本憲兵突然衝進內廷，上了緝熙樓，神色很難看。溥儀打電話給吉岡，沒人接；打電話給護軍，也沒人接。他們究竟是個什麼用意呢？到現在我還不明白。只記得當時溥儀從緝熙樓慌慌張張趕到同德殿來，跟我說：『進來人了！』」

「你沒有問問溥儀？」我說。

「在大栗子溝，他和我們只住了三幾天，就分手先去瀋陽，沒有來得及問他。」

溥儀到那時候才驚呼「進來人了」，不免令人有可憐亦復可笑之感。

他這一驚，使我回想辛未（一九三一）仲冬，宣統皇帝在天津留下的「御筆」①：

「誠敬爲本，無人我之見。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榮辱不驚，生死不易，志存拯物，不使一夫失所。」

筆姿飄逸，甚爲可喜。可是，無論是宣統皇帝，僞滿洲國皇帝，他究竟做了一些什麼好事呢？可居者又有何等樣功勳？第二任皇帝更是在寄人籬下與含垢忍辱之中討生活，到後來外國主子潰敗，又得一夕數驚備受挾持之苦，請問這一切又何苦來呢？談到「志存拯物，不使一夫

① 轉引自中保與作：「滿洲國皇帝」

失所」，口氣確是不小，然而他拯救了誰？在他的傀儡式統治之下，流離失所者又豈止百萬蒼生？

溥儀原不是不可以避免這種遭遇的罷？若能早日擺脫外力的羈絆，定然又是一番局面。

再說李玉琴在大栗子溝住了三個月左右，按照原先的想法，她們也要和溥儀逃到日本去。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我國東北戰場上不得不加速地潰敗了，溥儀被俘了，一切空想成爲泡影。在八年的抗日戰爭中，中國是勝利者。

她們後來遷往臨江，在那裏遇到了八路軍；在臨江住了一個月左右，又搬到通化，住在部隊裏；又住了三個多月才被八路軍送回長春，那時已是一九四六年的暮春。

她告訴我：「我第一次和皇后見面是在大栗子溝。嵯峨浩子也跟我們一起從長春逃出來的。當時，我們吃大鍋飯，因爲我屋子裏有個煤球爐子，有一天我就做了一樣素菜，叫人送給皇后。隔了不久，她過來了，我向她請了一個安，她也還了個禮，她連聲說：『挺好！挺好！』」

「爲什麼要做素菜？」

「那時候我信佛吃素嘛。」

「皇后婉容當時是個什麼樣子？」我要說慕鴻而不說婉容，她聽起來就會更習慣些，至於淑妃名叫文綉，她似乎還是第一次知道。

「她的頭髮留得很短，雖然因爲抽大煙，懶散一些，人還是很漂亮的。她那人是有一種高貴的風度。身上穿的是旗袍，並不考究。兩隻腿已經不能走路了，由兩個佣人架着她。她身邊有三個太監，兩個老媽子。」

「太監姓什麼？」

「記不清了，當時另外有一個稱呼，一個姓劉，一個姓王，還有一個年輕的似乎也姓王。」

話題的焦點很自然地集中到皇后身上。李玉琴轉述着一些傳聞：「當時有人說，皇后（也稱皇后主子）的大煙抽得越來越厲害了。她最初抽上大煙，是受她父親榮源的影響。不過，我知道溥儀是最恨人抽大煙的，這就使得溥儀和皇后父女之間的感情更加不好了。」

「我聽說溥儀抽三五牌香煙，皇后只抽蹩脚的粉包（紅錫包），是嗎？」我想起「滿官殘照記」那本書裏的一段記載。

「不見得罷？」她說，「最好的是黑貓牌，最次的也得抽大前門。溥儀和她一樣。宮裏也有特製的煙，叫南豐煙，還有南華皂一類特製的日用品。聽別人說，皇后的母親很早去世，她十幾歲就管家，很會花錢的。身邊有兩個裁縫，三天兩天做新衣服，而且多半是鑲邊的，很費事，溥儀對她這種奢侈生活也不滿意。

「我還聽說，她吃餃子也是挑剔得厲害，嫌餃子皮厚，不要；再換上來，又不要；接連換

了四五次，最後餃子皮到了一碰就破的程度。好，她一生氣，不吃了。」

這一切在貴族小姐看來，是完全不值得大驚小怪的罷？

一九四五年底，李玉琴住在通化八路軍駐軍的後方司令部；婉容、嵯峨浩子她們住在對門的公安局裏，底下一層是監獄。

她記得很清楚，農歷年初二那一天，發生了暴亂事件，囚犯和外界的壞人勾結在一起，動手了。

「我聽到槍聲，還糊里糊塗地問：『怎麼看不見放槍的人呢？』接着，又聽到砲聲。我很不放心，不知慕鴻她們怎麼樣，於是挨着窗戶探首看看對面的動靜，想不到一顆流彈突然飛了過來，右臉上流了血；老姑娘（敬喜）給我一條毛巾，按住傷口，可是一會兒滿手巾都紅了。她急着要去開門，有人高聲阻止她：『別開門！』她嚷着說：『有人受傷啦！』

「部隊裏的人於是立刻給我救急包，找了軍醫來。外面平靜了以後，他們又替我請了一位當地的外科醫生，是日本人，每天換藥。如果他們不管，或者管得不周到，那我也許早就死啦。

「我當時就覺得八路軍裏的人個個都很勇敢。部隊裏的女同志待我也很好，時常講道理給我聽。」

她忽然想起溥儀的乳母。那人姓王，是第二個奶媽，大家叫她「二嬤兒」。二嬤兒住在皇

后那一邊，那一天也誤中了槍傷，而且後來不幸死了。她說溥儀聽說這件事很傷心。她認爲溥儀對二嫂兒的感情，恐怕還在對他父親醇親王載灃之上。

李玉琴並不否認，她住在臨江和通化的時候，有人勸她改嫁。嵯峨浩子聽到這種說法，是不足爲奇的事。

後來，部隊在李玉琴表示願意回家以後，便很負責地遣送她回到故鄉長春。嵯峨浩子也是這樣，從長春回到她的本國日本去了。三個太監也給送回長春。至於那位皇后，部隊找不到她在長春的家屬，又不能取得任何聯繫，因此，在部隊調防的時候，又煞費苦心地把她帶到哈爾濱。而婉容由於長期吸食鴉片，一九四六年終於在哈爾濱的病中結束了悲劇的生命。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皇后郭博羅．婉容，清末內務府大臣榮源的女兒，死年四十歲。

溥傑和嵯峨浩子的婚事，在這裏值得附帶提一筆。一九三七年，溥儀在長春册封慶貴人譚玉齡不久，溥傑和嵯峨浩子在東京結了婚。牽線人是執行本莊繁意旨的吉岡安直。本莊繁却是和溥儀打交道的第一個關東軍司令官。吉岡在那一年給溥儀的一封極密的信裏，有這樣幾句疙疙瘩瘩的話：「皇帝陛下：一月十日到東京，於東京驛會見溥傑中尉。同日，溥傑中尉同直，本莊大將會見，商議結婚之件。關於嵯峨侯、中御門侯、毛利男、高倉子等之令孃，詮議溥傑中尉爲嵯峨侯方一候補。……」現在還有很多人傳說溥儀有一個日本妻子，誤會大概由此而生。至於溥傑的這門親事，其動機是不待追問的了。

走出僞滿洲國宮廷而生活在解放軍部隊裏的李玉琴，當時究竟想些什麼呢？她的大姐夫薛克明去臨江把她接回長春，她重新住在二道河子貧困的家裏所祈求的又是些什麼呢？

她縈迴不已的，其實是古典戲劇裏陳妙常的住處，或者也可以說是狄波娜・嘉在英國影片「思凡」裏的那種生活氛圍。

一點也不假，這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竟然在當時對現實世界表示厭倦了。她想出家，削髮爲尼。這件事薛克明本人也跟我談過，他承辦過這件事。

那天下午，我們找尋一張溥儀爲李玉琴拍的舊照片，可是她在家裏怎麼找也沒有找到，於是她陪着我到她大姐家裏去，她想這可能有些收穫。

男主人正在自斟自酌，桌上放着一大盤紅燒魚。光頭、短小而結實的身軀，再加上一條棉馬褲，這些特點，馬上使我意識到他過去不可能是與軍隊沒有關係的人物。

談了兩句之後，他便乘着酒興，和我認眞地談起來。

「玉琴麼？我算是她的老姐夫啦。那年就是我去長春把她接回來的啊。後來她說要做尼姑，於是我眞的到處替她打聽，可是人家尼姑庵一聽說她的身份，誰也不敢收，那有什麼辦法？溥儀第一次從撫順來信，也是我先知道，把玉琴找回來的。過去我和溥儀只見過一面。

「不瞞您說，我呢，是個舊軍人。」他開始自我介紹，看來是有不少話要說下去的。

「對，我也看得出。」我回答。

「現在是個小商販，賣銅鐵的小販，……」說到這裏，他樂不自禁地笑了一笑。

「我姐夫最愛吃酒了。」李玉琴插進了一句，坐在她一旁的大姐，跟着向他看了一眼，含着溫情，又像帶着最輕微的薄怒。

男主人換了一支煙，接下去說：「市場就離這裏不遠。生活方面倒還過得去。這兩年我又做了一些民主管理和愛國衞生運動的事情，你看！」

我掉過頭，果然看到兩張獎狀，印刷極爲精致。

「諾門坎①那一仗你知道罷？我知道僞滿洲國軍隊有一個旅，殺了幾個日軍，就投降了。有些中國人爲了吃飯參加僞軍，可是心總是向着中國的。

「我過去參加僞滿的軍隊，也是稀里糊塗，怎麼和土匪打了一仗，結果自己成了個僞軍。我從前有一個朋友，他從僞滿的縣長，一直做到民政廳長、省長。他總是說要我做事有一個條件：『我說的話要算數』！是嗎？職位大小沒有關係，一切要看他的思想作風。」

「對啊。如果有誰在壓迫我們，那我們就得在外力面前拿出這點骨氣來！」我心裏想。

話說回來，福貴人李玉琴既沒有能完成削髮的願望，也不敢拋頭露面。皇族的宗法力量在

---

① 諾門坎戰役發生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到九月，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哈桑湖地區一戰後對蘇聯的另一次武裝挑釁。諾門坎地區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東部邊境與黑龍江省接壤的地方。這一役，日「滿」軍又大敗，死傷和被俘的在五萬人以上。——著者。

向她伸展過來！

在天津，溥儀有一個堂兄溥修。溥儀做偽滿洲國皇帝的時期，他在淪陷區天津擔任着一個古怪的職務——「清室駐津辦事處處長」，其實也不過是替溥儀料理一些房產，或者奉命買些補藥何首烏、固齡玉牙膏、黑紫白黃四色的忠勇牌鞋油帶到長春去而已。

「清室駐津辦事處」這塊招牌想來是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才被撤銷的。

修二爺這位前處長派人把李玉琴接到天津去了。從好的一方面說，是維持她的生活，甚至維持了七年之久，一直到一九五三年李玉琴離開了修二爺這一家為止。

但是，事實上不完全那樣。

李玉琴說，她給接到天津以後，溥修就替她改名換姓，叫作溥維清了。怕她露出身份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之下惹禍生非，這是可以諒解的苦心。姓溥就姓溥罷，不過，多少名字不好改，偏要選中「維清」這兩個字？修二爺是個國學很有根柢的人，其中必有用意。

人們不妨從字面上作一個膚淺的解釋。維清，有維護清室的意思，但也有維持清白的含意。前一個是政治上的，後者則屬於倫理範圍，是在要求為溥儀守節罷？這眞是雙關的妙語。

李玉琴回憶住在溥修家的日子，向我第一次顯露出鬱鬱寡歡的神情。

這位受人供養的福貴人，在舊時代的這樣家庭裏偷流過多少辛酸的眼淚，又表現過何等的倔強啊！

她告訴我：「在天津住了五年，從沒有出過大門，不能出大門。到天津是從火車站坐三輪車到他家，一九五一年離開天津又是從他家坐三輪車到火車站。別人替我買了雙鞋子，嫌小，我要拿到鞋店去換。他反對。我說：『怎麼我聽說當年皇后在天津也可以出街呢？』他說：『名分有所不同。』他動不動就罵我：『反叛！反叛！』而且有一個很長的時期，他不讓我和長春的家裏通信。

「他家的情況也不好，靜蘭帶着兩個孩子和我都住在他家裏。我時常幫助他們生爐子、燒飯，有一次不當心燙了脚，也沒人管，我還是跛着脚一盆盆地下樓取水。鄰居知道我燙傷了，就要替我上霍安油。可是一給溥修知道，又是不高興。他說這點小事，不宜對外張揚，我一生氣，連藥也不上啦。到了冷天，住的房間沒有爐子，跟着那隻脚又凍壞了。

「他們家是很看重規矩的。我吃飯吃得快些，溥修也有意見，其實他那時候眼睛已經快瞎了，可是聽得出動靜和別人講話的聲音。有時候，我一推開飯碗，他就脫口而出：『嘿！這頓飯可眞吃得穩、狠、準啊！』

「我想替人家織毛衣，貼補零用。可是我不知道流行的式樣，怎麼辦呢？我就站在平台上，看看來往婦人穿的有什麼新花樣。

「我跟他們說過，可以守規矩，不過生活困難，不得已，掙點錢貼補貼補。溥修就說：『不得已不得已，花襲人啊再嫁！』用紅樓夢裏的典故來責備我。

「溥修的學問很好，不管問他什麼字他都會寫。他教我讀『女四書』、『大學』，很有耐心。他在這方面是好的。

「他有一個姐姐，是老姑娘，沒有出過嫁，就愛養貓，把它們叫成兒子啊，姑娘啊，心疼得不得了。晚上睡覺，自己寧可躱在床邊，反讓那些貓睡得舒舒服服的。老姑娘整天忙着跑腿，買這個，買那個；我就忙着燒飯，根本不能出大門。

「我倒想起一件事，在舊紙堆裏，我看到過溥儀寫給淑妃文綉的信和詩，照題目看，彷彿是從賞月引起來的感傷。」

她在天津住了幾年，借居的小環境可以說是死氣沉沉。社會的大環境呢？只能說是動盪不安，革命的風暴就要到了。

她應該做些什麼呢？她又能做些什麼呢？也許有勇氣和決心，但是她不知道究竟該做些什麼。極端狹隘的生活圈子和舊禮教的束縛限制着她的認識。

她只是繼續念佛，每天念兩三小時的佛。

在那個苦悶、令人窒息的歲月裏，她每天都在低聲祈禱三件事：

求天下早太平。

求父母平安。

求溥儀平安，早日團圓。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立，奠定了我們這個國家和平幸福的基礎。不幸的是，她那可憐的爸爸前一年就死於長春了，沒有來得及看到這個城市的新生，祖國的新生。至於溥儀，依然是音訊杳然。

李玉琴大概想像得到，溥儀如果在舊中國的時代回來，他會立刻得到一個什麼下場？連她這個不見經傳的青年婦女，都要隱姓埋名地生活下去，豈不正是說明了同樣的道理麼！

她又說：「解放以後，我跟着溥修一家搬到北京，住在什刹海附近南官坊口，那是一九五一年夏天。我實在不願意老是那樣待在家裏。我希望從那樣的家裏走出來，希望獨立，我希望做個自食其力的人。到了北京以後我就學縫紉，學挑花，做掃除文盲的教員，替居民做些事，衞生組長啊，合作社的監察人啊，等等。當然，事前也有人反對，她們說：『這個嗎？按說出門是不合理的，你自己瞧着辦罷！』

「有兩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有一年『三八婦女節』，我在北京看到中國第一批的女飛行員。我想：誰說女人是不能做什麼大事的？看看人家！還有一次，聽過上甘嶺英雄的報告，非常感動。他講得很眞實，決不像過去的日軍，把敗仗也說成勝仗。

「老姑娘也和我一起學縫紉，可是我那時候，交學費交實習材料費都很困難。老師有時候給我一些舊布，讓我實習。那所縫紉學校也就在什刹海附近，有一天從學校回家，我走到海邊去看看水，覺得那個水很可愛。站了一會，我又想：『不行，得趕緊回家！』說不定老姑娘會

告訴他們的。後來，學校又成立了『毛衣生產小組』，我當了個小組長，因爲要到輔仁大學去向他們家屬的孩子攬活，那一天回家晚了，溥修就罵我：『現在不回來，將來還要在外面住旅館啦！』他又特意講一個歷史故事給我聽，說某朝有一個后妃，她和皇帝相約在某地河邊相見，後來河水漲上來，可是她一步也不動，最後給活活淹死了。可見這位后妃如何了不起。

「學挑花罷？地方小；再說又怕給老姑娘養的那幾隻貓踩髒了，後來也就放棄了。做居民工作倒是挺有意思的，和大家合作辦事，挺高興。在舊社會裏，『誰有錢——誰有勢！』『有錢的王八大三輩兒！』現在可不是這樣啦。」

如果從溥修的出身、教養和經歷看，那麼他對李玉琴的態度並不怎麼令人驚詫，我們也似乎不應深責他。他守舊，但是不會永遠守舊下去的罷？政府賞識他的學問，聘請他擔任文史館館員。李玉琴告訴我，這位老先生是前兩個月在北京去世的，大概是虛歲六十二歲。她說溥修的姨太太屬馬，今年四十，夫婦相差二十二歲，這和溥儀比她自己大的歲數完全一樣。

要求獨立和自食其力的女性，在新中國都可以得到機會。一九五三年李玉琴回到長春以後，經過一些曲折，差不多總是一直在社會上工作着的。雖然人家知道她原來就是僞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妻子。

目前的長春市圖書館正作，更是她所喜愛的。且看她在去年十月所寫的一篇習作，題目是：「我的初步規劃」。

「我到圖書館工作不久，可是我體會到作一個圖書館員是非常光榮的，同時圖書館的工作確是一門科學工作，在專科學校裏就有一門圖書館學專科，這是我以前所不了解的。

「現在全國正向科學大進軍，圖書館工作應起着一定的作用。圖書館員的工作任務是如何配合當前任務向科學大進軍，作好圖書工作，把圖書刋物資料等向讀者們推薦，以推動科學前進，這就要每天想辦法大力地推廣借閱。本年七月份在北京召開全國圖書館工作會議已經作出了這樣決定。

「圖書館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同時作一個圖書館員來說，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科學知識。我雖是一個圖書館員，但自己文化不夠，科學知識沒有基礎；同時工作日子淺，業務也不熟悉，所以我要下決心提高文化，加强業務學習，爭取短時間內達到一般圖書館員應有的水平。我除了堅持參加幹部業餘文化補習班逐步提高文化外，還要參加圖書館進修學校的學習，以便掌握圖書館員應具備的知識。更重要是擠出時間，閱讀青年修養和政治理論書籍，以便提高自己政治思想水平，這樣才能作一個名符其實的圖書館員。」

她的具體工作是在圖書館的參考輔導部，管理書庫。那裏面日文書堆得密密麻麻。

從一九五六年八月到我訪問她的時候（一九五七年三月下旬），她說已經整理出三萬多册書，這中間有人幫助。

書庫裏堆存的書，要經過分類、排架、上架、寫卡片、貼書標這些手續，方才算是整理完

成。看來，她對工作相當負責。劉館長也對我說過：「李玉琴做工作很積極很負責，一件事情不做完，她是不肯撒手的。」

不久以前，長春市市長在檢查市圖書館工作以後，特別把李玉琴找去，談得很誠懇很親切。

爲了學數學、文學和漢語，她在一星期裏總有四天要在凌晨四點半鐘起身。爲什麼？五點十五分上課，七點鐘下課，然後才是吃早飯，上班。

很明顯，在北國的寒夜，那樣早起並不會有多少樂趣。但是，樂趣是從知識中來的；是從上進心來的；更是從一個人對祖國的豪邁事業之熱愛來的。

在長春，有數以千百計的青年男女就是這樣披星戴月讀書的。我知道，在我所住的長春市賓館，許多青年服務員的另一個身份，就是幹部文化補習學校的學生。他們說得好：「國家發展得太快了，不再趕緊學文化不行啦！」他們說話時顯露的那種謙遜而羞澀的微笑，不能不贏得我的敬佩。

今天李玉琴的呼吸，她的脈搏的跳動，豈不是和這個時代的男男女女具有共同的頻率和節奏麼？

有所同而又有所不同。她很認眞地讀書，因此她被選爲一個小組的組長。不久以前的改選，並沒有能動搖她這個值得自豪的職位。

在工作時間以內，李玉琴和她的同事們還有學習業務的機會。目前她在學圖書館學和中國通史這兩門功課。

「你們讀文學可有習作？」我問。

「有的，上一次老師就是叫我們把辛棄疾的一首詞，改寫成散文或者白話詩。」她有興趣地回答着。

「可以給我看看嗎？」

「當然可以，不過老師還沒把它發下來啦！」她大方地說。

現在初中語文課本裏是選了辛棄疾那闋著名的「西江月」的：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裏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七八箇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茆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

這位宋代詞人筆下所刻劃的意境，眞是優美極了。不過，在今天合作化了的農村裏，那舊時茆店恐怕就不太容易重見了罷？

我不能斷定，她譯寫的是不是這闋詞。

在她談論詞的時候，我偶然聯想到古典作品裏對於一些女性哀怨的描寫。我凝神看着她：是「柔腸一寸愁千縷」麼？不。有「往事只堪哀」的感情麼？也不見得。「天教憔悴度芳姿」麼？她很活躍。至於「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那種精神狀態，更分明和她有着

巨大的距離！她該已經從那個幻夢裏跨出多少里程了啊？

然而，「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的那種情愫，她不能說沒有承受過它的壓力。

分別後她第一次接到溥儀從撫順來信，確實已經度過生死兩茫茫的十年。那封信寄出的日期是一九五五年七月五日。

她回憶往事說：「看到那封信後，我不知道是什麼感覺：不覺得飽，也不覺得餓，不覺得冷，也不覺得熱，我……我傻了。我媽說：『還不快給寫覆信啊？』我當時簡直一個字也寫不出，一直到第二天，我才能坐下來動筆。」

我看到溥儀的那封信，一種深厚的關切之情，是躍然紙上的。

在此後溥儀給她幾封信裏，開頭總是「親愛的玉琴」，而以「你的溥儀」作結束。內容很廣泛，從生活細節到國家大事。

一九五六年夏天，在瀋陽審訊一批前日本戰犯的時候，溥儀曾經出庭作證。在這之後，溥儀有一封信，特別問她從報紙上看到他的照片沒有？

有時也討論一些學術上的專門問題。李玉琴說，圖書館裏有個同事問起辨別字帖的問題，她便順便向獄中的溥儀問了一聲，居然得到答覆。

溥儀的覆信裏（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有這樣一段話：

「……關於你來信所說關於分析『帖』的好壞眞假的問題，對這點，遺憾得很，我是沒有研究過，所以沒有法子來滿足你所希望知道的事。

「但是據我知道的，咱們中國寫好字的，像是晋朝的鍾繇、王羲之（最好的書家）和他的兒子王獻之，唐朝的歐陽詢、顏眞卿、柳公權、虞世南、褚遂良、薛紹彭等等。尙有許多的人，有不知道的，有想不起來的，例如宋朝的蘇軾（東坡）、米芾、蔡襄、黃庭堅、陸游、岳飛、歐陽修（來信說是歐陽父子，那是不對的，歐陽詢是唐朝人，歐陽修是宋朝人）、趙孟頫（即趙子昂，又名松雪）、宋朝的皇帝宋高宗等，以及明朝的董其昌，這些人都是有名的書家。像寫草書的懷素，這都是寫好字的人。（當然，寫好字的人還有很多的）。至於帖的是否眞假，是不容易分辨的；那非有專門的研究不可。關於這點，我是說不出什麼來。我寫過歐陽詢的九成宮帖，和臨過趙孟頫的帖。它的眞假，我還能分辨。但是只有看見才能鑒定，這也不是口頭上所能說清楚的。」信末仍署「你的溥儀」字樣。

溥儀記憶有誤。鍾繇是三國魏人。薛紹彭是北宋書法家，與米芾齊名。書法界的歐陽父子當然不能稱爲歐陽詢、歐陽修，而是指歐陽詢和歐陽通，有人認爲歐陽詢是一位「初仿王羲之而險勁過之」的書家，歐陽通也善書，有小歐陽之稱。溥儀一時大概沒有想起來。至於這裏提到的宋高宗，那也許是宋徽宗趙佶之誤。從溥儀上次爲我所寫的幾張字看來，練過帖當屬無疑，而且可以說書法是相當好的。

我覺得更有一個耐人尋思的問題放在我們面前，那就是末代皇帝身繫囹圄，竟然有此閒情逸致解答字帖問題，想來可以說明他在獄中甚受寬待罷？而中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酷愛自己的民族遺產，也正可以從這裏略見一斑。

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一日給李玉琴的信裏，溥儀還特地告訴她一件新鮮的事情。他說在春節聯歡會上①，有雙簧、清唱、口琴等節目，他已和另一個人報了名，準備表演唱歌。

「他的嗓子很寬，大概唱男低音。」她向我補充了一句。

唱哪一支歌？溥儀沒有說明。

我還看到過她收藏的幾張照片。

一張是溥儀自己，龍袍加身，頭上戴的就是他自己所謂有「算盤疙瘩」並鑲着一粒大珍珠的帽子。雙目炯炯有神，沒戴眼鏡。這張半身像的長度是三十四吋，寬度二十四吋。我因看到日本新聞記者中保與作寫的「滿洲國皇帝」（昭和十年，日本評論社版），其中有一幅類似的照片，說明是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十二月十五日宣統帝在天津的紀念攝影，所以我猜測也是溥儀二十幾歲的留影。但是，李玉琴認爲可能是十六歲以前在北京照的。理由是溥儀結婚以後就戴上了眼鏡，這也有道理。無論如何，這是我所看到的末代皇帝最大的一張像片。

另外有兩張都是僞滿洲國皇帝溥儀替當年的福貴人李玉琴拍的。一張坐在沙發上；一張站

---

① 我猜想是在正月十五亦即二月十四日左右舉行的。——著者。

在盆菊面前，染了彩色，穿的都是旗袍。也許因爲加上時代背景給人的成見，我總覺得看起來不能引起多少美感。

此外，她學騎自行車以及他打網球的兩張照片，一時仍然沒有找出來。好在溥儀今天依然有打網球的機會，再拍一張並不困難罷？

現在，李玉琴並不騎自行車。她的興趣也許轉移到別方面去了。她似乎對電影相當有興趣。話劇呢？據說有人鼓勵她做演員，她謙遜地謝辭了，雖然她的妹妹玉堃如今是一個演員，在長春市歌舞團唱女高音。

她要請我看一場英國影片「孤星血淚」，看了；當然不好意思要她作東。

將近十年以前，我在上海看過這部影片。這次在長春再欣賞一次狄更斯的作品，又加上了中文配音，觀衆和角色的距離就更加縮短了。

艾斯泰娜和費普的遭遇，幾乎獲得了每一個觀衆的同情。她說，她很喜歡這部影片。可是它那强烈的藝術上的感染力量，對她說來，彷彿又嫌份量重了一些。走出影院，她的臉色表明了這種影響尚未完全消失。

她是一個善良而和氣的人，大概和任何人都能合得來罷。在雪景殘留的長春勝利公園（據說那是八個公園中最好的一個）我爲她拍完照出來的時候，迎面遇到兩個工人模樣的人，一個在肩上似乎還放着扁擔之類的工具。

「逛花園啦！」其中一個小夥子爽朗地跟她打招呼。

「有點兒事情。」她笑着回答。

「你的交遊眞廣啊。」我跟她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

「噢，他們就是公園裏的工人，平常我們在一個食堂裏吃飯，很熟。這些小夥子們常對我說：『明兒星期六，你晚上不準備跳舞去！』我可不怎麼喜歡跳舞。有時候我妹妹她們到賓館去跳舞，也邀我去。……」

業餘時間多半是花在讀書上的。在我和她會面的一個星期之中，她就碰到兩次考試，要好好準備。

「星期六，我是這天休息，總是回家去。我媽很疼我，隔一個星期不回家，她就不放心。回家洗洗頭，燒燒菜，或者幫助二嫂抱抱孩子。每天燒菜太麻煩，隔些日子燒一次，挑自己愛吃的燒一些，挺有意思。」她說。

我在她家裏，看到過她的二嫂，燙髮，衣着也相當整潔。她的二哥是個木匠，那天却沒有遇見。大哥原學過排字，現在是麵粉廠的採辦員。據她母親說：「哥兒倆在從前時常鬧失業。」現在不同了。

樂器是她大哥的嗜好；他伴着心愛的吉他，和職員工人們一起登過台。他說最近在學洋號。牆上掛着的二胡，他也不時取下來演奏一番的。

在長春，我還獨自去看過一個建築物——對溥儀和李玉琴，說來都有相當關聯。

然而，我的天！如果沒有人事前說明，我怎能認出在偽滿洲國新皇宮舊墟上建築起來的，竟是如此美輪美奐的地質宮呢？

那地方據說原叫杏花村，溥儀二度登極舉行郊祭典的所在。一九三八年興工，節目有修祓、降神、獻饌、讀祝、刈初之儀、入鍬之儀、納寶之儀一大套。原來有「三年設計、五年施工」的打算，可是正如溥儀親口對我說的：「吉岡還說過要替我蓋一個新的宮殿，又說要在錦州蓋離宮，可是後來他又說軍事緊急，要求節約，於是正蓋着的新宮也停工了。」因此五年施工就演變爲無限期施工也就無限期不施工的局面。

按照不破產的計劃，新宮分爲三部分：南部也就是正門外的廣場；中部是外廷，以正殿爲中心；北部是內廷，中心是寢宮。寢宮的主人當然預定是皇帝溥儀、皇后婉容和貴人李玉琴了。

按照不破產的計劃，第一，十二萬五千平方米的廣場，要留出一大片地方，種植花卉草木，「以資保持宮廷之尊嚴而調和其風景，同時，亦便於民衆之遙拜。」①第二，外廷的正殿，將是一個有地下室的二層樓房，建築面積共約五千平方米，共佔面積一萬五千平方米左右。正殿裏面將有正廳、覲見室、候覲室、大小賜餐場等；兩翼將配置宮內府、尚書府、侍官

---

① 此處和以下引文引自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十一月份「斯民畫刊」。

宿舍。第三，內廷的寢宮將是二層樓房，但也要有地下室，建築面積約五千平方米，共佔面積九千平方米左右。內廷是「專供皇上日常之起居」用的。在寢宮之北，還要用牆垣隔出「外苑」「內苑」來，「內苑之內，總面積約十四萬平方米，利用地形之起伏，在中央浚以池塘，各處築以丘陵，並於林泉之間，適宜配置台閣樹木等，以調和風景而備皇上之遊覽焉。」這個內苑，在前宮內府大臣（「皇上乾德恭記」作者）沈瑞麟的心目中，至少有兩種功用，一是給皇上散散步，「吐故納新」；再就是給皇上騎騎馬「以舒御體」了。

地質宮是長春地質勘探學院的一部分。據這個學院的基本建設課負責人告訴我：溥儀出走的時候，新宮只打下地基，豎起一部分鋼架。僞滿爲了新宮的結構基礎，據說花了一千多萬僞滿洲國幣，勉强折合也不過如今的三百多萬元。可是地質宮的建築費用却合人民幣七百萬元！而且，它是在一九五三年半年之內建成的！總建築面積是三萬平方米。

他特別告訴我，飛檐不是用木頭而是鋼筋混凝土。

地質宮是五層樓的建築，設有教室、教學研究室、實驗室、陳列館和閱覽室。

在那個寬敞的陳列館裏，安放着數以千計的礦物、岩石和古生物標本。我數了一下，陳列櫃也將近二百個，這其中又有斜面櫃、長條櫃、雙面櫃、雙層櫃、五角玻璃櫃、四角玻璃櫃、龍骨櫃之分。

匾額上的地質宮三字出自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手筆。在樓下仰首上視，可以看到彩色的

藻井，恍如身入故宮。

長春地質勘探學校的學生有七八千人。這個數字幾乎說明了一切，我再不必嚕囌了。

溥儀如果有機會來瀏覽一下他當年的新宮或者長春的其他什麼地方，又將作何感想呢？變了，一切都變了。

中國人想念幾十年的汽車製造廠首先在長春建成了。

要在長春再尋覓九年前戰爭的創傷，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和平建設，和平建設，成爲每個人血管裏共同的因素。

我甚至有這樣的想法，廣濟般若寺前面的觀世音塑像終日含笑不語，彷彿存心教我們咀嚼佛經上的一句話罷？「肥沃的土地上才能長出豐滿的果實。」

春已經到了長春。

李玉琴那一天從公園走出來突然幽默地跟我說：「我眞想向婦女聯合會建議，三八節改個日期好不好？婦女穿着臃腫的衣服，顯不出美來。三月裏，我們這裏還冷着啦。在婦女的節日那一天，我們應當打扮得更美一些！」

宮廷的女性如今在關心「三八節」，獄中的末代皇帝，在春節聯歡會上搶着要表演唱歌。這果眞是個偶然的心情上的巧合麼？我不完全相信。

附錄

公主演公主

近來，北京東城區政協京劇組密鑼緊鼓，準備在春節後演出三大「殿」——「賀后罵殿」，「悅來店」，「大登殿」。

非常有趣的是，在「大登殿」裏飾代戰公主的是金蕊秀。介紹她並非難事，用兩句話就夠了：溥儀的三妹，清末監國攝政王的女兒。

金蕊秀雖然年在五十左右，但是給人的印象仍然是端莊嫻雅。她講得一口北京話，而且講得慢，從容，溫文有禮，這幾年她在北京東城區政協工作。她到京郊農村去過好幾次，住過好幾天，和大家一樣地參加勞動。一百多人集體遊八達嶺，看到她笑咪咪、慢騰騰地往上爬。三五個人到峨嵋酒家聚餐，吃東坡肉、豆瓣魚，她也不推辭。演京戲，她擔任過宮女，也做過「鳳還巢」裏的主角，這次却是旗裝打扮，公主演公主。要說她唱得怎麼好，那倒不見得，不過，她有唱戲的興趣。每次，只要她一登台，她的七叔載濤老先生、哥哥溥儀、溥傑，嫂子嵯峨浩總是要去鼓掌助威的。當然，其中還一定少不了她的先生郭博羅．潤麒，他是溥儀的妹夫，又是溥儀的「內弟」——皇后婉容的弟弟。

郭博羅是個終天笑容滿面的人，人緣非常好，特別喜歡跟孩子們在一起玩。記得是前年春節罷，我在東城區政協一間遊藝室裏看見他，他在那裏照料擲圈子套泥娃娃，和一羣頑皮的孩

子打交道，大有樂此不疲之意。這兩年，聽說他已經參加北京編譯社工作了，因爲他對日文有相當修養的原故。

（一九六二年）

溥儀看「公主」

元宵節後不久的一個晚上，北京東城演樂胡同俱樂部後台，熱鬧非凡。好幾十位業餘演員正在這裏準備上裝，大蘋果舞、大合唱（十送紅軍、美麗的北京）以及三齣京劇（「罵殿」、「悅來店」、「大登殿」）就要先後登場了。

演員的親屬朋友以及他們的孩子，紛紛擠進後台，有的是來祝賀；有的，如孩子們，完全出於好奇，就是來看他們怎樣穿裝打扮，看他們的祖母和外祖母輩怎樣化裝幼兒園小朋友表演「大蘋果」。

正在化裝的「大登殿」裏的代戰公主，是人們注意的目標。不出所料，溥儀也來了，他精神抖擻地來看望他的三妹——飾公主的金蕊秀。

「我正在抹指甲油呢！」公主向她的哥哥笑了一笑說。她雖然愛好京劇，一直還沒有演過比較吃重的角色。她可能有些緊張，却還忙中偷閒，請這個抽煙，請那個吃糖。「金大姐，別招呼我們了！」「你幾夜沒有睡好，就休息休息罷！」好幾位女士這樣說。溥儀的叔父載濤老先生和他的夫人王乃文，也到後台來過。人們不久發現，載濤和王乃文、溥儀、溥傑和嵯峨

浩、郭博羅．潤麒（金蕊秀的夫壻）都坐在第二排，全神貫注地觀看演出。溥儀的新夫人李淑賢因爲感冒，沒有來。

這天晚上，俱樂部將近一千個座位，宣告客滿。「政協」北京市東城區委員會主辦的文娛晚會，確實有它的號召力哩！

「大王有旨，代戰公主上殿吶！」緊跟着就是一陣采聲。她和王實釧兩人唱的「十三嗨」那一段，很有好評。

（一九六二年）

毛澤東溥儀合影

曾經在北京溥儀先生家裏，看過一張罕見而有趣的照片。

毛澤東主席和他併肩站在一起，高出一個頭，兩人都在大笑。眞是大笑，笑得像孩子一樣。我看了兩眼，也忍不住笑出聲來，於是問溥儀：「你們幹麼那樣高興？在拍照幾秒鐘前，究竟談了些什麼？是講過一個笑話嗎？」他笑而不言。

這位集眞皇帝（宣統）與假皇帝（僞滿洲國）於一身的主人，還是有些「外交」手腕的，他大概怕我洩密。

那是一張黑白的放大全身照片，裝在黑邊的鏡框裏。一呎多長，四吋寬，照片顯得窄一些，但是它給我回憶的餘地却很寬廣。

一九五六年底，當溥儀還是戰犯的時候，我曾從北京趕到撫順去，爲了職務需要，還陪他在戰犯管理所住好多天。朝夕相處，每天平均談話幾個小時，總覺得他和你我一樣，看不出皇帝的任何痕跡來。不過，他有些幽默感，這是我喜歡的。

那次訪問的兩年多以後，他被特赦了，回到北京，我們有時候也聊聊天。大概又過了一兩年光景，一九六〇年國慶節在天安門觀禮台上，我又遇到了他，我注意到，他穿一身新製的灰色「人民裝」，比較特別的是，他連領子上的「風紀扣」都是認眞扣好的。我想，他畢竟是一板一眼、拘謹嚴肅的人。

因此，六三年左右看到這張照片不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他們兩人究竟爲什麼那樣高興？我記得當時一再追問過，溥儀好像終於漏出一句話：說毛主席對他說，你做宣統皇帝的時候，我也歸你管過哩。接着就是快門的輕微響聲。

照片想來還保存在李淑賢——溥儀夫人手中。

（一九七九年）

皇帝之死

宣統死了，死了很多年了。

他在「天下大亂」的時候，住進北京協和醫院治病，當時協和的招牌已被砸爛，改稱反修醫院了。聽說他死於肺癌，瞑目時的身份是全國政協委員，時爲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

報紙上說他「終年六十歲」，疑誤。他生於一九〇六年農曆正月十三日；親口講過，他寫的書面資料也是如此。以我們習用的周歲計算，已滿六十一周歲。

逝世將近十三年後，今年五月二十九日才爲他在政協禮堂補開追悼會，是奇怪而又不足爲怪的。值得追悼的死者名單原來很長很長。

然而，他的骨灰盒終於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這對於三歲在紫禁城太和殿登基自兼海陸軍大元帥、六歲被民國宣佈爲廢帝的溥儀，畢竟是件有意思的事，何況他在三十年代初期還有那一段不光彩的記錄——僞滿洲國執政和皇帝。我們承認宣統皇帝，不承認「滿洲國」皇帝。

宣統是清朝末代皇帝，也是我國兩千多年封建王朝最後一個皇帝。

「龍種自與常人殊」，「個人迷信」發跡於此？我看他和常人並沒有什麼兩樣。當他五十歲以戰犯被監禁在撫順的時候，我去採訪，曾經問他讀過什麼書？他提到《社會發展史》。問他「皇帝是什麼？」他答覆很乾脆：「全國最大的地主」。

憶往事，忽醒然，成感慨，望神州。愛新覺羅．溥儀後半生做了許多有益於社會的事，他身後進入八寶山，雖有違「法祖」遺訓，却是大可稱道的。陵寢的滋味並不怎麼好。

末代皇帝從中國消失了，地主階級更早就消失了；封建思想如何？當年輔導他閱讀《社會發展史》的幹部，難道身上就沒有封建思想和封建主義傳統的遺毒嗎？我們自己呢？……

（一九八〇年）

亨利・溥儀和香港莊士敦

香港早期殖民地歷史上，有兩個小有名氣的莊士敦：A.R.Johnston 是副商務總監。他爲李鴻章、康有爲、孫中山的活動忙過一陣。這裏要談的是名氣也不大的莊士敦爵士（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據溥儀生前說，這位蘇格蘭老頭一九〇〇年前後當過港督私人秘書。那港督也許就是亨利・卜力爵士（Sir Henry Blake）或「卜公」吧？後來是英國駐威海衞行政長官，這職位却是受到當時英國殖民地大臣重視的；再後來就是十四歲廢帝宣統的英文老師，也許是中國皇帝中唯一正式聘請的英文老師。他有「中國通」之稱。

亨利・溥儀這名字就是那位爵士起的。西方出版的《名人錄》仍在沿用。這位亨利對英文老師，比起漢文老師陸潤庠、陳寶琛、梁鼎芬來，略爲恭敬一些，但遇到不高興的時候，也還是那句話：「今天可以放假一天。」這比江青們鼓吹的反師道尊嚴，大約早半個世紀。

溥儀這人也有趣，後來在天津張園當寓公，還陸續爲他的「皇后」婉容取名伊麗莎白，二妹叫瑪麗，三妹莉莉。

不過，莊士敦爵士也和溥儀做過一件大煞風景的事。

溥儀在莊士敦鼓動之下，想去英國留學，坐以觀變。他想比光緒跨的步伐更大些。

可是，他一鼓作氣提出的留學計劃，遭到宗室和遺老們激烈反對，怕樹倒猢猻散。

他不甘心，又和弟弟商量秘密逃出紫禁城。這時北京外國公使有人插手幫忙，派專車迎接，可是只能停在宮外，宮內有「護軍」把守。當時還沒有直升飛機，於是一鼓作氣之後，不免再而衰。

還是不甘心。想從皇宮西北角一個小門私奔（我後來找到，在故宮北部延暉閣西側），卻又由於已經受賄的太監洩露機密而流產。他爸爸載灃下令，嚴閉宮中各門，斷絕出入。是謂三而竭。很好。

這三次嘗試，當然都在一九二四年著名的「逼宮」事件之前。

重提這些老話有什麼意思呢？不過想說明：廢帝宣統和他的伯父光緒，當然還有許多眞正志在革新人士，都曾經有過西方君主立憲的嚮往，然而中國畢竟是中國，若想照搬，此路不通。即使溥儀留學歸來，也通不了。

中國是要現代化的，但也只能是中國式的現代化。

（一九八〇年）

金鑾殿寶座

想當皇帝的野心家雖然寥寥可數，可是故宮萬千遊客一走進太和殿（俗稱金鑾殿），總要對「須彌座」式寶座多看兩眼，然後還難免在心裏嘀咕：「寶座——皇帝坐的大椅子原來是這

樣！」

雕龍髹金大椅設在寶座中央，後有雕龍髹金屏風，左右有寶象、香筒、角端（神獸，懂四國外語）；稍前，有四個香几，香几上置三足香爐。皇帝陞殿時，香爐焚檀香，香筒插藏香，香煙繚繞，莊嚴肅穆。此時此地，有飄飄然之感的，恐怕也只有坐在寶座上的那一位了。

近百年來，載湉（光緒）之後，溥儀名正言順地坐過，不過那姿態也未必如何動人：三歲宣統是由他爸爸攝政王載灃抱在腿上坐着，登極時還哭了一鼻子，哭聲後爲臣工獻上的玩具止息。那是一九〇八年。

七年以後，袁世凱也想嘗嘗這寶座滋味。據說因爲腿短，而又要有帝王氣派，所以幫閒之輩別出心裁，把明朝傳下來的龍椅扔在一旁，特製中西結合、不倫不類大椅一具。椅背極高，椅面極矮，椅背上還有緞面的帝國國徽。有人事後發現，白緞斷裂處，可以看出塡塞的稻草！

這些事情誰最清楚？故宮專家朱家溍。宣統坐過的那張雕龍髹金大椅，是他們從存放殘破傢俱庫房裏找到的。龍椅無椅腿，通背高約四尺。他從髹漆方法、雕龍造型，斷定爲明代製作品，可能是嘉靖重建皇極殿後的遺物。康熙重修太和殿，龍椅修整後繼續使用，直至宣統。

一九六三年故宮重修龍椅。我想，朱是參與其事的，因爲一年之中用了多少木工、雕工、銅工、油工，他都有一筆賬。

誰知道，金鑾殿寶座龍椅修好不久，竟眞的出了一個「女皇迷」——江青女士。她和另三位先生既然健在，什麼時候和大家見見面呢？

（最近我看到一本《紫禁城》雙月刊，第一期剛出版。北京故宮《紫禁城》編輯部編輯，香港漢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印刷出版。朱家溍有專文談金鑾殿寶座，很有趣。——筆者）

（一九八〇年）

紫禁城·博物院

九重宮殿，百萬珍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當之無愧。

前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後宮三殿——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再有東西六宮……，這一古代建築羣，實在是氣魄萬千，輝煌而壯觀。我從不曾聽說有哪一個遊客，從紫禁城或故宮走出來，不是贊嘆不已的。

近三十年來，故宮博物院所做的工作，可以歸納爲：維修古代建築，舉辦陳列展覽，接待中外觀衆，整理庫藏文物，爲學術界提供明淸檔案，以及文物修復這幾方面。

從午門（鄰近天安門廣場），到神武門（靠近景山）中軸線上全部宮殿，都進行過修整、油飾、貼金和彩繪。午門大修，更是乾隆以來的大工程。

在文物珍藏方面，陸續收回五百餘件。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赫赫有名；顧愷之《洛神賦圖》，展子虔《游春圖》，張擇端《淸明上河圖》……，這些精品，都曾經陳列，供觀衆欣賞。

對照《故宮已佚書畫目錄四種》，收回者約佔一半，就精品言，幾乎是全部。新收名瓷二萬多件，青銅器一萬多件，各種工藝美術品以及雜項古物二十多萬件。所以，故宮文物藏品目前總數是九十多萬件，或百萬珍藏。

紫禁城——故宮博物院，在「文革」時期眞可謂第一號封建階級司令部矣。然而它竟然倖免於難，民間傳說那是故總理周恩來的功勞，他終於說服了準備把故宮砸個稀巴爛的「紅衞兵小將」。

絕對需要摧毀的是封建思想和一切封建惡習，而不是好端端的故宮。人們愈向現代化前進一步，就會愈加清晰的看到這一點。

再不要侈言「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了，還是切切實實點點滴滴做些正經事吧。

（一九八〇年）

外國市長導遊有感

曾經和溥儀先生開過一個小玩笑。

他被特赦後的第二年國慶日，在天安門金水橋旁觀禮台上，我碰巧遇到他，寒暄之後，就指着天安門內，向他小聲說：「您要是到故宮當個導遊或是講解員，人龍一定從神武門排到北海！」

他正要哈哈大笑，忽然又給控制住，轉爲不太自然的微笑。是的，有誰在觀禮台上那麼「放肆」的哩。

中國皇帝成爲平民，即使他本人願當故宮導遊，那也行不通。那麼今天的市長呢？中國有市長當導遊的嗎？

瑞士蘇黎世市市長魏德麥爾博士，去年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一）下午三時，曾親自爲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導遊。

那位市長是歷史學家，著有《蘇黎世市史》、《瑞士歷史》。

他領着代表團走出市府大門（市府沒有士兵或警察站崗，像一個圖書館），一路上穿大街過小巷，既不坐汽車，也沒有隨從人員。所到之處，既沒有人圍觀，也沒有人跟隨。

到了明鏡街十四號，市長就在一塊大紀念碑前講解起來，講得那樣有聲有色，使代表團的人們忘記了他是市長，彷彿是一位熱情的導遊。

然後又到檔案館。三點三刻光景，市長站起身說，因有別的公務，不能再奉陪了。他一個人走出房門，檔案館也沒有哪一個工作人員護送他出門。

市長導遊，於此結束，我的感想卻油然而生。

我不相信那位市長受過專業的導遊訓練，但他受過長期的民主訓練，並且長期生活在民主氣氛之中，則大概可信。

我們的幹部，我們的同胞，似乎應該接受這樣的「導遊」，先看一看民主究竟是怎麼一回

事！

不過，如果我們的市長為遠方來賓單槍匹馬地導遊，那一定會引起很多的人圍觀。怎麼辦？讓老百姓經常看到市長，看到外國人，看來看去，大家都是一個鼻子兩隻眼睛，時日既久，圍觀也就沒有興趣了。

重要的是，人看人都是站在同一平面上，並無高低之分，中外之別。不過，這又談何容易。

我們揹的歷史包袱相當沉重，壓來壓去，總覺得比官員比洋人矮一截似的，這很不好。

（一九八〇年）

談滿漢全席

我不曾在北京領教過滿漢全席；許多朋友也和這「大百科全書」式筵席沒有緣份。我甚至問過溥儀先生，可是，宣統皇帝他也沒有嘗過。怪。

這全席的菜單，手頭倒有一份。但要聲明在先，其中頗含戲謔成分，是不可盡信的。

二三百種菜，寫下來太長，看起來也累，只好分三天與讀者相見（每二十道菜，分為一段）。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燒花鴨，燒雛鷄，燒子鵝，爐豬，爐鴨，醬鷄，臘肉，松花，

小肚，晾肉，香腸，什錦酥盤，燻鷄白肚，清蒸八寶豬，江米釀鴨子，罐兒野鷄，罐兒鵪鶉；

滷什件，滷子鵝，山鷄，兔脯，菜蟒，銀魚，清蒸哈什螞，燴腰絲，燴鴨腰，燴鴨條，滷牲口，清拌腰絲，黃心管，燜白鱔，燜黃鱔，豆豉鮎魚，鍋燒鯉魚，烀爛甲魚，抓炒鯉魚，抓炒對蝦；

軟炸裏脊，軟炸鷄，什錦套腸，滷煮寒鷄，麻辣油捲，熘鮮蘑，熘魚脯，熘魚肚，熘魚片，醋熘魚片，燴三鮮，燴鴿蛋，燴白蘑，燴什件，炒銀絲，燴萬魚，清蒸火腿，炒白蝦，熗青蛤，炒麵魚；

燴竹筍，芙蓉燕菜，炒蝦仁，燴蝦仁，熘腰花，燴海參，炒蹄筋，鍋燒海參，鍋燒白菜，炸開耳，炒肝尖，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炸飛禽，炸汁兒，炸排骨，清蒸江瑤柱，糖熘芡仁米，拌鷄絲，拌肚絲；

什錦豆腐，什錦丁兒，糟鴨，糟魚，糟熘魚片，熘蟹肉，炒蟹肉，燴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釀倭瓜，炒絲瓜，釀冬瓜，熘鴨掌，燜鴨掌，燜筍，熗茭白，茄乾曬爐肉，鴨羹，蟹肉羹；

以上抄錄的連半席還不到。第一百〇一道和以後的菜，明天見！

* * *

第一百零一道菜——鷄血湯來了，跟着還有各種丸子和五花八門之肉：

鷄血湯，三鮮木鬚肉，紅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三鮮丸子，汆丸子，鮮蝦丸子，魚脯丸子，餡餎丸子，豆腐丸子，櫻桃肉，馬牙肉，米粉肉，一品肉，栗子肉，罎子肉，紅燜肉、黃燜肉；

醬豆腐肉，曬爐肉，燉肉，黏㸆肉，㸆肉，扣肉，鬆肉，罐肉，燒肉，大肉，烤肉，白肉，紅肘子，白肘子，燻肘子，醬肘子，水晶肘子，蜜臘肘子，鍋燒肘子，扒肘條；

燉羊肉，醬羊肉，燒羊肉，烤羊肉，清蒸羊肉，五香羊肉，汆三樣，爆三樣，炸捲骨，燴散淡，燴酸燕，燴銀絲，熘白雜碎，汆節子，燴節子，炸繡球，三鮮魚翅，栗子鷄，汆鯉魚，醬汁鯽魚；

活鑽鯉魚，板鴨，筒子鷄，燴腸臍肚，燴南芥爆肚仁，鹽水肘花，鍋燒豬蹄，拌瓤子，燉吊子，燒肝尖，燒肥腸，燒心，燒肺，燒紫肉，燒蓮蒂，燒寶蓋，油炸肺，醬瓜絲，山鷄丁，拌海蜇；

龍鬚菜，燴冬筍，玉蘭片，燒鴛鴦，燒魚頭，燒檳子，燒百合，炸豆腐，炸麵筋，糖熘餎飳，拔絲山藥，糖燜蓮子，釀山藥，杏仁酪，小炒螃蟹，汆大甲，炒葷素，什錦葛仙米，鮥鰉魚；

八代魚，海鯽魚，黃花魚，鰣魚，帶魚，扒海參，扒燕窩，扒鷄腿，扒鴨塊，扒肉，扒麵筋，扒三樣，油潑肉，醬潑肉，炒蟹黃，熘蟹黃，炒子蟹，熘子蟹，佛手海參，炸烹兒；

炒芡子米，奶湯，翅子湯，三絲湯，燻斑鳩，滷斑鳩，海白米，燴腰丁，火燒慈菇，炸鹿

尾，燜魚頭，拌皮渣，汆肥腸，炸紫蓋，鷄絲豆苗，十二台菜，湯羊，鹿肉，駝峯，鹿大哈。

寫到這裏，已上二百四十道菜，還有四十道——在相聲演員嘴裏是四十一道。如果誰胃口好，又不嫌累，請明日再吃，至少是再看。

* * *

食客們有福了。到第三天，各位的體力和精神想必還處於最佳狀態罷？那麼好，請再用：

插根，炸花件，清拌粉皮，熗萵筍，烹芽韮，木鬚菜，烹丁香，烹大肉，烹白肉，麻辣野鷄，熗酸蕾，熘脊髓，鹹肉絲，白肉絲，荸薺一品鍋，素熗春不老，清燜蓮子，酸黃菜，燒蘿卜，脂油雪花菜；

熗銀耳，炒銀枝，八寶榛子醬，黃魚鍋，白菜鍋，什錦鍋，湯圓鍋，菊花鍋，雜燴鍋，煮餑餑鍋，肉丁辣醬，炒肉絲，炒肉片，燴酸菜，燴白菜，燴豌豆，燜扁豆，汆毛豆，炒紅豆。共二百八十道菜。傳說滿漢全席菜單全部在此，但誰知道是眞是假？

外加醃芥蘭絲兒。這外加的一道菜，實是北京過去貧苦人家常吃的鹹菜，就粥就窩窩頭都很相宜。它加强滿漢全席的諧謔氣氛，頗爲可喜。

我想，這全份菜單並不是清宮名厨師的手筆；前人筆記應另有比較可靠記載。元代畫家倪雲林著有煮粽子法，若生於清朝，當留記錄。

那些山珍海味，鷄鴨魚肉，並不足奇。重要的是烹調法。至少其中的「抓炒」與「鍋燒」兩種，就有御膳房特色。

「四大抓」——抓炒魚片，抓炒腰花，抓炒裏脊，抓炒蝦仁，原是清宮名廚師王玉山代表作。使汁掛在菜品上，謂之抓。

以生魚片四兩爲例，照《中國名菜譜》是這樣抓的：

將醬油（三錢）、醋（一錢）、白糖（二錢）、料酒（二錢）、味之素（少許）等原料，及濕團粉三錢，放在碗中調勻（作鈎汁用）。把炒勺放在旺火上，倒入八錢豬油（有人要想起「我的膽固醇了」——筆者）。油熱後，將葱、薑末放入，稍炸一炸，隨將調好的汁倒入，炒到汁成稠糊後，將炸好的魚片倒入翻炒，使汁掛在魚片上即成。特點是：金黃色，外掛黏汁，入口香脆，並有酸甜鹹的味道。

談鍋燒，離不開滷湯，俗稱老湯。鍋燒鷄若用二斤半嫩肥母鷄爲原料，老湯需六種中藥材：砂仁，丁香，桂皮，白芷，三艾和甜甘草（各二錢），再加大料等放入布袋中，紮緊袋口，與醬油（一斤），水（二斤），白糖（二兩）一併放在砂鍋中熬煮。開鍋後，再用微火熬，熬到湯成深褐色時，這時五香味道已煮出來，撈出布袋，就是老湯。

把煮好的鷄，放入老湯鍋內再煮，是謂鍋燒鷄。顏色紅亮，味道鮮，鹹而香，並且肉爛、皮焦、骨酥，另有風味。

這兩種菜，今天依然是北海「仿膳」的名菜。

若問我：參加一次滿漢全席如何？

答曰：近日看電視，情緒甚佳，但江青、張春橋們那個德行一看再看，噩夢不免重溫，胃口奇壞。等她們有一個大快人心的下場，那時再吃不遲。

（一九八〇年）

溥儀醉酒

對溥儀一生有興趣的人，不可放過一本薄薄而有趣的書：《溥儀在伯力收容所》①。

宣統帝權勢之失落，在於辛亥革命；或者更確切的說，在於更後的「逼宮」。那都是「小皇帝」時代的事。

僞滿洲國皇帝或「兒皇帝」權勢之失落，則是緊隨二次大戰告終日本投降而出現的。那時，他已屆中年，飽嘗了十多年借外力以自重，視百姓如草芥的「皇帝」滋味。這一權勢之失落最堪玩味，而他生前對被俘後拘留於蘇聯的五年（一九四五年八月—五〇年七月），講得並不太多。

小册子的三位作者，都是當事人，且與溥儀有親屬關係——弟弟溥傑，二妹夫萬嘉熙（萬繩栻之子。——筆者），姪子兼侍從毓嶦。作者們是坦率的，而且都有幽默感。毓嶦的文筆尤其妙趣橫生。

別看溥儀每天拜佛念經，還拿着本諸葛神課，噹噹地搖動着八個日本的帶孔硬幣；也別

看他在莫洛闊夫卡赴宴酒醉笑話——毓嵣描繪得很出色：「溥儀沒有酒量，爲了套套交情，努力乾了幾杯。俄斯克雖不如老白乾烈，但也有四十五度，溥儀醉得夠可以的，在回來的路上，見着樹就上樹，上不去便抱着不肯走。隨他去的人，好不容易才把他引回來」。……這些都不去說它。

早在瀋陽機場被俘亦即權勢失落之時，溥儀就曾非常機靈地向蘇聯的將軍打手勢，遞眼色，表示自己願意上蘇聯，決不到日本去。留蘇也不過是個「橋」，理想則是去拉丁美洲的哪個國家（毓嵣語）。

心驚肉跳的溥儀，在蘇聯住了將近五年光景，一天，突然聽說他們這批人要被送回解放後的中國，大爲恐懼。這時，二妹夫爲他獻策：「回國以後，應當對國人說，本爲利用日本以恢復「祖業」，「誰知反被日寇所利用，給中國帶來莫大的災難，事已至此，夫復何言。然後慷慨就死，以謝國人。」事實上，根本不需依計行事。

萬嘉熙寫出這段話，畢竟是需要勇氣的。然而，由此可見，權勢失落帶來多少謊言與欺騙啊？炙手可熱的時候，謊言與欺騙一定還要多。

權勢，扭曲人性。趨炎附勢則是對這種扭曲的人性俯首與贊頌。

（一九八一年）

---

① 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北京。

溥儀燒珍珠

皇帝也有很傷腦筋的日子，不管是「眞命天子」，還是傀儡皇帝。

馮玉祥派鹿鍾麟逼宮之前，廢帝已經在文物字畫方面動了手脚，成批成批地運往天津；二十年後溥儀在瀋陽機場被俘，隨身帶着一小箱子貴重品，也引起不少麻煩。

溥儀和僞滿洲國大臣們那一夥，在伯力遠郊紅河子俘虜收容所住了不久，他就接到暗示，說要醫治戰爭創傷，又適逢大旱之年收成不好，希望「盡力支援」。

毓嶦說得妙：「在這種場合，不能『敬酒不吃吃罰酒』，無論如何也得貢獻出來才行」。（前引書）

於是，溥儀在提出反要求留住蘇聯之後，就把毓嶦他們幾個人找到一起，在小樓上密謀了一番：如何獻寶但又不完全獻？

「天從人願」。從大栗子溝匆匆逃走收拾行李時，黃金珠寶竟給裝進一隻裝電影放映機的箱子，很深，裏面還有黑絨裏子，他們就大做手脚，在箱底做一個夾層，裝滿了「寶中之寶」，再把揭開的黑絨糊好。

爲了「保密」，溥儀分給每人一兩件，毓嶦分到一副嵌着各種寶石的金手鐲。另外，還藏起一副鑽石袖扣，一小袋珍珠。

藏進夾層的珍寶相當保險，可是藏在私人身上的很不妥當，想來想去，決定毀掉。「一小布袋珍珠，估計千把顆，晚上趁火牆爐火正熾時，一下子全都投了進去，剎時間化爲灰燼。溥儀面帶微笑『欣賞』了一番。兩個鑽石扣沒有燒，放進了溶化了的肥皂裏。……」這也是齣皭的回憶。

溥儀被特赦後，住居北京西城，我去過。爲什麼公家給他一套沙發接待來賓，他都不大願意領情？想一想他燒一千顆珍珠而微笑的情景，當可恍然。

然而，溥儀從兩種皇帝到平民，泰然處之，也確非易事。

（一九八一年）

皇帝的字

《末代皇帝》電影紀錄片還在香港放映，所以不妨續談皇帝。

宣統的字，有乾隆御筆意味。起初我並未發覺，溥儀四十多歲寫的「懺悔錄」手稿，好幾萬字，一律用鋼筆書寫，端端正正，由左向右。對我的吸引力當然不小，但那是文，而不是字。

中國書法自有其妙處，倘若由左向右寫下去，則與中餐西吃無異，使人意興索然。幸虧那年我從北京動身之時，心血來潮，隨身帶着毛筆、墨汁和宣紙，告別時請他寫幾個字留念，他「欣然命筆」，寫了幾張，每個字八分大小。裝裱以後，我越看越像是在哪裏看過，好生面

熟。是的，北京留存的乾隆御筆太多，北海的「瓊島春蔭」都把大家看膩了。

然而，宣統的字與乾隆御筆相似，當無可疑，雖然一則纖弱，一則圓厚，那是溥儀功夫未到之故。

這位皇帝的字，也不可能壞到哪裏去。陸潤庠，陳寶琛，朱益藩，徐坊，梁鼎芬（陸去世後，被推薦），都是他的老師。天津時期，鄭孝胥更是形影不離。鄭蘇戡的字頗有豪邁生辣之美，比蘇州狀元、大學士陸潤庠的那種臺閣體耐看得多。

溥儀在紫禁城，常住養心殿，著名的「三希堂」就在西暖閣靠南的一間。再說，好的書畫他看得比誰都多，凡神品、極品、妙品，他都有優先權。只要他稍爲下點功夫，書法自然可觀。

溥儀五十歲時寫字即用簡化字，這頗使我吃驚。《漢字簡化方案》（所謂「一簡」）公佈於一九五六年，而同年年底他在監獄裏，書面文字就已一一採用，這從他送給我的「御筆」可得到證明。親寫爲亲，老實說，當時我們許多人還很不習慣。

看過溥儀御筆的人恐怕不多，更未見推許。想起乾隆爲三希堂題橫披之外，還寫了一副對聯，聯曰：「深心託豪素，懷抱觀古今。」末代皇帝後半生衷心寄託的是筆（豪與毫通）和紙麼?是他的著作麼?

皇帝後來有機會寫作《我的前半生》，甚至譯爲英文德文出版，顯然出於他的意外。古今之變，宣統不但看到而且經歷，這是乾隆和歷代皇帝想不到的。

皇帝的新衣

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是童話。溥儀的不然，確有其人，實有其事。

「皇帝穿人民裝，還有什麼好看呢？」我覺得，話是這麼說，但不可一概而論；宣統不僅是末代皇帝，而且是特別的皇帝。

皇帝在紫禁城，穿龍袍。辛亥革命以後，儘管皇帝活動範圍縮小，南不得去三大殿，北不能出神武門，還是穿龍袍。從一九〇九年一直穿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很巧，逼官那一天的五十七年之後，正是影片《末代皇帝》在香港首映之日）。

穿龍袍的滋味如何？溥儀說：「穿起來叮叮噹噹的，走路也不方便。」這當然是事後的話，但他確實這樣說過。

倘若借用陀斯退益夫斯基那部書名，這皇帝的罪與罰，從寬說，應該以所謂「滿洲國」爲起點——由執政而當傀儡皇帝。這時他在新京（長春）「帝宮」穿的是西服，偶爾也穿軍服，有一位「滿洲帝國宮內府大臣」叫沈瑞麟的，談起康德元年（一九三四）十月中旬「國軍野外特別演習」，有云：「……連日大風，寒氣凜冽，從官皆瑟縮。上戎服不御外套，威神益爲煥發，將士無不感奮異常。」寫得很有趣，有趣在肉麻。

戎裝的皇帝，威神何在？溥儀自己明白：天皇、關東軍司令官、身旁的「帝室御用掛」吉

岡，一個個都是達摩克里斯之劍。今天電影觀衆也明白。

及至「滿洲國」皇帝被投入戰犯管理所，既無脚鐐手銬，衣着也算不錯。我那次去撫順採訪，時當嚴冬，一天，我看到放乒乓球桌的房間堆滿新棉衣（也是人民裝型式），不免有些奇怪。管理員說，是給溥儀他們準備的。而溥儀身上所穿的棉衣，一不破，二不舊。

後來，溥儀出來了，回到北京了，是當政協文史專員，還沒有當全國政協委員的時候，我在天安門國慶觀禮台上與他相遇，看他穿一身整潔的人民裝，連風紀扣都是扣着的，我盯着他的脖子，直想笑：笑他的一絲不苟，他有點難爲情。他晚年一直表示，做一個中國人值得自豪。我不該笑他，怪我不瞭解此時此地他的複雜心情，屈辱的昔日中國他是感受特深的罷？

從龍袍到人民裝，可以用絢爛歸於平淡來解釋麼？可以是可以，只怕不夠，那含義還要豐富得多。

（一九八一年）

薄脆記趣

早餐桌上，若油餅爲一方，麵包黃油果醬爲另一方，我必選擇油餅。這種老土式的偏愛，數十年如一日，怕是難以「改造」的了。

但油餅，吃起來又遠不及薄脆有趣。同是油炸的麵製品，那紙一般的薄，那可口的鬆脆感，那迷人的入口即化與撲鼻香味，也許只有故總理周恩來家鄉的「茶馓」可以媲美，雖然形

狀不同。茶饊是「麻花」一類的極品，太精致了。

沈醉講溥儀奉太座之命，去早點舖買薄脆而被大風刮走的笑話，頗有趣。在北京，薄脆比油餅難買。溥儀得手，是幸運的。他千不該萬不該，托在手上，還高高擧起，猛然一陣風來，正是：薄脆已隨大風去，皇帝手中空悠悠。慘極。

他想追趕，俯身拾起來，那——那除了引起路上小學生的狂笑，回到家被皇娘斥爲「笨貨」之外，是不可能有更好的結局的。

一天下午，我在苗子、郁風家喝咖啡，同住一個院子的妙人王世襄停下他那輛破爛的單車，破門而入。

主人對他說：「你也來一杯」。他來不及答應，便搶着拿出一包報紙包的東西來，說：「你們嘗嘗我這個，還是熱的。」

是薄脆！咖啡就薄脆，也很妙。

他掩藏着激動的心情，以消息靈通人士口吻向我們講述：南小街（東城一條比較偏僻的街道——筆者）某某胡同口有個舖子，每天下午幾時必賣薄脆，師傅的麵「和」得好，手藝高超，又是用香油（麻油）炸的。果然，那是我吃得最滿意的薄脆。溥儀是在西城買的，一定沒有這家好。

我們高興之餘，勸他把沾滿油漬的報紙扔掉，他不同意。他這位明式傢俱和其他幾個方面的專家，笑一笑說：「這是我訂的《體育報》，晚上還要看足球去。」

（一九八一年）

嵯峨敬子

在北京康樂飯莊，見過嵯峨敬子小姐一面，這是去年秋天的事。當時，不知道她是《愛新覺羅浩的半生》電視紀錄片的日語翻譯和旁白者。張散兄消息靈通，他說北京拍攝的這部片子，本月底準備在日本首映。

那天晚上，溥傑先生夫婦和他的弟妹們應邀光臨時，我上前握手寒暄，表示感謝，突然發現一位穿紅毛衣、風度很好的日本小姐同來，不免略感驚異。

溥傑隨即介紹她是嵯峨浩夫人的內侄女，下午剛從日本飛來，因爲大家都是熟人，就把她一道帶來了。主人當然表示歡迎。

席間，我們四個人坐得很近，她倆好像不大會說中國話，筆者又不懂日語，因此談話要靠溥傑翻譯。

溥傑老人那天興致甚佳，常常講些笑話。他談起前次與夫人同回日本的事，我說：「您離開日本多年，日語還是講得很好罷？」

他笑着說：「湊合湊合（勉强的意思）。我講的日語，孫輩都聽不懂，常拿我開玩笑。」二十二歲的嵯峨敬子見到她的姑父姑母是近年的事。

坐在我右側的是司機，一個青年人。我們請他喝茅台，可是他怎麼也不肯，說這是紀律。

於是溥傑接下去，一本正經地說：「是啊，不是爲了這個，我這一輩子早就學開車了。」說完，又呷了一大口茅台。

話題轉到嵯峨敬子的中文程度。他笑咪咪地說：「她正在語言學院學中文，好得很，我可以講一件事……」

她知道什麼事，立即以晚輩撒嬌的姿態，强按住姑夫的手臂，不許講下去，到後來他還是講了：「有一天，她在西四買東西，馬路上的人很擠，她手裏拿了很多東西，擠來擠去，很生氣，最後衝出來，罵了一句：『他媽的！』她的中文不錯罷？」

嵯峨浩始終保持貴族風範，微笑不語。大概是年齡的關係，她比從前發福了，走路也不大利索。下樓時，她的內侄女常在一旁攙扶照料，很體貼，很細心。

（一九八二年，轉引自三聯書店唐瓊「京華小記」）

溥儀西餐詩

北京故宮是一大寶庫。走進去，分三路細看，三天方可盡興，看不見的衆多檔案資料尚不在內。像專業人士整理出來的溥儀這篇遊戲之作，雖無重大史料價値，但於瞭解末代皇帝青少年時代，却是很有趣的資料。

廢帝在紫禁城寫過一首怪詩，詠西餐。

「明日爲我備西菜，牛肉扒來燉白菜，小肉捲烤黃麥，葡萄美酒不要壞。你旁看，我吃菜，一傍饞壞了洪蘭泰。口中涎，七尺長，一直流到東長廊。我大笑，把肉藏，藏在屜內滿屋香。李志源、曹振光，左右繞桌旁，也是饞，不敢嘗。瞪着眼，如筆長。吞着舌，賽黃狠。一會兒，我生菊（氣），叫一聲一羣東西趕緊給我出中房。哈哈哈樂倒了三格格，對着我直說：『我皇』，『我皇』。」

中國皇帝詠西餐詩，恐怕僅此一首。北京人開口閉口不離大白菜，九五之尊似亦未能免俗。燉白菜與烤黃麥何指，不知。洪蘭泰等三人，當是太監。三格格指他的三妹金蕊秀，去秋在北京一度住醫院，不知近況如何。兄妹二人感情最洽。一九二一年溥儀爲節省開支，裁撤御茶膳房，設野意膳房，做中餐；不久又設番菜房，製西餐。西餐詩可能作於同年，作者十五歲光景。

愛新覺羅．溥儀又稱亨利．溥儀之後，終於在紫禁城內謀求飲食現代化，實行「中餐爲體，西餐爲用」，不足爲異。

富於想像力與不脫頑童氣息，是這首詩優點。牛扒尚未上桌，即產生一連串想像：爲「人主」者恣意嘲弄奴才之饞（垂涎三尺誇張爲七尺），如何作威作福，又如何贏得三格格的「我皇」捧場。這些可以看作關起門來做皇帝日暮途窮的生活寫照。不過，牛扒藏起來，還能滿屋生香，不知是何種牛扒？生氣，筆誤爲生菊，亦怪。

宣統皇帝說，他學會用西餐餐具，歸功於「皇后」伊麗莎白．婉容。可是從這份檔案材料

看，番菜房之設，在溥儀「大婚」之前，似有矛盾。

無論如何，宣統帝西餐詩比乾隆帝御題的某些詩還較有吸引力，因爲流露眞性情。

（一九八二年，轉引自三聯書店唐瓊『京華小記』）

《火龍》得失淺議

溥儀是歷史人物，也是傳奇人物。此人荒誕，奇特，有趣，不可思議；富有鬧劇、悲劇、醜劇、喜劇乃至正劇色彩。我曾與他促膝長談八十個小時，印象難忘。

《火龍》寫這位末代皇帝後半生——由囚犯始，以平民終，這本身就是挑戰。因爲，前半生才是溥儀最風光的歲月。無論是三歲登極六歲下台的宣統也好（我簡直要說他是「穿開襠褲」的皇帝），還是「九．一八」事變後，他在「滿洲國」先當兩三年「執政」再當十二年傀儡皇帝；眞皇帝也好，僞皇帝也好；絲毫「帝王氣象」沒有也好；他不同於康熙乾隆甚至光緒，更不同於外國的任何一個皇帝，但是他有一種神秘感。何況，前半生還有張勛復辟，馮玉祥逼宮，鄭孝胥「手持帝子出虎穴」，册立皇后大婚，天津張園寓公種種光怪陸離事件，穿插其中。

所以，從一個角度看，溥儀的戲幾乎全在前半生，要麼就是加上「從皇帝到平民」而成的整個一輩子。但是，從另一角度看，後半生並非無戲。前半生的人性是扭曲的，雖風光而不快

活；後半生才恢復正常的人性，所謂「從絢爛歸於平淡」，雖平凡可笑反而覺得開心。寫風光易，寫平淡難。

編導李翰祥畢竟是高手，他以溥儀遺孀李淑賢口述其後半生爲經，而以與溥儀有夫妻關係的三個女性爲緯，展開故事。雖以後半生爲重點，但是前半生也有簡潔交代，至於大婚熱鬧場面，「滿洲國」消失時的動亂等等，透過皇后婉容與福貴人李玉琴的經歷，依然可以呈現在銀幕之上，影片的娛樂性與戲劇性大爲增加。《火龍》雖以「首次公開末代皇帝閨房秘史」爲包裝，編導的視野却甚爲開闊。

李翰祥也善於捕捉細節。如刻劃婉容酷嗜鴉片與性苦悶，溥儀晚年在北京街頭乘公共汽車過分講求禮貌的笑料，實際上都使得人物的特徵與性格更加立體化。

* * *

演員陣容整齊，梁家輝以影帝飾溥儀，溥儀特有的氣質演來酷似，可惜稍欠蒼老。潘虹以影后飾李淑賢，演技含蓄細膩，只是太年青漂亮了些，但這算不得什麼缺點，觀衆只覺得好看。皇后婉容（李殿朗）的貴族小姐派頭，福貴人李玉琴（李殿馨）的平民身份，都演得很稱職。至於以王鐵成飾周恩來，正是理想人選。美中不足的是，婉容與周恩來總理都嫌稍胖。婉容之母當是老演員呂恩。

《火龍》穿插「文革」鏡頭，很必要。爲忠實於溥儀後半生經歷，這些場面絕不可少，海外觀衆初次領教，當感震驚。而溥儀之不死於「文革」之中，得以長逝病榻之上，非關命運，

其中有很重要的人力因素。

《火龍》之外，尚有中美合拍、中意英合拍幾部溥儀影片，李翰祥乾淨利落，脫穎而出，也是一項成就。

評述《火龍》不足之處以前，想先談一談我所知道的溥儀夫婦之間情況。

三十年前，曾與末代皇帝溥儀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長談十日，其中談到十七歲大婚（後來我查明是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即民國十一年農曆十月十三日，星期五），皇后郭博羅·婉容（一九〇六—一九四六），蒙古族人，與溥儀同歲，她的父親榮源（《火龍》字幕誤爲榮元），是內務府四大臣之一。其實按照典禮體制，比皇后早一天進宮的却是淑妃文綉。溥儀告訴我，他先從照片上選中了文綉，滿族人，但是四位太妃有人嫌她太窮，又不美，所以又挑，挑出婉容，册立爲皇后。民國大總統黎元洪曾派專員致賀，十分滑稽。

清朝皇帝妻妾分爲八級：皇后，皇貴妃，貴妃，妃，嬪，貴人，常在，答應。溥儀在北京與長春先後有皇后婉容，淑妃文綉，慶貴人譚玉齡（滿族人，毓朗之女，姓他他拉），福貴人李玉琴。最後，到六十年代，溥儀五十六歲時與女護士李淑賢結婚。附帶提一句，據《清皇室四譜》，西太后「咸豐元年」被選入宮，初賜號爲「懿貴人」，也是貴人。溥儀又說，他生平從未冶遊。

* * *

《火龍》是一部以溥儀後半生爲主的傳記性的電影，皇帝四十多年與五個女性的夫婦生活

貫穿全局，而劇本完全根據最後一位遺孀口述，於前數人難免隔膜，這是意料中事，不足爲異。或者導演完全明白，但加以取捨，亦未爲不可。

據溥儀當年面告，他在天津親近文綉而冷落婉容，結果婉容不滿，文綉求去。這就是婉容後來在長春僞宮被溥儀軟禁，飽嘗深閨寂寞之苦終於與僕人私通的因由。而溥儀在英文老師莊士敦爵士送的皮夾裏，居然還保存譚玉齡的遺物——指甲，亦可見他有一份可怕的癡情。訪問溥儀之後，我又訪問過李玉琴，那年她二十九歲，她已苦等十二年，渴望知道溥儀何時可以恢復自由，想不到她三十一歲他突然出獄。

她比溥儀小二十二歲，長春人，家庭貧困。十五歲讀小學時被選中爲福貴人，入僞宮。逃亡時，她見過婉容，盛贊婉容漂亮。五十年代初，李玉琴一再去撫順探監。她寫信給溥儀，開頭第一句總是「親愛的溥儀」，很足以反映社會的巨大變遷。

聽說李淑賢是在全國政協禮堂一次舞會上與溥儀相識，後來終於結婚的。從一九六二年到溥儀逝世的一九六七年，實際上也不過六年光景。當然，她對溥儀後半生（除李玉琴之外），最爲瞭解。

溥儀英文名字是亨利，婉容是伊利莎白；教溥儀在紫禁城吃西餐（當時叫「洋飯」）的也是她。但影片中出現婉容在吉林逃亡時以英語駡人場面，雖是噱頭，但不可能。溥儀在舞會上，遇到兩個滿族貴族之女，有人爲之作伐，那打扮那言談擧止，在六十年代之初的北京，也不大可能看到。我的意思是，既然寫溥儀家庭生活，那就最好能通過人物的談話與行動，既表

現人物個性，又表現時代特徵，像老舍的《茶館》那樣。這也許屬於苛求，但是，末代皇帝溥儀畢竟是現代歷史人物。傳記性的電影可以有假設的故事，虛擬的人物，不過，這想像的人與事却是由眞實中孕育出來的。有眞實打底子，然後才能去想像。《火龍》的總體甚好，但個別地方的想像，似乎放任了一些。導演長居海外，這也難怪。

（一九八六年）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K. $ 20

作者簡介

潘際坰，筆名唐瓊，新聞記者、作家。一九一九年生於江蘇淮陰，原籍淮安。一九三八年進浙江大學，讀數學。四十年代起，參加新聞工作多年。五十年代初，並在上海聖約翰大學新聞系執敎。著作有：《京華小記》（香港三聯書店），《牛頓》、《慕尼黑陰謀》（以上均爲北京商務印書館），《八方集》（人民日報出版社）；此外，有關國際問題及科學通俗化著作與譯作尚有十種。現爲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溥儀之父——攝政王載灃。

△幼年時期的溥儀。

▽旗裝打扮的皇后婉容。

▽在清宮裏穿着西裝的溥儀。

△在養心殿東暖閣皇帝臥室。

溥儀在天津做壽時和外國來賓合影。前排戴墨鏡的是溥儀，身旁是婉容和他的兩個妹妹。◁

◁就任偽滿洲國皇帝的溥儀。（攝於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

▽頭戴皇帝常服冠的溥儀。

△溥儀老師與身邊最有影響的人物——鄭孝胥。

策劃成立僞滿洲國的主要人物——土肥原賢二。▷

(上)僞滿洲國皇宮的同德殿原址。(潘際坰攝)

△溥儀在撫順戰犯管理所住的房子。門內有甬道，門外是運動場。（潘際坰攝）

△溥儀答覆本書作者問題，時為一九五六年冬，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潘際坰攝）

△溥儀攝在戰犯管理所。

△辛亥革命五十週年，溥儀(中)與熊秉坤(右，辛亥革命開第一槍者)、鹿鍾麟(左，「逼宮」主持人)在北京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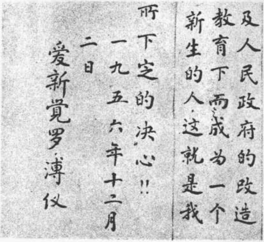
◁溥儀和新夫人李淑賢。

◁李玉琴在長春市圖書館門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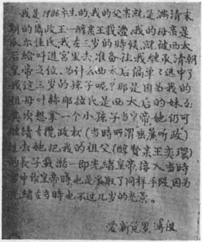
△李玉琴在長春市圖書館整理圖書。（潘際坰攝）

溥儀墨蹟：

應本書作者之約，溥儀用鋼筆字寫的身世片段。(右)
溥儀的毛筆字，已使用簡化字。(左)



及人民政府的改造
教育下而成为一个
新生的人，这就是我
所下定的决心!!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二日
爱新覚罗溥仪



我是1906年生的，我的父亲就是满清末期的摄政王—醇亲王载沣，我的母亲是瓜尔佳氏，我在三岁的時候，就被西太后給叫进宫里去，准备让我继承清朝皇帝之位。为什么西太后偏偏选中了我这三岁的孩子呢？那是因为我的祖母叶赫那拉氏是西太后的妹妹，其次想拿一个小孩子当皇帝，她仍可继續专攬政权（当時所謂垂簾听政）。过去她把我的祖父（醇賢亲王奕譞）的長子載湉—即光緒皇帝接入当時宫中作皇帝時，也是采取了同样手段，因为光緒在当時也不过几岁的光景。

爱新觉罗溥仪

《末代皇帝皇妃秘聞》

作　者：潘　際　坰

出　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
5-283671　5-283605

承　印：藝城印刷公司
香港柴灣富城工業大廈16樓A4
5-563679　5-588531

定　價：港幣二十元

1986年·香港　ISBN 962 257 114 X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